

康德九年五月三十日印刷
康德九年六月廿五日發行

全書二冊·上册定價三元

版權所有

津門艷跡

<上册下二冊>

編輯人

新京東長春大街一一七〇四

尹

發行人

新京東長春大街一一七〇四

鄭

如

發行所

新京東長春大街一一七〇四

文

化

印刷人

新京東長春大街一一七〇四

馬

德

印刷所

新京東長春大街一一七〇四

文

化

代售處

國內各地書店

青年叢書 健康指導

內容告訴你怎樣使身體強健的方法？
定價九角

武俠長篇小說 峨山劍俠傳

武俠名家還珠樓主

每集定價一元
連續出版

曇花一現

李季風著
全書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敬社 敬社 敬社

小說故

津門豔跡

李燃犀著

下冊 目次

第九回

雙喜臨門新婚嫁婿隔院調情

.....一

第十回

血口噴人張四爸片一語解奇冤

.....二九

第十一回

借事生風季小塘欺心激寡婦
消災弭患穆西樓仗義釋羣疑

.....四七

第十二回

未到先知孫陰談相鶴鴉店
肆財傲物高起發誤認蟋蟀王

.....六七

第十三回

小試其端一措大
開擇園羣公子
闖上寶暹得豪華

.....九〇

第十四回

作浪興波任千總
沾泥惹絮妙尼姑
賭場施凌虐
害思相虐

.....一〇九

第十五回

全屋藏嬌汪玉洲
夜佈陣李貴喜
獨霸桃花菴

.....一三七

掌故小說 津門豔跡 第二集

李燃犀著

第九回

雙喜臨門新嫁娘 洞房產子
西廂待月未婚塔 隔院調情

北門西針市街梅家胡同有一家財主。這家由商業起家。開着許多買賣。天津人因爲他家首創的營業是缸碗店。大家都稱他們叫缸店呂家。無論甚麼人只要有了錢。甚麼闊親戚都拉攏的上。缸店呂家發跡了。天津十家都和他有了瓜葛。當日那人向黃三大王舉薦的了事人。便與這家有關係。而且這人親眼見他給呂家了解一樁驚天動地的逆事。只因在這前幾年鬧紅毛兒。天津世家。駭得出城逃反。呂家有一家親戚姓楊。住在天津西鄉石口鎮。當年天津人提起石口鎮楊家。沒有不知道的。呂楊二家雖是親戚。却是不會過門的新親。呂家三少爺名連仲。楊家未過門的女婿。當年人情閉塞。未過門的新親。除却新年投帖拜年之外。平日並無甚麼往來。不幸變亂陡起。逃命要緊。便顧不得許多了。呂宅家主呂碩士攜帶全家。連夜逃出城外。雇船逃到石口鎮。逕投楊家避難。楊家家長楊秉彝表字濟美。見未過門的親家來逃反。自然格外招待。畫出一段院落。安排呂姓家口。那時正在夏天。一切起居倒亦方便。兩家住在一處。便和一家一般。飲食起居。無不如意。直到了冬令。變亂方得平息。市面安靜如恒。呂家仍回天津安度。第二年四五月間。楊家打發人來催娶。而且催的很急。呂碩士是呂連仲的叔

叔。見自己的姪子已屆授室之年。亦即應允。定於六月中旬迎娶。女家道路遙遠。事前坐船來津。在鍋店街一個本家院中借一所院子。作爲行館。呂碩士爲人好揚暴。更因呂連仲的父親已故多年。生怕姪子抱屈。這二年買賣又好。碩士約來幾位久辦大事的親友。當面囑咐。對於連仲的喜事。務要竭力鋪張。不怕花錢。當年娶親的彩輿。普通人家都用樓子的花轎。講究的人家。却用彩轎（按。花轎彩轎之別。只在有無樓子。近年天津舊式結婚所用花轎。即是當年彩轎遺制。舊式花轎。早受天然淘汰。送在四鄉或外縣時興去了）。呂家在一家花轎舖裏。現湊一頂新花轎。串燈高照。東冬燈。都用雙堂的。一律現作。官銜牌自然是現銷。少不得煩一位名書家。臨時現寫。論來這種官銜牌。原名高脚牌。除却那（肅靜）（迴避）兩對。是原做的。鑲花牙子用雕刻的字。其餘一律都是大紅硃漆光面的。事前請來名書家。用糖色寫好。撒上金末兒。有的用黃色寫。上邊的字樣。不外某部尙書。某部侍郎。某省總督。某省巡撫。某府某縣正堂。某省提督。某處總兵。這一類都是現在的官銜。致於科第一類的。便是某某年翰林。某某年舉人。賜進士出身。尙有些覃恩的封典。和些賞戴花翎。御賜某物之類。不一而足。一時說不盡。這類官銜。都是遠年近代的勳名。有的由親家中借此官銜。以壯觀瞻。呂家是商業起家。不是書香門第。所用的官銜。雖有百八十對。却有一多半由旁人家借來的。好在都有來歷。和冒充的不同。文武執事之外。更有半副鑾駕。八寶兒槍。都更輕易不會多見的。當時有位親友毛十爺。武進士出身。作過花翎侍衛。榜名逢吉。更是個爭強好盛的人。爲這件事。親到

一趟北京。由鑾儀衛借來幾十身點子衣。並些內務府的儀仗。吹手煩人由天津道借的老鶴齡。三營借來的三營白馬喝道。更有一夥子十番。却是楊家山鄉下請來的。打執事的。一律桃臉精壯的漢子。每人給一件藍夏布大褂。青洋綢搭包。湯布手巾。實納幫撇尖酒鞋。布襪子。由吉期前幾天城裏城外到處宣傳。都說「缸店呂家這回辦喜事。算拔了尖子啦。過皇會亦沒有這麼講究的」。吉期一到。鍋店街。估衣街。北門外。針市街。看熱鬧的人。由清晨便擠滿了。上曉市的人們。亦都情願就慢些生意。忘其所以的痴立着觀望。及至花轎到門。新人下轎。鼓樂鞦韆聲中。新夫新婦。交拜天地。呂碩士身穿公服。在院中生大紙。屋裏兩位料理拜天地的全人。摻着新娘子。磕頭的時候。却見一樁岔事。只因其中一位料理坐帳的，在這個時間。意欲首先偷看新娘子的金蓮大小。却見新娘子脚下流出一片血水。不由吃疑。暗想「這位大姑。真沒出息。單等這個日子來血。這才……」。以下的意思未上心頭。不由得轉念道「不對。來血沒有流血湯子的。顏色亦不對呀……」。新人這時却有些立脚不穩。支持不住了。兩位料理坐帳。看出形跡不對。勉強摻到裏間。不及坐在炕上。却聽得呱的一聲。小兒落齏。新人一陣難過昏迷過去。兩位全人。處在這個局面。頓時慌了手脚。一壁向連仲道「三少爺。你先出去罷。到外邊可別曬」。仲連見勢不佳。忙躲出去了。這時顧不得甚麼子孫醇女長壽麵。挑蓋頭符子。喝糖水。忙着替他摘下鳳冠。脫却袍裙。就着坐帳用的紅糖水灌將下去。權當產後定心湯。到在這時。却顧不得新人金蓮大小。容顏醜俊。頓時把個料理坐帳變做穩婆了。外邊早已停樂罷響。許多

人男女。立在院中等候。瞧看新人。忽見仲連由屋裏氣急敗壞闖出去。大帽子歪在一處。梅香凌亂不整。滿頭大汗。顏色慘白。大家合攏上來。問他「新人長的好麼」。仲連也說不出話來。大家初時疑感。他三伏天穿着一身棉袍套（其實是拾袍套四角有一點棉花）。必是受了暑。忙把他架到旁的屋裏。脫衣裳。當不住新房中小兒呱呱啼聲。衝將出來。大家怔了。只道是料理坐帳的女賓中的有一位生產了。大家道「世上沒有這麼巧的事。自個兒身子不方便。別應這個差兒呀。你看。這够多麼難看。大喜事價來這麼一手兒。給人家沖了可是一輩子大事」。正議論着。便有好事的。欲到新房中果看真相。無奈隔門關的挺嚴。不得其門而入。好多時。方聽得裏邊喊道「楊家陪房呢」。叫了兩聲。楊宅陪房女僕到來。隔着窗戶問有麼事。裏邊答道「快來罷。你們姑奶奶添啦」。那女僕納悶道「沒有的事。那有這麼快的。剛下轎還沒合房就添孩子。這可應了俗語兒。跟着子孫燈籠來的啦」。聽得轟的一聲。隔扇開了。裏邊只喊「陪房媽媽。你進來」。那女僕三脚兩步趕過去。裏邊將她放入。不及看新人的擠上去。隔扇又關了。那陪房到在裏間屋看時。不由得嘍呀一聲道「真的麼」。兩個全人互望着笑道「這還有假的麼。當場出彩兒。雙喜臨門」。這時新人已經甦醒。兩個全人早替她收拾乾淨。換好衣服。倒在炕上。落生的小兒。已經裹好。放在喜筒裏。那女僕問道「二位奶奶。這可怎麼辦哪。可罷了俺啦。俺可沒見過這個」。一個全人道「你沒見過。誰見過呀。我們還沒聽說過啦。這有麼站子呢。快給楊宅送信兒去罷……」。女僕未及還言。外邊一片聲音陡起。原來是連仲的叔叔呂碩士已經得信。到

在院中。大喊大鬧。跳着脚叫道「給我趕走。這是怎麼說的。這不是改我麼」。一疊聲音。只喊架走。便有許多人一陣苦勸。將他勸到旁的院中吼氣去。新房中兩位全人。知道呂碩士爲人粗暴。不可以理喻。便與陪房商妥。權將新人架出新房。以避其鋒。新人這時。百口莫訴。羞愧難當。便要一頭撞死。三人急忙扯住。好說歹勸。摻扶着下炕。架出新房。但是無處投奔。後來想起。左鄰有個大戶人家。與呂宅亦有些瓜葛。兩家院落。只隔一牆。恰巧有個小門相通。便將新人一並喜桶。送到隔壁這家廳房裏。替爲安置。多派女僕。幫同服侍。以防意外。碩士到在前邊廳房。氣恨恨地先將一應人工開發完畢。然後召集園宅子弟。並靠近的親友。爲衆發話道「楊家對不住咱。這樣兒的閨女能教她上轎麼。這明擺着是欺侮咱老呂家沒人。你們想想。這個虧吃的下吃不下去」。大家見他氣得變顏變色。只得順着他的意思道「實在吃不下去」。碩士道「既是吃不下去。咱們給他纏得鬧出個樣兒來」。說時挑揀些精壯的漢子。準備和楊姓打架。當下便有人解阻。碩士只是不肯。他道「不給他個樣兒。咱們是洗不淨的鮎魚。打完了。親事打退。閨女教他弄走。還得給我掛紅。請出親友來把這個聲說出去。別看他他是石口大財主。我得把他整盡够了才算完。沒有這樣欺侮人的。姓呂的沒買過糖貨。自個兒閨女快些坐月子麼。還不想法子消滅啦。反倒催娶。這不是拿屋盆子硬往咱腦袋上扣麼。你們全別勸。我跟他拚啦。打官司亦行。私下裏幹亦行。豁出幾個買賣。跟他沒完。你們有膽子跟我走。沒膽子別勸」。衆人見事亦至此。知難違拗。只得隨他出來。到在近一個鍋夥裏。借來許多棍棒。問他由那

裏走。是否奔鍋店街到女家行館。碩士道：「上那兒幹麼去。自己還他自己麼。再說亦不能一街兩巷的上那兒曬曬去。咱奔西頭老店雇船。直奔石口。找她們家裏去。」衆人齊稱有理。讜擁直向西頭老店趕奔。走在中途。恰巧遇見個好事的人。這人不是別個。正是專好了事的穆西樓。西樓見他帶領一班人。各拿棍棒。迎面闖來。看情形。這般人不像打羣架的混混兒。心中納悶道：「他這是跟誰套事呢。這個我可不能不管。」說時碩士已經趕到。却彼西樓當頭攔住道：「呂四爺。你們這是幹麼兒。」碩士蹀脚道：「穆爺。我聲說不的啦。他是……嚶……別說啦。誰亦管不了。別攔我。」西樓道：「這話不對。我不是吹。世上沒有不能了的事。這亦不是說。甚麼事到我手裏亦得完。不信咱就試試。看看我有本事沒有。」碩士被他幾句話。說得忘其所以的道：「這回你可不行啦。這亦不是爭行奪市。亦不是把過節。今日個給我們老三成家……。」西樓道：「這可不對。怎麼不給我們信兒呢。昨天櫃上聽說今天有個闊娶媳婦兒的。一定是咱那院裏啦。我可以外教。給我個信兒我好道喜去呀。」碩士道：「這可別怪。任誰亦沒驚動。都是幾個自親。沒敢請外客。你得恕過我。咱說今日個的罷。這不是娶過來了麼。好啊。你猜娶來幾個。」西樓道：「自然是娶一個。還有娶兩個的麼。」碩士道：「偏巧兒我們娶了倆來。倆可是娘兒倆。一進門兒沒等拜夫地。就掏出來啦。這不是麼……。」回身指着衆人道：「……我帶着他們來踏石口。問問他家大人楊老美。怎麼叫調的閨女。這個閨女還叫她出門子。這不是脫褲子放屁。白費兩道手兒。不等出門子就有啦。他不嫌臊的荒。我嫌臊的荒。我這是多少錢哪。」西樓任他在估衣街

上暴躁。只是哂笑。聽到這裏。忙作個揖道：「四爺。你老這可大喜啦。又娶姪媳婦又得孫子。這倆錢花的值。依我說。得給人家楊美樽送喜信。就這麼去呀。不是我向着人家。那頭兒準把你們倭回來。」碩士大叫道：「反了他啦。他養活不要臉的閨女。反跟我說不好聽的麼？」西樓見街上立滿了人。不在此談。便道：「四爺。你先消消氣兒。上我家坐會兒。我有話跟你細提。能了呢。我了。不能。一推。亦不算我栽。咱可得把話說透啦。別到了緊關節要兒的時候。教人家問住。答不上來。」碩士道：「咱有麼理短的地方。眼睜的真賊實犯。刀把兒在咱手裏。這還有咱的不是麼？」西樓道：「咱家裏說去還不行麼。這兒一街兩巷的曬曬個麼勁兒啊。別教人家賣報兒啦。走。走。走……。」說時向碩士背後衆人。使個眼色道：「走」。呂家子弟們本不願意去。大熱的天。跑到石口打架。不累死也得熱死。當時又勸不過來。幸着西樓出頭解勸。正中下懷。便望着碩士的臉道：「既是穆大爺這麼說。咱先去他老府上坐一會兒。聽聽穆大爺怎麼的意思。他老必有可說詞。聽着合意。咱就求穆大爺辦。聽着不對心思。再上石口亦不晚。妥不過一天打來回兒」。碩士亦覺着街上談話不便。只得率領衆人。隨着西樓到在穆宅。西樓叫來幾個下人。將前邊五間廳房隔扇打開。堂簾捲起。碩士一千人到在客廳階下。一個個將手中棍棒倚在牆邊。走進客廳。脫却長衫。搭在廊簷下晾着。早有人拿來許多芭蕉樣兒。每人遞給一把扇搨着。隨即打來幾盆熱水。給衆人洗臉擦身子。這些人在赤日行走。尚不覺熱。到在屋裏反倒通身大汗。幸有這幾盆水。擦洗一番。方覺心中清爽。西樓命人砌一大壺茶。切幾個西瓜擺在

哥啦。二哥可不能給你過癮。再說我待候你……有點兒不上算。不瞞你說。今天我是個豬八戒擺手兒。不待候猴兒」。玉洲在旁打趣道：「二當家就是這麼着。三句話不離本行。一張口兒就是豬八戒……」。說時向素香道：「你知道豬八戒是什麼人麼？」。素香道：「別費話啦。你不管。我自個點燈……」。說時自己把烟燈燃着。回手由被闌子上邊拿過烟缸子來。倒在炕上燒着烟。問玉洲道：「豬八戒是人麼？」。玉洲爲博一笑計。板着面孔道：「你真不知道麼。豬八戒是豬八戒」。妙修正捧着一盃茶。方送到唇邊。吸了一口。被他嘔得一笑。立時吐了出來。忙用絹子揩下頰道：「三猴兒。你損罷。看佛爺見怪呀」。素香欠起身子。啐一着道：「這還說個麼兒。誰不知道豬八戒是豬八戒。我問你。怎麼說我二哥三句話不離本行呢？」。玉洲道：「你連西遊記都沒聽見過麼。豬八戒亦是佛門子弟。西天我佛。封爲旃檀使者。孫悟空封爲戰鬥勝佛。這不都是佛門的徒弟麼。所以我說她三句不離本行。要像我們說票的。一張口兒就提幾齣行息。幾齣上稟」。說時先自一振。他這陣東扯西拉。分明是給她二人緩衝方才的情勢。他見妙修說話臉上顏色不好。生怕她二人爭的相爭。自己居中不便偏擔。未免左右爲難。只得用旁的話岔開。以解此圍。這時妙修的氣已平息」。問素香道：「老三。你找他有麼事。還敢於打發人滿處找去……」。素香道：「你不提我還忘啦。你注意」。剛才亦不是那兒的邪火兒。一進門兒先來個下馬威給我個悶攻。把我的話亦駭回去啦。班子裏他把手兒。劉二爺。鐵四爺。高大爺。非要鬥小牌兒不可。三缺一。點名教他……」。說時指着玉洲道：「……」。妙修方才放心。淡淡地道：「原來是

啦。逃反亦不算愁蠢。這還提在話下麼」。西樓道「我問的就是這一句。鹽打那麼鹹。醋打那麼酸。不
打這兒說起。落不到本題。再問一句。你們呂府上闔家一塊兒走的。還是分着的」。碩士道「一塊兒走
的呀。這門口兒誰不知道。就留幾個下人看家」。西樓道「逃的是楊柳青啊。還是勝芳呢」。碩士道「全不
是。上的石口」。西樓故作不解之道「上石口投奔誰去呀」。碩士道「石口楊家不是沒過門的親家麼」。
西樓又道「那頭兒是男家是女家。跟府上那位的親家」。碩士道「就是今日個成家的小子。呂連仲呂洛
三」。西樓幌幌頭道「這就對啦。但不知你們老三去了沒去呢」。碩士道「他亦去啦。都在一塊兒住着。
問這些個有沒用呢」。西樓道「這個沒用。麼有用啊。沒有那一場。還沒有這一場啦。你們逃到石口。
不是自己找的房子麼」。碩士搖頭道「不。不。在楊家借的房子」。西樓聽道此處。猛可的把桌子一拍
道「四爺。請回罷。你自己全認啦。還往誰身上賴呀。你當是我真不知道麼。你們逃到石口。人家楊
宅可沒當新親看待。一塊兒吃一塊兒住。兩下裏一點分界沒有……」。碩士聽到這裏。早把方才的火
消下一半。斜籤坐着。兩眼只望着西樓的嘴出神。西樓見他聽得入港。料得已經入彀。便道「咱們誰
亦別瞞誰。洛三是好小子麼。彈唱歌舞。沒有他不好的。候家後那天看不見他呀……」。碩士一拍大
腿道「這話真不假。從小兒沒有爹。我又不大管教。真他媽的不學好。儘恹着掐花兒捏朵兒。要不是
楊家催娶。我還不應口兒啦」。西樓道「這工夫醒悟過來了罷」。碩士道「我還不大明白。你再細說
說」。西樓道「真教我擺出來麼。不是我向着人家說。這個孩子不是外人的。還是你們老呂家後代。你

們指指頭算算。月份兒對不對……」。碩士被他說得倒吸一口冷氣。思索半晌。答應不出。西樓見他氣餒。早不是方才了。仍然補助幾句道：「不論麼事。不前觀觀後慮慮。拿起來就辦。一句話說錯了。九牛拉不回來。人家新媳婦一個心窄。臉上掛不住。要是无常了。你們惹的了人家麼。這不是說着玩兒的。是你們孩子不是。到了堂上。都驗的出來。打頭裏說。這場人命官司先不好打。人亦死了。錢亦傷了。過後兒愈想愈後悔。到那時候管保怨我姓穆的了事不到底。你一定反過嘴來說我怎麼那時候不提醒兒呢。呂四爺。請回罷。別上那兒鬧笑話兒去啦。再說還不是一層。事由不到石沿兒上。那頭兒亦不能催娶。誰都是過家之道。自個兒的閨女懷身大肚子的。還有個看不出來的。既看出來必定本問實了。心裏沒根敢催娶麼。這叫一瓢喝豆腐瀟。豁出去啦。寧够生在這邊兒。落個雙喜臨門。亦不能在那邊落生。人家就沒有忌諱麼。碩士仍自強詞奪理的道：「這話不對呀。他怕妨人我就不怕妨人了麼。天地沒拜完。血糊流爛的這叫甚麼事呢。」西樓道：「這可不能怪人家。誰教你們三少爺等不的呢。不信回家問去。還不止一回。你想。山打六月逃的反。年底下回來的。半年的工夫。甚麼事辦不了。再住半年。連娶都不用娶。回來時候。白添兩口兒人不好麼。」碩士被他一陳奚落。不但氣餒都消。而且慚愧交加。一時進退失措。啼哭皆非。坐在那裏。只有孱弱的份兒。西樓回頭向同來的子弟們道：「衆位。不是我攔你們。火熱的天。趕快回去。先把人家新人安慰好了。省得出了別的意外。我既出頭管閒事。總得給你們辦個八面兒見光。兩頭兒都得好瞧。那才是管閒事啦。老這麼做。着口兒亦不像話。遠親近友。街坊鄰居。誰不知道有這回事。不摘擄清了。一輩子黑玷子。往

後男婦女嫁都跟着吃望落兒」。碩士道「對呀。隨即立起來。作個揖道「穆大爺。多維力能。我們算遇見福神啦。要不是拆開揉碎的這麼一說。真繞不過扣兒來。真要辦弄撞了。還不好回脖子。這時候趕鮮亮辦完了。不但我們老呂家永世不忘大德。連老楊家亦洗脫洗脫。省得給外人留個話把兒。一輩子拾不起頭來。」西樓拱手道「好說好說。咱要沒交情。我真不能管。大熱的天還找清淨地方涼快去啦。這不是托了我麼。老得辦底啦。擎好兒罷四爺。準教你們兩家把臉轉過來……」。說時故作怕人聽見似的。低聲道「……別說還有招有對。一點兒不參假是你們老三惹的禍。就讓是人家姑娘在娘家有錯兒。咱們亦得往懷裏抖。這亦是份德行。人家吃啞叭虧的還有的是啦。沒有像你們是的。船還沒翻先往河裏跳。拿着尿盆子往自個兒腦袋上扣。真是。莫怪外人說你們老呂家辦事不打草稿啦。這是鬧着玩儿麼」。碩士再三認錯重托了西樓。坐了一霎。率領子弟們。穿好衣裳。告辭出來。臨出客廳。西樓道「我還有檔子事。不知道您應不應」。碩士道「還有不行的事麼。有麼話快說罷。只要點出點兒來。我沒有不唱的」。西樓道「是這話。好罷……」。指着階前的槍刀棍棒道「這些東西。先別拿走。你們空手兒回去。有人問。就說我穆西樓擱下啦。回頭我打發人。偷偷兒地送回去。是誰的還給誰原回。省得回去的時候。驚天動地。再教人家知道一遍」。碩士道「罷了。我就沒想到這一節。就是罷。這些東西。是我們門口兒鍋夥兒裏頭的。打發人辛苦一趟罷」。當下告辭出來。掩旗息鼓。自回梅家胡同本宅。碩士回到家中。先問仲三何處去了。家人說「坐完帳。連子孫鞋都沒顧的換。脫下袍套靴帽。換上便衣

兒就跑啦」碩士明知道他是畏懼潛逃。反怕他有了別故。派人各處尋覓。一面又問新人如何。家人言說「在旁邊院裏客廳裏中。有許多人看守。怕她尋死。孩子至今不知生死。碩士長嘆一聲。命人搭一頂轎來。先把新人抬回新房。命幾個精明強幹的女眷。和幾個女僕圍隨着。小兒自有人照料。大家見碩士這次回來前後判若兩人。雖不敢當面明問。心中却明的多半。少不得照着服侍產房的規例。熬定心湯。煮小米粥。鷄蛋。預備芝麻鹽。好在新人胸有成竹。打定主意。看她們怎樣。如今見她們服侍得十分慰貼。自無話說。碩士事後思量。覺得西樓的話。沒有一句不理由充足的。只是忘了問他。由何處着手。却不知西樓辦事。從來不辭勞瘁。打發碩士十人走後。自己吃完午飯。當天下午。坐轎到鍋店街楊宅行館。前往拜會。楊宅家主。新人的父親楊秉麟。表字美楸。對於穆西樓。素有認識。見他無因而至。便知必有要事。急忙出迎。讓到客廳。一番寒暄。西樓先向秉麟道喜。然後述說來意道「按理說。早就當過來給你老道喜。無奈你們兩家辦事太嚴密。全不知會我一聲兒。反倒像我失禮似的。剛才碰見你們親家呂四爺。帶着好些人上石口去。……秉麟驚詫道「他帶着人上石口有麼事呀」。西樓道「就說啦。我看他神色不對。好說歹勸。勸到舍下去。一問。好哇。敢情出了點兒事。亦難怪。呂四爺本情就粗魯。辦事不打草稿兒。我不是說麼。事從兩來。莫怪一人。不能一衝的性子。幸虧我把他攔回去。要不然這工夫到了府上。瞎鬧一氣。再想打好處來。亦駁不回頭兒來啦」。秉麟聽他一片話。始終莫明其妙。不知道呂碩士爲甚麼事要打架。便道「穆大爺。我老聽不明白是麼事。

兒。剛過門頭一天有麼不妨頭的事呢。難說我家閨女脚大臉醜。當初對面相的。閨女亦看見小子啦。小子亦看見閨女啦。沒聽見他們說別的。親家嫌醜麼」。西樓道「要是他們倆人誰嫌誰。亦不致於出事。他是……我真不好張口……」。秉齋益發的不解道「出了麼事兒啦。去年他們全家在俺哈嘿兒住了多半年子。亦沒說別的呀……」。西樓道「就是因爲他們在你老府上住才出的事……」。秉齋吸一口氣道「這倒新鮮。我留他們住了多半年倒留出事非來啦」。西樓應聲道「對啦。他們不在府上住。還沒有今天這一齣兒啦……」。說時咋着才道「真不好說。可是不說又不行。好在這屋裏沒人。不說幹麼兒來的呢。說了說了罷。你們府上的新姑奶奶佔房啦」。秉齋大吃一驚道「噯呀。這可了不得。怎麼會有這個事呢。俺們老楊家亦不是無名無姓的人家兒。打衛裏起來說。西河溝兒裏。提起石口楊家。沒有不知道的。想不道俺家閨女作出這個丟人打嘴的事來。這可不怨呂四爺發毛。穆大爺。咱亦不是外人。重托你門趕快跟呂府上說去。閨女給俺抬回。花多少錢俺全包出來。讓人家從娶好的……」。說時顏色更變。氣促神昏。黃豆大的汗珠子。由腦門上滾下來。西樓生怕他爲此痰絕。急忙勸道「三老爺你老別着急。全不是那麼回事。我要沒根。亦不能來。既來了就有辦法。你門聽我說。事出兒可是這個樣兒啦。禍是呂三兒惹的。船沒翻自個兒往河裏跳。這裏有好些文章。你老先擦擦汗。聽我給你老打頭裏說。呂四爺那邊兒教我花說柳說。說的口服心服。他亦明白過來啦。一定是去年這倆孩子年輕。不知道麼兒。作出這個事。呂四爺起初亦是氣的了不得。後來叫我說的。他亦認錯兒啦。自認管教不

嚴……。乘道「不對。這是俺老楊家管教不嚴。但分有家規亦不能出這個事」。西樓道「不。你老。亦別管誰家管教不嚴。兩下裏一個八兩。一個半斤。倆人是豁拉嘴兒吹燈。肥亦別說肥。好在他們是沒過門的小兩口兒。甚麼這個那個的。醜不醜一合手。我今天來。爲的是回稟你老一聲兒。教這院裏三太太設法兒本問咱院裏姑娘。再讓呂四爺本問他們小子。兩下裏想個法子把這個醜兒蓋下去」。乘道被他別醒。忙拱手道「大爺大爺。你老算在俺們兩家裏作德啦。咱們不能胡弄局。本情俺們四姑娘年輕。對着俺們家教不嚴。這兩個孩子倒是不斷的見面兒。我覺着他們是沒過門的小兩口兒。早見面晚見面不是一樣麼。再說他們和美還有不好的麼。沒想到弄出這手兒來。怪不的她娘拚着命催人家娶呢。一定是看出點兒來啦。我還攔着她。老說不忙。敢情這裏邊還有事。今天既是你老過來。一客不煩二主。就求你老設個法子給辦圓了就截啦」。西樓滿口應承。並道呂宅這時風波已息。只有顏面問題未了。便替他畫策道「……最好你們二位趕快回石口。今天打發老媽過去。只當不知道一點兒信兒。照樣送隨身飯。送點心。順便問問姑奶奶有麼話兒。我亦別閒着。明天一早兒亦上石口。上你們府上把所有的男女下人全拘來。我替你們過堂。雀兒過還有個影兒啦。沒個問不出口供來」。乘道千恩萬謝的承允。西樓走後。打發老媽以送禮爲名。向新人問了底細回來。當天乘快轎趕回石口。果然次日早晨西樓到來。將闔宅男女家人傳齊。當衆審問。只因去年夏天。呂氏全家在楊宅逃反。住的日子很久。而且呂楊二家雖稱新親。亦算老表。在未過門以先。只好按照舊稱呼。呂連仲以親戚晚

輩資格。不時到楊宅本院遊玩。連仲的未婚妻楊四姑娘。又是乃母嬌生慣養的愛女。平日對於她的行動並未加以束縛。這天連仲到在上房去見楊三太太。恰值楊四姑娘亦在房中。楊三太太笑道「四姑。這就是呂三少爺。你們現在還算表兄妹。早晚過了門。再論新的」。四姑娘紅着臉說不出甚麼來。連仲却向她作了個揖。算作見面禮。楊三太太道「反反亂亂地。還顧的麼禮不禮的。你們這工夫見面兒亦別像小家子似的。見面兒躲躲藏藏地。當初沒作親的時候。論起來都是表親。咱這個人家兒不講哈個。以後不論那兒見面兒。千千別拘束。只當自己親表兄弟似的。比麼兒不强」。連仲一壁偷偷看着四姑娘。一壁應聲道是是。四姑娘却抹索着夏布褂子衣角。一言不發。亦自向連仲偷看。楊三太太左顧右盼。十分歡喜道「你們倆人當初亦見過。是不記的啦。前幾年在振德店黃家。茶葉李家應酬。全遇見過面兒。那時候還都小啦。一幌全長了這麼大啦。過個一年半載的。一過門那才是一對好夫妻咧」。連仲本是個壞小子。被楊三太太一套說得反覺無言答對。半晌嚙嚙着說了幾句話退出來了。從此二人見面。再不避忌。彼此一笑而過。却說不出甚麼話來。連仲久涉花叢的人。對於女人的性情。頗善研究。更因彈唱通熟。尤其擅長子弟書。每當茶餘飯後。月下階前。便拿一把絃子。自彈自唱。真個是歌舞聲妙曼。響遏行雲。引得兩家小兒。都來圍着聽。連仲却買些果子糖豆。給他們。因此小孩子們都對於他徵逐着。其中有個小兒。比較羣兒更覺靈敏。乳名叫小線兒。乃是秉齋的嫡親孫子。四姑娘的姪子。不知甚麼人教調的他。見着連仲。只叫四姑父。叫得連仲反有些不好意思的。便教他

招呼三表叔。那小兒先入爲主。一時不易改過。有時叫三表叔。有時叫四姑父。連仲只得由他亂叫。他每日只和這羣小兒厮混。他知道小線兒是四姑娘的親姪子。對他加倍愛惜。小線兒不時向連仲點玩藝要他唱。連仲想定是楊宅內容聽着入耳。打發小兒來煩。也便坐在一個清淨的院落裏唱。一個人愈是涉及遐想。藝術愈精。因爲他承認是女眷們煩的。他便加意的唱。彈的特別起勁。這天小線兒問道「四姑父。三表叔。你有別的唱兒麼。老唱這個。聽膩啦」。連仲俯身笑道「京子弟是頂好的書。詞曲又雅。腔調亦好。怎麼說聽膩了呢。別的倒有。不能唱」。小線兒道「你還會唱麼」。連仲道「說給你亦不懂。我會唱好些樣兒啦。時調。准調。鴛鴦調。河泊調。連西城板兒。南城調我都會」。小線兒道「你會唱畫扇面兒麼」。連仲道「會呀。畫扇面繡兜肚。摘黃瓜。我全會」。小線兒道「你唱畫扇面兒罷」。連仲道「那有麼意思。唱別的罷」。小線兒道「不。我愛聽畫扇面兒」。連仲道「畫扇面兒有麼聽頭兒。我們那兒都是要飯的唱」。小線兒道「俺不。偏要你唱。不唱俺不跟你玩兒啦」。連仲道「唱就唱罷」。說時把絃子拿起來。絃上工尺改了。唱一段畫扇面兒道「天津哪城啊西楊柳青。有一個美人韓秀英。妙手……丹青……會畫畫兒。俏佳人兒。十九冬。丈夫南學苦用工啊……」。唱到這裏。自己覺着沒麼意思。停絃罷唱道「這有麼意思呢。一點腔調兒沒有。別唱啦」。小線兒道「亦好。你等着我。我溺尿去」。去了些時。又返回來道「你給我唱個摘黃瓜罷」。連仲攤手道「不行不行。唱不的。唱不的。那是外頭野小子唱的。別着了大閩女耳朵罷。我不會」。小線兒道「你不是說會唱麼。怎麼又不會

啦」。連仲道「剛才我說走嘴啦。好寶貝兒。別磨我。我給你唱段熱鬧的好不好」。小線兒道「俺不愛聽。俺偏聽摘黃瓜。你說的會麼」連仲暗想。這又是誰煩的他。教我唱這個難聽的呢……便道「我給你唱段兒送情郎罷」。小線兒道「不麼。俺偏聽摘黃瓜。你說的。這會兒不算啦」。連仲道「實在唱不的。送情郎跟摘黃瓜一樣。你聽我唱個送情郎。不好聽再重唱行不行」。小線應允了。連仲便唱一段送情郎。却把裏面不雅的句了刪改了些。勉強敷衍下來。小線兒又出去一趟。少時返回來道「你會唱林香保投親嗎」。連仲道「這可不會啦。那更是挨門兒要飯的玩藝兒。我給你唱個尼姑下山罷……」。不待小線兒應允。又唱了一段尼姑下山。從此小線兒每日必點幾段詞曲。都是涉及風月的。連仲只顧唱着。却不知是誰點的。這天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候着小線兒到來。假意抿着嘴道「今日個可不唱啦。一天到晚。總教我唱。亦不請請我。你當我是你們家雇的常說書的啦。不請請我。不給你唱啦」。小線兒道「四姑父。你別生氣。教俺四姑請你還不行麼」。連仲道「不行。你點玩意兒教人家請客行麼」。小線兒不知如何答覆。搭訕着走去。小時搬進一個西瓜來道「請你吃西瓜還不行嗎」。連仲心中暗喜。且不用問誰給的西瓜。打開了。召來幾個小兒。一同享受。以後不時的要茶要水。要點心。要鮮果。無不應聲而至。都由小線兒傳達。這日連仲坐在門外一顆桑樹下。兀自思量「不知是那位大姑娘小媳婦。愛聽我的唱兒。我若不是這院裏未過門的姑爺。打打進步。還須鬧出一樁奇遇。憑我這個人材又會唱曲兒。班子下處姑娘兒都愛我。住家女人見過甚麼。一勾搭就得到手兒。偏偏是這院姑爺。不能

下手」。他只顧胡思亂想的出神。忽覺有人用手將眼蒙住。料得必是小線兒。叫道「線兒。快撒手。不跟你玩兒啦」。叫了兩遍。小線兒忍不住的笑了。撒開手道「你怎麼知道是我呢。俺看你坐在這兒瞪着眼。我來了你都沒看見。你想麼啦……」。連仲被他問得反覺答覆不下來。只得掩飾道「我看見樹上兩個家雀兒趕着玩兒。好看極啦」。小線兒仰面向樹上望望道「在那兒啦。俺怎麼沒看見呢」。連仲道「你一來。他駭跑啦。……我問你。你打那兒來。看見你四姑啦嗎」。小線兒哼一聲道「你還提俺四姑呢。俺四姑跟你惱啦」。連仲吃驚道「這話怎麼講呢。我亦沒嘲她。沒惹她。她爲麼跟我惱的呢」。小線兒道「你還說啦。不是你麼。你不惹着她就跟你惱啦麼。俺四姑說啦。上回教你唱黃瓜。你不唱。她說啦。往後不給你西瓜吃啦」。連仲心中一動。暗想他怎麼說我不唱黃瓜呢。嘔。是啦。一定是摘黃瓜。你忘了一個字。說是黃瓜。這個丫頭。怎會愛聽摘黃瓜呢。便向小線兒道「好寶貝兒。你替我跟你四姑說。那個唱兒不好聽。那是要飯的唱的。裏頭儘熬。聽不得」。小線兒道「俺不管你。自個不會說去麼」。連仲且不答言。兀自思素道「怪不的小線兒天天磨着我唱這個唱那個啦。我當是誰呢。敢情是她啊。這更好辦啦。好在不是外人。妥不過在這兒呆着亦沒事。先拿她逗弄逗弄。開開心」。打定主張。便和小線兒有一搭無一搭的閒扯。自此藉着小線兒。和四姑娘不時的傳遞消息。小兒知道甚麼。樂得兩邊都得好處。不時的給他們作了遞書郵。日子長了。彼此不由的情感日深。但是碍禮義防嫌。兩階不能自展。連仲無事。便藉着彈唱傳遞心事。他想。西廂記上的張君瑞。和一個不相干的崔

驚驚尙可以琴心傳情。我呂連仲豈能不藉着絃子和沒過門的媳婦傳情呢。這天夜裏。天氣過熱。連仲搬一只茶几。撥一個躺椅。倒在院中明月之下乘涼。身旁放着絃子。不時的彈着。少時小線兒用一個朱紅漆盤托出幾角三白西瓜來道：「四姑夫。俺四姑怕你熱。教俺給你送來的。」連仲接過來。放在茶几上。一塊塊的拿着吃。小線兒道：「俺四姑又說啦。教你唱摘黃瓜……」。連仲忽然醒悟道：「我明白啦。你告訴她去罷。幾時教她上我這兒來。我就給她唱。不但唱摘黃瓜。我還會唱崑腔。遊園驚夢佳期搵紅。我全會。你會說不會說」。小線兒學了一遍。問道：「對不對」。連仲道：「全對。你這話可別跟外人說呀。你要跟別人說。我可不愛你啦。教你四姑打你」。小線兒抿着嘴道：「俺不管啦。又教俺們給你捎話兒。又不叫告訴她。俺不管啦」。說罷擰頭走去。連仲叫了兩聲只不回頭。目送他穿過一個月洞門。却聽他叫道：「你在這兒等着我啦」。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道：「我怕你害怕。跟你來的」。小線兒道：「大亮的月亮地。怕麼兒的。四姑夫說了好些話啦。不教告訴人」。聽得一個女的道：「別說啦。快睡覺去罷。你娘找你啦」。聽得小線兒。拍拍地脚步聲音跑去。後邊喊着道：「別跑。看揀着」。隨有一陣弓鞋響聲。音走去。連仲側耳細聽多時。料得必是楊四姑娘。一時心旌搖搖。半晌不定。兀自胡思亂想。不覺月到當頭。涼風習習。宿汗都消。心神方得寧靜。偶一合眼。忽覺有人推他一把。睜眼看時。却是楊四姑娘。忙立起問道：「你還沒走麼」。楊四姑娘笑道：「我把線兒打發走啦。就爲的是跟你說話兒。你來了這麼些日子。我有好些話要跟你說。老不得空兒。線兒這孩子。傳話不行。說不清。道不明的。」

「。連仲讓她坐在躺椅上道：『有話坐下說。我亦是有好些話啦。沒見你好像有一萬句話是的。怎麼見了你一句想不起來了呢』。楊四姑娘道：『這兒說不方便。咱上別處說去罷』。連仲道：『這小院兒裏就是我一個人兒。有麼話說不了。單得上別處說出。要怕院裏有人聽見。咱上屋裏說去』。楊四姑娘笑着搖頭道：『俺不。你哈屋裏黑燈下火怪駭怕的』。連仲心中脫脫地跳着道：『屋裏黑怕麼兒的。咱兩又不是外人。亦沒人看見。快跟我走罷』。忙將楊四姑娘拉起。往屋裏便扯。楊四姑娘一味掙扎。不進屋子。執意到門外大樹下談心。連仲拗她不過。不覺隨她到在門外大樹下。楊四姑娘倚着樹木道：『我這些日子給你的東西。你都明白麼』。連仲道：『我怎麼不明白。老想跟你說幾句知心話兒。老不得機會。我不敢找你去。別看三太太那麼說。教倆人別避諱。我幾回見了你。想說話。又嚥下去啦』。楊四姑娘幌着身子笑問道：『你有麼話。這工夫說罷。都半夜啦。這兒亦沒有人。麼話說不了』。連仲一顆心被她一問。益發的跳盪起來。涎着臉道：『你別跟我裝儂呀。你不是要聽我的摘黃瓜麼。咱就唱一回摘黃瓜好不好』。楊四姑娘幌着身子道：『俺不。俺有好些正經話兒要跟你說啦。你不說正經的。說這個』。連仲顫聲道：『不是那個。我實在想你不是一天啦。今天好容易見了……』。楊四姑娘道：『你怎麼說這話呢。你想俺。俺就不怙着了麼。可是……』。連仲忍不住道：『別就悞工夫啦。咱說正經的罷……』。說是向前探去。楊四姑娘身子一閃。躲在樹後。二人便捉起迷藏來。圍着樹轉了十幾周遭。忽然楊四姑娘向連仲身後指着道：『你看。小線兒又來啦』。連仲回頭看時。果然是小線兒。遠遠伏在地上。向自己吹風。連

仲暗恨「這孩子。怎壞了。還是麼時候兒。你偏來攪和」。叫道「小線兒。別吹風兒啦。快睡覺去罷。你娘找你啦。怎麼你楊四姑送你家去。你又回來了呢」。小線兒且不答言。只是吹風。涼風吹到身上。恰似到了冬天的朔風一般。連仲急得只顧喊。却喊不出來。回頭看時。四姑娘不知甚麼時候不見了。連仲納悶道「她把我找來。爲麼又躲了呢。必是怕小線兒看見。偷着跑了。不知道她有麼心思話跟我說。可恨這孩子。把我的好事攪啦。待我抓住他……」。抬頭看時。小線兒仍在遠遠地吹風。想要捉他。兩腿恰似泔在醋缸裏的一般。酸軟無力。再拔不起。急得連仲不知所措。忽聽楊四姑娘和小線兒齊聲叫道「不好。樹要倒。砸着人怎麼好」。連仲抬頭看時。那樹枝搖搖欲墮。欲待躲避。已來不及了。聽得轟的一聲。那顆大樹。向自己身上砸來。駭得他大叫一聲。翻身便倒。忽覺身子一閃。睜眼看時。何嘗有甚麼楊四姑娘。小線兒。並那大樹。亦不會倒。自己却由躺椅上翻跌在地上。月光下。看時。茶几倒在一旁。吃不盡的西瓜。摔碎在地。方知是一個夢。翻身爬起。尋思夢中景。歷歷在目。一顆心却忸忸價價跳個不休。喘息些時。扶起茶几。放好躺椅。仍然倒下。合目思忖。仍想再尋夢中故景。如何追的來。當不住一陣涼風襲體。想起夢中小線兒吹風來。暗笑道「夢是心頭想。怎麼冷的風吹着。怎麼會不涼」。立起來。到房中取出一條衾被。搭在身上。又覺得有些熱。拉了拉。蓋在肚皮上。手中搖芭蕉扇。眼望着天上星斗。早不是未睡時的方位。想必是夜深了。不知這時候她睡了沒睡。她要真粘着我。這工夫來談談心。不是跟夢中一樣了麼。這又不是作夢。小線兒不定睡了

幾覺兒咧。決不出來打攪。一度思量。再睡不着。只盼着四姑娘出來。和他談心。後來想起道：「我好糊塗。我在這兒想她。她怎麼知道。不如拿出絃子來。彈幾套曲子。萬一她在屋裏聽見。知道我這時候還未睡。亦許出來隔牆來聽。這不就好辦了麼」。打定主意。到屋裏拿來絃子。一壁彈着。一壁側耳向月洞門裏細聽。有無弓鞋聲音。却聽不出來。彈了半個時辰。依然石沉大海。消息全無。手已彈酸了。又怕旁的院裏聽着不耐煩。將絃子搭在茶几上。廢然倒在躺椅上。蓋好衾被。合目而睡。手中扇子。愈搵愈慢。漸漸地手上無力。扇子丟在地上睡去。不知睡了若干時刻。忽然由夢中驚醒。未及開眼。便覺有人將衾被一扯。蓋在自己身上。忙睜眼看時。不是別個。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楊四姑娘。連仲不管好歹。立起來一把捉住她的手腕道：「這回可不是作夢啦」。楊四姑娘忙向後倒躲着道：「這是幹麼兒」。連仲心中跳着。口裏喘吁着道：「你猜這是幹麼兒」。楊四姑娘道：「屋裏志熱。我出來涼快。走到這兒。看見你衾被掉在地下。好心好意替你拾起來蓋上。你拉着俺幹麼兒呢」。連仲且不還言。借着西斜的殘月向四姑娘的臉上。仔細端詳一霎道：「這回準不是作夢啦」。四姑娘扯出玉腕道：「你別是發癡睜罷。怎麼老說夢話呢」。連仲扶她坐在躺椅上道：「妹妹。你不知道。剛才我夢見你出來找我。上門外頭站着說話兒。教涼風吹醒啦。你沒聽我彈絃子麼。那是招呼你啦。我當你早睡覺啦。想不到你真出來啦。天亦不早啦。這倆院裏又沒人。咱倆人說點心思話兒不好麼」。四姑娘道：「你別嘍說俺。俺好心好意替你蓋被。你把俺按在這兒不教走。趕明兒教別人知道。多不好」。連仲道：「這有甚

麼。咱們倆人。你是誰。我是誰。誰亦管不了咱的事。說會子話兒得麼兒的」。四姑娘道「敢則你不得麼兒的。俺們可……」。連仲坐在她的身邊道「我有好些個話要跟你說。這話提起來。說到大天大亮亦說不完。趁着這晚兒沒人。咱還不談談心。你不信。問問。那一天我不惱着你」。四姑娘笑道「這話教俺問誰去」。連仲亦自失笑道「我見了你連話亦不會說啦。不論怎麼着。今天咱得說點兒心思話兒」。四姑娘道「快放我回去罷。有什麼心思話兒。過了門有多少話說不了。單等今日個說……」。說時便要立起。連仲趁勢起來道「你要怕人聽見。咱上屋裏說去」。不待四姑娘答覆。往房中便扯。四姑娘只說使不的。爭奈連仲力大。四姑娘脚小。立脚不穩。被他扯到房中去了。從此他二人不時的到屋中談心。說亦奇怪。連仲恰似和絃子有甚麼深仇大恨的一般。由這日起。將它掛在牆上。永不再彈。便是小線兒。亦由這天蹤跡日疏。或者是飛鳥盡良弓藏的道理罷。他二人過往日繁。形迹日親。居然仿照鼓兒詞上的故事。月前花下。投桃報李。作盡風流韻事。有時送暖偷寒。有時停眠整宿。直到年底。城裏風聲平息。呂氏全家搬回天津。方才將比目魚分破。四姑娘自與連仲偷期。不覺半載。由十月裏便覺天癸不至。初時只願幽會。願不得許多。乃至連仲走後。自己便覺遍身酸懶。茶飯少味。今天想這個吃。明天想那個吃。漸漸地嘔吐吞酸起來。楊三太太不知就裏。只道女兒有病。問她有甚麼不快。只不肯說。後來方才說出。兩三個月不見月信。三太太生怕女兒得了甚麼乾血癆。女兒癆。忙着請醫生調治。幸而這位醫生是個通儒。由脈象上斷是喜。爭奈一個未出閣的閨秀。便是十拿九穩。天

膽亦不敢道破。只說是血虧氣弱。吃些養榮方劑。便能痊愈。却下了幾味安胎的藥。吃了幾劑。雖然不見效果。却把嘔吐的毛病去掉。到在三四月裏。已然腹大成形。三太太只是追問醫生。爲甚麼至今仍然不見天癸。醫生說得却好。他道「從來病來如山倒。病退如抽絲」。「三」年了病。求「七」年之艾。您想。病得了三年。一味藥就得找七年。可見得病容易治病難。再說這個病跟平常的病不是一樣。幸而遇見我。一味用引血歸元的法子治。若是遇見新出馬兒的蒙古大夫。下幾位大破大下的藥。別的不用上。來三錢紅花。三錢益母草就行。血可以打下來啦。打斷了中氣。三年五年還不了原兒。那不更糟啦麼。再說心病還得心藥醫。得病必須問來源。病打那麼得的。還得由那麼治。四姑娘的病。跟尋常的血分病不一樣。怎麼亦不能按着經血不調的法子治。這不是四月初麼。你老望安。等到六月半頭兒。就見行動啦」。三太太道「不是哈個。俺看她的肚子見鼓。怕是轉了蟲症」。醫生搖頭道「決不是。蟲症不能這個樣兒。裏邊瘀滯倒有之的。一到六月半。準保痙漲亦清啦。瘀血亦下來啦。到那個時候。再給你老道喜」。三太太應聲念佛道「但願那麼着罷。俺總替她就着份兒心。老怕出了別的毛病」。醫生很自負的道「不是我自誇。凡是經我的症候。雖不敢說十拿九穩。一個看錯了的也沒有。咱們這石口鎮上。那個疑難大症不是我治好的。三太太您望安。我敢拿牌匾兒作保。萬無一失」。又過些日子。三太太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將四姑娘叫到跟前。屏退左右。仔細盤問。由她的飲食起居中。問出許多疑點來。最後一句是「……你自己估量着。有麼不能說的話。儘管跟娘說。你這個不來血。恐不

是病。那天先生說話。話裏有因。你聽不懂。俺還聽不懂麼」。四姑娘道「你老懂不懂的怎麼講呢」。三太太道「你把懷解開我看看。腫的麼樣啦」。四姑娘將衣鈕解開。三太太一壁撫摸。一壁吸氣道「噢。這事兒怪呀。怎麼像够月兒的呢。你快說實話罷。歸根兒是怎麼回事。娘還能給閨女拿屎盆子往頭上扣麼。你這個樣子不對。先生說六月半頭兒給俺道喜。這話不假。你這個肚子亦就是六月見行動。好孩子。快跟娘說。倒是怎麼回事」。四姑娘自己早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每日價提心吊膽。不知所措。好在這事不怪自己。呂連仲亦有一多半罪辜。到了不可開交的時候。給他個大佛升殿。竈王爺上天。有一句說一句。到了今天。自知已屈忍無可忍不能再忍的時期。藉着乃母一問。立時心中一陣難過。說着話跪在三太太面前道「媽。閨女對不過媽。給媽丟了人啦」。三太太聽得這句。掌不住陪着她哭起來。母女哭了一陣。三太太收淚擰眉問道「你細說說。倒是怎麼回事」。四姑娘抽噎着道「任誰也不怨。怨我年輕不知道麼兒。上了他的當」。三太太轉悲爲怒。正顏厲色追問道「他是誰。快說」。四姑娘戰戰兢兢地道「還有誰呢。去年他們不來逃反。有這個事麼」。三太太才放一半心。吁一口氣道「呂三兒呀。這孩子怎麼那麼性急呢。早晚還不是這回事嗎。金簪兒落在井裏頭。還能丟的了麼。只顧這麼一來。聲揚出來。多麼不好聽。你先起來。事情到了這步天地。說不上不算來。娘給你想法子」。好言安慰四姑娘回房。當天便向楊秉彝提起催娶。三太太的理由。是聽呂連仲在外邊荒唐了。趕緊把閨女送過去。好教她攏住了姑爺。別在外胡爲。姑娘又有病。藉此冲冲喜。姑娘的病亦好了。

姑爺亦可以從此收了心。楊乘彝依了她的主張。打發人下衛催娶。幾番商酌。呂碩士方得應允。因爲四姑娘是六臘月的行嫁月。看好六月吉期。不想一路長行到津。當日又在花轎裏一陣顛簸。沖動胎氣。到在拜堂時節。瓜熟蒂落。產生下來。這日穆西樓由衆人口中得了許多證據。楊三太太自知道再難隱瞞。便把已往的事。說與乘彝。氣得他幾次發昏。當不住西樓好說歹勸。方得氣平。西樓替他畫策。凡是男女偷期。必有投贈。便請三太太在四姑娘的香圍。一陣搜索。找出不少東西。都是連仲的。其中有些腿帶。襪子。手絹。扇子之類。便是老大的證據。西樓一併要來。當着衆人收在一隻箱子裏。由乘彝親筆寫了封條貼好。住了一天。次日派人跟隨西樓下衛。將這箱子送到呂宅。西樓見了碩士。將已往情由說了。並將箱子放在客廳。將當日碩士同往石口打架中途折回的本家子姪。並各位親友。一併找齊。人齊之後。方把連仲喚來。西樓和碩士。三堂會審。問連仲。去年在石口鎖楊宅。如何與未過門的媳婦楊四姑娘幽會。連仲初時不肯吐實。當不住碩士暴躁如雷。幾番要打。駭得連仲半吞半吐的招認了。碩士聽他盡情吐實。反倒氣冲天靈蓋。順手抄起一把驅蠅的響竹。倒過來一陣大打。直打得手酸。方才住歇。西樓知道碩士氣恨不出。不打幾下。無可發洩。候他打完。勸道「四爺你先歇一歇兒。該着我說話啦。事情是這個樣兒啦。亦不能儘怪一個兒。這叫你有心。她亦有意。兩下裏有一個不願意的。亦到不了一塊兒。這不是三少爺亦認了麼。總算兩家有德。沒鬧出別的笑話來。亦不是我自賣自誇。幸虧遇到我手裏。依呂四爺一胡來。至少得出兩條人命。這不是三曹對案。

全弄明白了麼。這兒有點兒東西。我打石口帶來的。給大夥兒看看。好在在場的都是事中人。知道知道。我姓穆的辦事。向來沒有瞞帶蓋井的……」。說時當地放着的箱子搭到當中。着衆人立在箱子四周。當衆發話道：「這不是麼。諸位全在場。這是人家楊三老爺送過來的」。上邊兒有他的花押封條。托我捎來的。當着衆位。打開看看。裏頭都是麼……」。說時請碩士開封。碩士不知他葫蘆裏賣得甚麼藥。只得俯身將封條劃開。順手打開箱蓋。只見裏面七零八亂。乃是許多衣裳。帶子。手巾。扇子。不知是甚麼用意。問道「穆大爺。這是麼意思。西樓哈哈大笑道「四爺。你怎麼啦。常言說的好。捉賊要贓。捉姦要雙。這一檔事我辦的人贓俱獲。這些東西。我亦不知道是誰的。拿出來大夥兒認」。隨將箱子裏的東西一齊抱去。給衆人察看。旁邊連仲張眼望時。不覺一怔。暗道「這都是我的東西。亦有送給她的。亦有存在她那兒的。還有些該漿洗的衣裳。因爲回來的慌速。顧不的要回來。怎麼到了穆爺手裏呢」。西樓拿出東西。便往連仲臉上察看。見他望着東西出神。笑道「三少爺。你認的這些東西麼」。連仲亦知不便抵賴。便道「不瞞您說。全是我的」。西樓忙把東西歸攏起來。往箱子裏一擲道「罷了。問的就是你這一句。你全認啦。好。人家楊四姑娘亦洗出來啦。開了歸訖。孩子還是你們老呂家的孩子。不過產生的時候教人爲難。早不落蔞。晚不落蔞。偏在拜天地的時候生下來啦。四爺。聽透了沒有。一天雲彩算散。好好兒地扶養月子人。是雙喜臨門。該吃你兩頓喜酒。事亦辦完啦。我該歇着去啦」。這便是穆西樓片言折獄的經過。當時眼見的親友們。都拿着此事當故事講。如

今黃宅出了逆事。便有一個眼見的人。把穆西樓擅長了事的經過。當面薦與黃三大王。黃三大王拿片子將西樓請來。西樓已經得着信息。聽得黃宅來請。早已打好主張。坐轎到在黃宅。與黃三大王見了面。計較一番。隨到門宅面見門姓家主。幾番批衝。門宅點出花樣。要金絲楠木棺材。十七疊繡花蟒袍。珍珠鳳冠。海褥子海被。並按着十一奶奶的歲數。打造金錢壓被角兒。入殮之後。每天一棚經了。先念七七四十九天。然後再擇日子出殯。十一少爺頂靈架喪。打廳捧盆。西樓照樣回覆了三大王。三大王並不認爲苛求。他道花個一萬兩萬的算不了甚麼。當下一一應允。照樣辦理。門宅聽了。反悔自己要價要嫩了。暗中買囑陰陽先生。捏稱在七七之內。擇不出好日子來。一味拖延時日。爲得是好教黃宅多念幾天經。多破費些錢。誰知黃宅親友衆多。一家送一棚經。便有百十個。一天念兩棚對台經。還念不完。這場事辦完。黃宅的人。多半會念經了。可見每日間不斷的聽。看。不覺全都學會了。這便是季小塘在路上聽那人講說的故事。二人分手之後。小塘回到候家後。聽得齊灑腿兒和長三的事。又是穆西樓了的。氣得他坐在屋裏罵街。只道「我好不容易給攛起來的。倒給他找出露臉的機會啦。這不是教我歪嘴嗎。你到處落好人兒。我到處落混賬囊的。等着我的。早晚給你個厲害。教你栽在我手裏」。坐在家中尋思些時。仍自氣恨不出。到外邊訪問一周遭。王慶和和齊灑腿兒的事。已經由穆西樓了解。在館子裏吃完飯散去。胡老和丁家小班兒的事。亦是由穆西樓協同錢言伯。周香泉。安立莊。並楊四奶奶。向兩下裏疏通。探花三兒仍回丁家小班。眼看着兩件都沒有挑撥的份兒。小塘此時

大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樣子。氣了些時。忽然想起「這回完啦。難道說沒有下回啦麼。長長地工夫耐地性兒。等着他們。長上廟沒有碰不見親家母的」。過了些時。忽然聽見募安寺出了事。王二楞把募安寺的王老照劍啦。一連劍了十七八個人。刷紙廟兒的人。跟募安寺的人套上事啦。季小塘聽了。認爲時機以至。便要出頭架挑。正是。

不怕世上無難事 祇怕中間有壞人。

若問季小塘怎樣挑撥這場惡戰。下回書中。再爲細表。

第十回

血口噴人 王二楞一刀傷數命
衆星捧月 張四爸片語解奇冤

王二楞是募守寺的人。這人是賣鷄子兒。後來和混混兒們聯絡。亦開了遊。同時又在水會裏當會頭。爲人最好交友。凡是親友有甚麼事。都找王二楞理。爲人熱心不過。遇事只知向前。不肯退後。有一年同着許多人到東門外天橋兒救火。正在。往來奔馳。領水的時候。有人由西頭跑來。在人叢中將他找着。氣急敗壞的道「王二哥。看看去罷。西頭穆七兄弟把腿摔折啦」。王二楞聽了。立時找一個人替自己指導衆伍武們救火。自己隨着來人。跑到西頭去看穆七。到時只見穆七被人搭到家中。倒在炕上。臉上臘渣兒也似的黃。便知受傷不輕。問他怎麼受傷。穆七上氣不接下氣的道「今日早晨上房瞭東西。鞋底下一滑。打房上溜下來啦。我亦沒見真兒。想不到亦不是怎麼個勁兒。說麼亦起不來啦。

煩人搭回來。一霎兒比一霎兒疼。身子都翻不過來。八成是腿折啦」。王二掀開被看了看道「不要緊。這是硬傷。兄弟你等會兒罷。我給你尋膏藥去」。說時走去。一直跑到河北錦衣衛橋。找着蘇先生。求了一貼膏藥送來。看看貼上。仍到天橋救火。可見他的爲人對於公義。沒有不向前的。只是爲人過於性急。辨理莽撞。大家都稱他做王二楞。王二楞交朋友最寬。不論上角下角的混混兒。都和他有往來。後來丟却打架的生涯。在衆中開了個賭局。交往的更寬了。那一天都接幾張紅白貼兒。甚至有一二十張的日子。官私兩面。回漢兩教。僧道兩門。上下兩角。都有他的至友。王二楞這時。不足三十歲。他的母親。不到五十歲。由三十歲上居孀。只因家無恆產。王二又要了些年落道。家中用度。毫無着落。他母親陳氏。只得替街坊有錢的人家做活。洗衣裳。有了紅白事。喜壽事。前去勞（去聲）忙。大家都稱他作王大娘。王二楞擱局以後。陳氏便在家中照顧局。街坊上有大小事。仍托他帮忙。如是過了幾年。手中漸漸的富裕了。身上的衣裳。亦整齊了。逢年遇節。有個應酬。亦戴上幾件渡金首飾。腕上亦帶着一副白銀擰麻花兒手鐲。衆街隣見他這般穿戴。未免有點縫窮的帶金鐲子。衆人不服。便替她造了好些謠言。對她諸般揣測。這日不知由那裏傳出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風聲來。據說他有點不可靠。果然安分守己。不能這樣倒攪。其實陳氏亦有些乍穿新鞋高抬脚。穿戴幾件。便有些揚眉吐氣。在旁人眼裏。反疑做輕狂。便說他許多不好聽的話。日子長了。人言嘖嘖。愈傳愈遠。募安寺一帶。都承認王二楞的媽媽不地道。但是指不着確實證據來。王二楞一天到晚。除却張羅

賭局。便在外邊應酬。對於這些閒事閒非。不會注意。因而外邊一片謠諑。不會入耳。這日在河北大街燥塘子洗澡。偏偏做在一個暗處。旁人注意不到。又在冷天。熱氣蒸騰。看不真切。從來茶坊酒肆。雍頭房子。洗澡塘子。都是多人聚集閒談的所在。雖然柱子上貼着「莫談國事」。「勿論人非」的標語(?)。事實上絲毫不發生效力。閒談的人們依舊閒談。塘子又不同茶館。不能因為澡座閒談喊一聲「壓言衆位」。而且閒談的人們。都是常座兒。每天到在一處。便談個盡性。這天所談的不是別人。却是王二楞的母親。一個道「聽說啦麼。募安寺又出了新聞啦」。一個道「誰呀。怎麼我沒聽說呢」。那人道「嚇。這可熱鬧。其實亦不算回事。不過都是家門口子上。出了這個事。全不露臉。按理說。插上門各人過各人的日子。誰亦管不了誰。無奈一樣。教人看見牙疼。快五十多歲的人啦。還落這個點」。另一個道「這不實罷。人家守了這麼些年。老來老來的。反到守不住啦」。一個道「冰凍三尺。不是一日之寒。這不定幾時壞的啦。守節的人。年輕倒好辦。愈老愈守不住。亦難怪。睜眼真是受纏。這工夫是麼。綢帛兒亦穿上啦。鐮子亦誇上啦」。腦袋黃登登。老年頭兒笑破不笑補。這個年頭兒。笑貧不笑娼。越是潮潮烘烘兒地。越得吃越得喝兒」。衆人冷譏熱諷的談論着。王二楞聽個滿耳。暗道「這是那兒說起。我媽媽不是那種人哪。他們怎麼造這個謠言呢。有心發作。更鬧明了。不便當場追問。趕快擦淨身子。穿好衣裳低頭走去。從此明察暗訪。各處探尋。方知道街談巷議。盡人皆知。王二楞暗怒。却沒有道理鬪詬。又對於乃母加以體察。亦沒有甚麼破綻。始終不明白這話由何而

起。從此甚麼事都不辦了。只向這件事上着意。無事到各處探聽人言。這日走到二家雜領房子門口。恰巧聽見雜領房子裏談論這事。而且語音很熟。一拉風門進去。衆人見是王二楞。都不則聲了。王二楞迎門一站。向屋裏看時。其中便有那日在澡塘談論這事的人。認得是個老街坊。姓郭。外號叫「砸鍋匠」。正談得起勁。見王二楞到來。立刻掉轉談鋒道：「……這不是王洛二嗎。誰亦沒有他媽媽有福。說句討大的話。我可是從小看他長大的。起小兒沒爹。他媽媽拉扯他這麼大可不易。罪亦沒少受。難亦沒少爲。這工夫得啦。兒子亦行啦。娘亦享了福兒啦。這叫春不種秋不收。受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王二楞聽他這話。益發的不自已。走上前一拉他的肩頭道：「砸鍋匠。你先別說。不錯。咱可是老街舊隣。你起小兒看我長大的。你亦知道我的根兒。我亦知道你的底兒……」。砸鍋匠道：「別呀。咱們素常不錯呀。怎麼不叫點兒麼呢。叫我砸鍋匠呢」。王二楞道：「叫你砸鍋匠這是好的。王二爺在門口兒住了亦不是一天兒半天兒。一輩兒半輩兒。土裏生。土裏長。誰都知道。王二爺可窮點兒。亦沒相人求過財。借過當。親的厚的有事。我沒含糊過。亦不是說。連個狗亦沒得罪。你叫砸鍋匠亦不是我給你起的。興別人就叫就許我叫。今日個我勁閒着沒事。咱們得說出個四五六來」。砸鍋匠故作不解道：「王洛二。你又沒喝醉。一提門兒。狼頭棍子的。跟我陳穀子爛芝麻弄了這嗎一套讀兒。我亦沒得罪你呀」。王二楞把眼皮一擦道：「怎麼。你沒得罪我。難道說我吃飽了撐的找尋人麼。衆位。會說的不如會聽的。大夥兒說說。是我找尋他呀。還是他找尋我呀」。說時將屋中衆人。橫豎了一眼。聽候還

言。衆人明知砸鍋匠說話失神。方才一席話被王二楞聽見了。一時無法對答。齊用眼睛瞪着砸鍋匠。嗔着他不該沒眼沒心。說話不留神。只顧信口開合。忘了王二楞常由這裏經過。王二楞見衆人不語。繼續叱道「砸鍋匠。你別跟我裝明白糊塗。你剛才說的是麼。我沒聽真。再說一遍我聽聽」。砸鍋匠明知他來意不善。駭得他差了噁音道「我沒說麼呀。咱們素常可不錯。別聽別人過耳之耳。看掰了咱們交情」。王二楞睡一口道「呸。別你他媽的裝明白糊塗啦。過耳之言。我剛聽見的麼。告訴你。好懂的。今日個沒個起落兒。我跟你沒完」。砸鍋匠道「別呀。我亦沒說麼呀。不信問他們幾位。在座的全沒走。聽聽他們說麼」。說時眼望着衆人。衆人見王二楞神色大異。知道茲事體大。但求牽涉不到自己身上。誰肯替他圓謊。在他向衆人望着。都把方才釘他的眼光。挪到旁處。對他睬也不睬。王二楞道「衆位。全別管我們的事。我們事有事在。俗語兒說。冤有對債有主。我是樹倒鑿一木。決不拉扯別人。他說我媽媽有錯兒。他得給我換出人兒來。指不出來。他不用打算活啦。我是甚麼好小子。打十歲兒要落道。一恍十幾年。麼陣式沒見過。刀山油鍋。咱全嘗過啦……」。說時拍拍胸脯子道「……這爺們。一身的刀庫子。槍眼。信着死。有八個亦完啦。這全都是賺的。不怕你們過意。這二年倒是剩點兒麼兒。我就這麼一個娘。家裏有頓飯。誰以不找氣生。怎麼着。騎着驢子拉屎。再不言語一聲兒還有人喘氣的路兒麼。姓郭的。今日個不說出點兒麼兒來。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料理一個够本兒。料理倆賺一個……」。說時霍地由袖子裏抽出一把片刀來。往雜頭的高凳上一拍道「……看見了

沒有。這就是你的對頭兒。二爺今日個要砸掉你的鍋底兒。我看你亦活膩啦」。駭得砸鍋匠改口道「王二爺。你老還跟我一般見識麼。大人不見小人怪。宰相肚子撐火輪。哎。撐海船。你老高高手兒我就過去啦」。王二楞一瞪眼睛道「怎麼着。高高手兒。你不會閉閉嘴麼。這就叫嘴給身子惹禍。王二爺今日個教訓教訓你。看你有多大溺」。砸鍋匠應聲道「王二爺。我沒溺。有溺早裝在褲子裏啦。還有那句話。我們在這兒說閒話。亦沒……」。旁邊二個人忙攔阻道「郭爺。別拉四隣。王爺真字真幕兒全聽你親口兒說的。你一個人兒打點。這裏頭沒我們……」。雞頭房子插嘴道「王爺。你先消消火兒。實事本有。實事本無。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他就是這麼着。喝兩盅貓溺。嘴上沒有把門的……」。旁邊一個人道「對。郭爺開理兒啦」。掌櫃的本想藉此遮蓋下去。不想被人指摘出來。忙向砸鍋匠說道「郭爺。我忘了你有門檻兒啦。我有罪呀」。砸鍋匠道「好說你老。快給勸勸罷。王二爺亦不是那兒的邪火呀。找到我頭上……」。王二楞氣得劈頭一個滿臉花打在砸鍋匠面門上道「說真個的罷。相好的。發昏還當的了死嗎。你說我媽媽有錯兒。誰看見的。你打前幾天在塘子裏胡囉囉毛。我就沒答理你。今日個你又是這一套。好。我今日個望你身上要人兒……」。轉面相衆人道「衆位。會說不如會聽。捉賊要賊。捉姦要雙。他說我媽媽不地道。他得指出個人兒來。誰是我媽媽的孤老兒漢子。說不出來你就不用打算出去啦」。砸鍋匠未及還言。雞頭房子掌櫃的道「王爺。今日個全怨我。他一說我就當攔。誰教他嘴懶了呢。但份嘴勤一點兒亦沒事啦」。王二楞一幟腦袋道「哎。掌櫃的。你的嘴不懶。雞頭房

子。澡塘子。茶舖子。酒館兒。全是大夥兒的議事廳。麼話都須說。誰亦不能把誰的嘴縫上。我不是說麼。一定有點影響。要不價他亦不能在大庭衆廣之下。當家謹念。他不點出塊兒來。講不起。今日個我得把他留這兒。不錯。姓王的可楞一點兒。我可不能欺侮老實人。就可沒法兒。掌櫃的你認點兒。悖罷。你給跟着陪兩堂」。掌櫃的聽他言語。料得今天要出人命。駭得打顫道「王爺。王爺。千萬別那麼辦。不瞞你老說。他跟你老沒仇沒恨。無緣無故的不能往你老身上抹狗屎……」。王二楞伸手將刀抄起道「依你說。一定有音啦」。掌櫃的望着明明晃晃地刀子道「別。別。我不是說那個。我是說那」。王二楞叱道「你倒是說那個呀」。掌櫃的道「我說郭爺。這亦不是他造的謠言。他亦是別處聽來。跑這兒當鼓兒詞說來啦。我說王爺。你先把刀子擱下。看拉着。好麼。蹭上一點就得打個二三寸的掌子。怪眼眩的。這是鬧着玩兒的麼。郭爺亦不對。家有萬貫。不說人做賊養漢。沒見過你這樣人。他是有名的楞頭兒青。一個走手。出了人命。我這個小買賣還不佔了家呀。這是怎麼說的。莫怪人家說你是砸鍋匠啦」。屋裏閒坐的人。和耍手藝的。都過來勸解。王二楞只要他一個真憑實據。沒有真憑實據。不放他出門。砸鍋匠幾番要乘亂逃走。却被王二楞看出來。堵住門口。一把刀拿在手中。其勢洶々。便是飛鳥。亦難越過。掌櫃的生怕真鬧出事來。急向砸鍋匠道「老爺。嚶。不對。郭爺。你倒是說出一個真賊兒來呀。你看。就這麼僵着行麼。我的活亦不用做啦。外邊兒圍着一大圈子人。這算怎麼回事呢。知道的。是你說話走了嘴。不知道的。當是我們雍頭把人家耳朵拉下來啦。快說。你這話打那兒

聽來的」。砸鍋匠嚙嚙半响道：「……他不是那個。我跟人家王洛二。沒砸兒沒沾兒。遠日無冤。近日無仇。誰亦沒跟誰紅臉。我造這個謠言有麼便宜呢。他是這麼回事。……啊……不是。我不是說麼。打那些日子。……」。王二楞不等他畢詞。一口吐沫啐到臉上道：「別你媽的白耽誤工夫啦。說了半天。一句人話沒有。我儘問你一句。我媽媽有錯兒。誰看見的。你得指出對頭兒來。沒有真憑實據。你不用打算圍圍出去」。砸鍋匠道：「別那麼着。咱不過那個。我說我說。他是……噯……」。王二楞催促道：「你還說廢話呀。衆位你們聽他有一句人話麼……」。隨用刀尖指着道：「看見了沒有。這就是你這對頭兒」。砸鍋匠被逼無法。只得說道：「這話亦不是我造出來的。蒼蠅不叢沒縫兒的鴨蛋。沒有蠅子不能下蛆。王二爺。這回可是不對。不該胡嚙嚙毛。可是這話有人告訴我的……」。王二楞道：「你說是誰」。砸鍋匠道：「衆位。你們亦不是不知道。說出來。又是一場是非」。衆人齊道：「那有麼法兒呢。事情擠到這兒。該着由你這兒出毒兒。你亦別顧全啦。是誰說的。把他現出來罷」。砸鍋匠猶疑些時。當不得衆人催逼。後來一蹶脚道：「說了說了罷。你們門口兒不是緊靠着募安寺麼」。王二楞道：「不錯。募安寺怎麼樣。我媽媽跟和尚不落利麼」。砸鍋匠擺手道：「不。不。那不成了殺子報了麼。這話由募安寺傳出來的」。衆人聽罷。一齊痴了。暗道：「一會兒募安寺就得出人命」。聽得王二楞道：「我跟募安寺沒有過節兒啊。那兒爲麼給我造這個呢」。砸鍋匠道：「我那可不知道啦。募安寺裏不是有個香火道。王老昭麼。這話是他說的。爽來我給你個痛快的。王老昭說的比我還真字真幕兒啦。他說你娘常上你們西邊

兒王家去。王家有的是銀子錢。打付錫子。製幾件衣裳。還算回事麼」。王二楞攔阻道「得啦。這就够啦。今日個便宜你。衆位。別笑話。誰教我媽媽不地道呢」。衆人齊道「王爺。沒有的話。一定是得罪人啦。外人造的謠言。安的黑垢子。這話不能信以爲實。說的說聽的聽。千萬別上心裏去……」。王二楞無暇再談。袖了單刀。道一聲多受驚。撥頭走去。王二楞走後。大家一齊埋怨砸鍋匠。不該信口胡云。險些惹出禍來。砸鍋匠道「實在亦怪我。不該亂說。打人別打臉。罵人別揭短。那回在塘子裏。亦是說閑兒。說到這一段兒上啦。做夢亦想不到他亦在那兒啦」。掌櫃的道「草上說話路上聽。誰沒有三好的兩厚的。保不定別人把話傳過去的……」。一個道「不瞞你說。打上回我就看出二楞的形兒不正。倆眼逝世溜溜地。像偷鷄賽的。我就知道有事。怎麼亦想不到爲這個。郭爺認便宜罷。拾了條命。誰教你嘴上沒有把門的呢。看你下回改不改」。掌櫃的打趣道「打我這兒說亦改不了。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難移。頂多避諱三天。三天以外又不是他啦」。砸鍋匠道「我打今日個忌話還不行麼」。一個道「忌話比忌飯還難。咱先別說這個。你只顧拉四隣。一會兒募安寺就得出人命。這是圖麼兒呢」。砸鍋匠道「這回可不能怨我啦。實在是王老昭說的。他說了不是一回啦。他說王二楞他媽媽。天天上人家王四爺家去。王四爺平常就愛找這類便宜柴禾。貓有個不叨魚的麼。王大娘這二年拾掇的亦嬌俏。送到嘴頭兒上還不吃麼」。掌櫃的道「聽見了沒有。不說不說。又說上啦。沒改地方兒就忘啦。掣着點兒罷。王二楞早晚饞不了你」。砸鍋匠道「這亦不是我說的。人家王老昭這麼說。我不過學學。這

有麼錯兒呢。又不是我給他造出來的」。掌櫃的哈着腰。拍拍大腿道「得啦。够一鍋啦。這用你造麼。說說就是人命千聯。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不說不說。比說的還利害。怎麼剛才王二楞不給你一刀呢」。砸鍋匠深悔失口。急忙打着嘴道「不說啦。不說啦。再說話把嘴縫上」。從此大家留神。聽信息。却不見王二楞有何舉動。都說他忘八摠驢子。有前勁沒後勁。有能耐跟砸鍋匠。沒能耐跟王老昭。却不知王二楞暗中體察乃母的行徑。以定行止。訪了些天。却訪不出甚麼來。這天忽然想起道「我好不明白。要打算把媽媽的字兒正過來。儘這麼陰着有麼用。還是大大地鬧一下子。比麼都強」。打定主意。這日早晨。仍袖着那把單刀。闖到募安寺來找王老昭。到時恰值王老昭在大殿上淨爐。聽得月台上有人罵街。拿着箸等。到門前探頭看時。却是王二楞。王老昭不知何事。問道「王洛二。你又跟誰過不去啦。有麼事看着我」。王二楞應聲地道「別裝渾蛋啦。不看着你還不來啦」。王老昭道「我沒得罪你呀。咱們這些年老街舊隣。馬杓不碰鍋沿。井水不犯河水。你又聽了誰的話啦。跑這兒拿我煞氣來」。王二楞道「你沒惹我。我能找你麼。麼話別說。出來。你二爺教訓教訓你」。王老昭知道他的秉性。作事莽撞。不敢向前。退到殿上。欲以不了了之。當不住王二楞懷恨已深。見他退回。搶了兩步。趕到門口。嚇得王老昭急把殿門閉上。任他叫罵。只是不理。這時廟裏廟外。早有許多人應聲而至。不知王老昭爲甚麼得罪了王二楞。一齊趕來勸解。王二楞拚命而來。如何聽勸。亦是合當有事。旁邊一扇隔扇。不會關嚴。被他無心遇上。只一脚。聽得門轉一響。隔扇喘開。一個箭

步。躍將進去。王老昭見了大喊「你們快來」。外邊衆人們何用他叫。早由後邊跟進去了。只見王二楞持刀直奔王老昭。急忙向前扯住衣裳。向王二楞道「這是幹麼兒。他這麼大年紀。沒嘲你沒惹你。拿刀動杖的這叫幹麼兒」。王二楞氣得眼花。一時認不出都是誰來。又怕王老昭走脫。擰身掙脫退了兩步。堵住衆人去路。用刀指着王老昭道「你們幾位聽透啦。你們說他沒嘲我沒惹我。我能無緣無故欺侮他麼。姓王的在這兒亦不是住了一輩兒。就是窮點兒。亦沒向誰求過財。借過當。亦沒把誰家孩子擄在井裏。怎麼着。楞給我媽媽誤造謠言……」。王老昭聽了方知王二楞拿刀來找的使命。忙道「王洛二。你別聽外人的話。那是給咱們攔對。你的脾氣不好。誰都知道。特爲的激你。鬧出笑話來。大夥看哈哈笑……」。說時向衆人道「你們快給勸勸。這是那兒事。爲麼鬧笑話兒給外人看呢」。衆人齊道「王洛二。別要毛包兒啦。回去罷。他們說教他們說去。真金不怕火煉。說還說了一塊去麼」。另一人道「兄弟你這工夫正走子午。甚麼亦不怕。王大娘亦不是那個人。上回我不是跟補鍋匠說麼。有的沒的。不能瞎嚷嚷。別說還沒有那麼回事。就有那麼回事。亦不能韭菜包子往外臭啊。這話對不對……」。王二楞陡的想起。那天補鍋匠在澡塘子裏暢談時。便有這人。立時怒氣爲之一振道「你不用說現成話兒。這工夫又說這個啦。那天在塘子裏說的是麼。今天說亮啦罷。你們今日個得給我說點兒麼兒。說不出一句來。全別走……」。隨道「王老昭。明人不做暗事。咱們素常沒過節兒。我亦不能屈怨你。這些日子我的耳朵都滿啦。都說是你傳說出去的。你不想法子洗脫洗脫。你出不了這間大殿」。

王老昭道「得啦。是了就是了。殺人不過頭點地。不是沒那麼回事麼。就算沒那麼回事。我不對啦還不行麼」。王二楞見他說話摸稜兩可。益發的怒不可當。近前一步道「王老昭。你不用弄這一套。我媽媽那兒亦不打算活着啦。今日個就是今日個。你們得把我媽媽的名兒正過來」。王老昭未及還言。一個不會講話的過來道「王二。這話不好說。話是一句空話。說出去還能拉的回來麼。昭爺亦是無心之錯。誰教他說出來了呢。這又不是實該實欠。人命千連。話語開了就完啦。我真張兒還行麼。得啦。走罷。老在這兒麻煩有麼用啊……」。說時便要將王二楞推開。放王老昭逃走。王二楞如何肯讓。偏是這人心實。只望含渾了事。平息這場風波。回頭向衆人道「走啊。完啦。完啦。咱把王洛二架走……」。便有兩三個人過來。想把王二楞推出去。王二楞大怒。叫道「嘿。你們這叫了事麼。不說出點兒麼兒完的了麼」。一人道「這有麼呢。說完了拉倒。真教我們給你媽媽旌表節孝麼。就是那個事。甚麼這個那個的。是了就是了。人家昭爺不是認了錯兒啦麼。好在都姓王。全不是外人。走啊」。王二楞聽到都姓王。一時誤會到王四爺身上。以爲他借此譏諷。一時按捺不住。掄刀往那人頭上便剝。那人見刀到來。將頭一偏。只望躲過。刀到處。却剝在肩頭之上。這刀鋒快。立時刻透棉襖。血水冒出來。大家見了。便是一陣大亂。齊叫道「王洛二。你要瘋啊。有在佛爺眼前頭砍人的麼。有話說話。這教幹麼兒。你打算砍了人。你媽媽的字兒就正過來了麼」。王二楞掣刀在手道「王二爺既把刀亮出來。就沒打算空回去。佛爺不佛爺的提不到話下。你們這羣東西。一個好小子沒有。全是一打一托

兒。歪着心眼兒的在這門口熬養我。今日備一個兒亦走不了。來罷。咱來個大鍋熬兒」。說時不分賢愚。掄刀亂砍。駭得王老昭。往佛座下便鑽。聽得殿上人聲吵雜。夾着呼痛的聲音。駭得伏做一團。閉着眼只念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這時王二楞兇神似的。逢人便砍。恰似虎入羊羣。無人敢擋。刀光閃爍。血水橫飛。一連被他砍倒了五六個人。其餘的奪門而出。到外邊喊人去了。王二楞砍得盡性。砍得手酸。四下裏望着時。走脫的不算。倒地的人。哮喘不止。只是不見王老昭。立住脚看時。但有血水四濺。滿地傷痕。血肉模糊。哀鳴匝地。不見王老昭踪影。心中納悶道「本想砍王老昭。爲自己出氣。替媽媽伸冤。不想一時莽撞。仇未報。氣未出。把旁人砍了這些。王老昭反倒毫髮未傷。逍遙事外。眼望着倒地的衆人。兀自發呆。却聽得有人叫道「王二楞走了麼」。王二楞反被駭了一跳。只道是佛祖見怪。口吐人言。細聽時。却是王老昭的聲音。一時忽生急智。提高嗓音道「王二楞走啦。快出來罷」。張眼四下裏望。聽得王老昭的聲音。像似由旁的屋裏發出來的道「……他上那兒去啦」。王二楞道「走遠啦趕人去啦。你要這麼着麼。只爲快樂快樂嘴。惹這麼大的禍。我們五六個人。全教他剝啦。還有倆不出聲兒的。大概斃死啦」。聽得王老昭道「你們別說這個呀。沒影兒咱能忘造麼。一定有點兒邊兒。不要緊。咱跟他打官司。到了堂上。我給他媽媽指出人兒來」。王二楞學着旁人的口吻道「這麼大年紀。別缺啦。快出來報案去罷。一會兒燒香的來啦。這是麼樣子」。王老昭聽得王二楞已去。料無兇險。由佛座下爬出。向外望時。不見有人。却不料王二楞早閃佛座之前。只見

他匍匐而出。滿身灰土。一臉塵垢。爬起來。拍拍身上的土道「駭壞了我啦。要不是太仙爺們保佑。今天有死無……」。王二楞一個箭步竄將過去。一把抓住衣領道「王老昭。你把我媽媽孤老兒指出來。沒你的事」。王老昭出其不意。夢想不到王二楞使個喚虎出洞的詭計。駭得兩腿一軟。跪將下去。叫道「王二爺。咱不過玄虛。實在沒有那麼回事。那是別人造的謠言。要說王大娘。咳。王大奶奶可够板。這麼些年沒有不說她古板正傳的。這是……」。王二楞拿刀往他腮上一拍道「別你媽的一口出一口進啦。我全聽見啦……」。說時指着地上倒着受傷的道「……看見了麼。這些人爲你挨了刀。你圈圈的了麼」。王老昭一味哀求。王二楞如何肯聽。連在他背後剝了幾刀。頓時化作血人。王老昭像豬般的怪叫起來。王二楞砍得盡性。方才住手。頓時想起。已經有人走脫。少時必然邀人前來報仇。轉身閃出佛殿。這時殿外的人何止百八十個。忽見王二楞遍身血污。由裏面出來。駭得往三下裏逃散。王二楞看了看。僧俗有皆有。叫道「衆位街坊隣居。咱們無冤無仇。我找的是王老昭。別人一個兒亦不能望誤……」。用刀指着佛殿下道「……他們既向着王老昭。跟我動手兒。講不起。亦得沾點兒泥水兒。會說的不如會聽的。他說我媽媽有錯兒。又指不出人兒來。就須我剝他。這亦不能算完。剝死人我償命。打到那兒去亦得把我媽媽洗清了。衆位。放心罷。我亦走不了。顯不了。我在家裏候着。有不作麼的。上我家裏找我去。我全擎着……」。說罷大踏步走出廟外。王二楞走後。大家紛紛議論。有的道「人急造反。狗急跳牆。這可是擠出來的……」。有的道「別說啦。要不是砸鍋匠滿世界瞎嚷嚷。怎

麼會傳到他耳朵裏。亦沒像王老昭。管這個幹麼兒。各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她好她帶着。她不好碍不着咱們相干。這是怎麼說的。」。其中一個老先生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金人之所以三緘其口也。我不是說麼。聖人的話。沒有說錯的。這話亦說回來啦。空谷傳聲。虛堂習聽。這話不能無因而至。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王二楞沒念過書。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聖人涵養工夫。是人生第一妙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旁邊一個人道「先生別背書啦。背一車子書。王老昭亦活不了啦。咱找大師夫。快想法子罷」。人叢中。閃出一個老和尚來。合十向衆道「衆位施主。多受驚啦。這亦是王老昭自造惡因。方得惡果。素常我總說他。佛前的海燈。總得添油。香爐一天一淨。地亦得長掃。他老偷懶兒。老說老不聽。高低出了這場大禍……」。那人道「大師夫。別說這個啦。再不攔你。該念大悲咒啦。你們這倒好。一位背四書。一位講因果。殿上這些人怎麼辦哪。看看倒底兒死了幾口子。該找地方的找地方。該報官的報官」。和尚被他提醒。立時找幾個大膽的。到佛殿上張看。只見受傷的東倒西斜。人叢中王老昭大哭不已。大家察看。一共砍倒七個人。却不會有一個死的。先將受傷的搭出來。放在個暖和屋裏倒下。一面找外科先生診治。有好事的。不知由甚麼地方拿出來許多七釐散刀瘡藥。先把七釐散給受傷的人灌下去。然後敷上刀瘡藥。正自忙亂。忽聽外邊一陣大亂。齊喊「走了麼走了麼」。衆人出去看時。只見許多持鎗執棒的人捲來。却是本地的混混兒們。到來先找當

家的老和尚。問道：「王二楞那兒去啦？」老和尚道：「這可問住了我啦。王二楞砍完人就跑啦。這工夫還不出了北營門麼。頂近亦得投奔北倉。宜興埠……」其中一個道：「當家的。這就不對。開了這麼大亂子。你會把他放跑啦。回來官面兒一驗屍。誰跟着打官司呀？」老和尚道：「衆位。這個現成話兒誰都會說。別說沒死人。就讓斃死幾個。我們亦管不了。王二楞兇神附體。一把刀在手上亂幌。誰敢上跟前兒去呀。勸架的就斃了六個。誰能找死麼。我們出家人亦沒有那麼大膽子。他在殿上造反。連看都不敢看。還敢攔他。那就不用打算活着啦。你們幾位早來幾步兒還可以。這工夫埋怨我。不晚了麼。那人被老和尚問得無言答對。只得向同來的道：「走。咱上他家裏瞧瞧去。看他走了沒有」衆人齊稱有理。一窩蜂裏出了山門。却見迎面一羣人跑來。長鎗大刀。耀耀閃閃。這些人。只得立住脚。等候衆人到來。看個究竟。少時一羣人趕到。認出是刷紙廟的人。爲首的正是王二楞。募安寺的人便知他搬來救應。一聲令下。兩下裏齊搶到一處。無暇分辯曲直。只顧亂打。正打得不可開交。猛聽得有人喊道：「打不的。打不的。全是一條邊兒。爲麼自個兒跟自個兒呢。這是怎麼說的……」喊叫聲中。一人抗着一桿大鐵刀。攙入人羣。將大刀大橫。掄一個面花兒。將兩造的人隔在當中。王二楞一千人打得正兇。忽然有人闖來。用大刀中間隔住。大家看時。認得是落馬湖的寨主張四。因爲當年打羣架。被人用蠟桿子挑瞎一隻眼。大家稱他做獨眼龍兒張四。這人乃是當年落馬湖首創人物。那年正是同治七年。黃河發水。被難的災民。逃來天津。無處安插。落馬湖空地露宿。有些賣男鬻女的。張四忽然想起一個主

意。他見西門雁市有七家土娼。都是賣門子的。他想難民中不少婦女。何不將她買過來。仿照雁市的制度。開幾家土娼密。當下集合幾個同志。一半買。一半勸。因陋就簡。蓋了幾十處窩舖。便着災民婦女每人一間。賣起門子來。他却作了烟花寨主。從中取利。事被當地該管河北汎察知。派人來抓。張四見風不順。逃奔外鄉。去了些時。後來聽得人說。落馬湖的土娼恢復了。他又返回天津。仍在落馬湖設立鍋夥。統領烟花事宜。這次聽得傳說。「王二楞在募安寺剝了十幾個人。刷紙廟的混混幫着王二楞。跟募安寺的人打上啦」。張四聽了。認爲是自殘同類。跑到募安寺前察看。到時大戰方酣。無法制止。一時情急智生。抄起一把練武的閻王刀。攪入人羣。隔開羣架。兩下裏都和他有交情。齊道「張四爸。你這是幹麼兒。我們沒個完。河北汎來了亦了不了」。張四道「這話不對。人不親。土還親啦。你們只顧瞎鬧。教上下兩角的人們看着笑掉大牙啦。……王洛二。你先說說。爲麼剝了十幾個人」。王二楞挺身出來道「四爸。這場事不好辦。他們給我媽媽安黑玷子。我在這門口兒住不了啦。今天不弄死幾個。出不了這口氣」。張四挂着大刀。一歪腦袋道「這話我倒聽見啦。實事本有。實事本無。你這小子。就是這麼渾濁猛浪。這亦不是打架的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殺十個宰八個。你媽媽就是好人啦麼。還得說真個的……」。隨向兩造裏道「咱們都是一條邊兒啊。爲麼給外人開笑話兒看呢。衆位。能賞給我面子不能。能够給我的全臉。咱全把傢伙擱了。跟我上廟裏說去。了的了往下了。不能了。事有事在。兩下裏我全不向着。有一頭不願意的。那是跟我姓張的啦」。兩下裏

碍着張四的面子。不便違拗。只得權罷干戈。共議善後。大家到在廟中。和尚已經派人把醫生請來。看了看。傷勢雖重。却不碍命。和尚問受傷的人們。是否想打官司。抑或候着有人出頭了結。受傷的除却王老昭一言不發。無法應對。其餘的多半承認王二楞一時羞憤所致。平日毫無嫌隙。何必把事鬧大。因而多一半不肯打官司。雖有一兩個人意見不合。却不中用。大家正在商量。却聽見外邊打起來。受傷的人們知道事已擴大。不是三言五語所能完的。便向老和尚說明。儘先醫傷。聽候外邊的結果。這時及至張四將架勸止。到在廟中。先向受傷者問慰一番。然後到老和尚屋裏。共議善後。王二楞先把肇事原因說明。張四腦袋畫着圈子道「這亦有之的。王老昭挨到不冤。別人吃罽誤可不值。王洛二呢。素來脾氣就不好。這回更難怪啦。攔着誰亦得急。這不是事由兒到了這個場中了麼。王洛二亦得認個錯兒。受傷的人歸他治。我呢。亦不能空口說白話。花了多少錢都是我們兩人的。你們兩造裏。打今日起。重新打鼓另開張。只當沒有這場事。該着怎麼好厚。還得怎麼好厚。千萬別存着一點兒心黑兒」。衆人都說「既是四爺出來。天大的事亦算完啦。就是王老昭這一段兒不好了」。張四道「那就別提啦。一言出口。駟馬難追。染布匠沒有倒白布的。說完了不算。只當是放屁啦……」。王二楞立起來道「不行。不是我小子難纏。這可跟打架不同。那怕出了人命。說完就完。光棍調麼。惟獨王老昭給我媽媽造的這個謠言。不洗刷出來往後我在這門口兒抬不起頭來。我能够爲這個搬家麼。再說這門口兒住了不是一輩兒半輩兒。好麼。教人家三言兩語把我們娘兒兩說的離了地兒。這個跟頭我可裁

不起」。張四道「這不是難題目。沒有自是沒有。這邊能四門撒告白條兒麼」。王二楞道「那亦不用。四門撒告白條兒。還有個不識字的啦。誰能够在十字路口兒上。見一個告訴一個去麼」。張四眇着一目。兩手拍着大腿道「這可難辦。又得把事兒辦完啦。又得把字兒更過來。這是空口無憑的事。這可怎麼辦呢」。王二楞道「我倒有個法子。你老給煩出一位露頭露臉兒的人來。出頭替我把這件事聲說出來。咱就算完」。張四道「這倒是道兒。咱這麼辦罷。我給你請出一個人來。準保給你媽媽的字兒正過來」。王二楞問「這個人可得人物字號……」。張四道「準保這位爺鼓樓底臨脚。四門亂顛……」。說時疊兩個手指說出來一人名姓。這一人來有分教。

浮雲吹散露出滿天星斗

黃河澄清顯得水底龍蛟。

若問這人是誰。怎樣消弭這場奇禍。請看下回便了。

第十一回

借事生風季小塘欺心激寡婦
消災弭患穆西樓仗義釋群疑

張四爲替王二楞的母親恢復名譽便向王二楞道「提起此人振振有名。我打算給你請穆大爺去。只要大爺出來。麼事都好辦啦」。王二楞道「對。穆大爺是咱們天津衛的福神。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他老的話。沒個不聽的。你老多維力罷」。張四見事已平定。便令兩造裏。各帶各的人散去。然後陪着王二楞出了募安寺。着他回家候信。自己回落馬湖。走在半路上。却遇見一幫。幫地人。都是聽得王二楞

和人套事。前來帮打的。張四攔住說明了結的經過。衆人方得回去。但是募安寺的人。和刷紙廟的人。從此有了芥蒂。凡是一切公益的事。如水會民更之類。以三條石爲界。兩下裏有事。誰都不肯越界。這便是王老昭幾句話釀成的。季小塘聽得王二楞在募安寺剝人。刷紙廟的混混。帶人套事。認爲有機可乘。親自到刷紙廟。探聽信息。到在河邊候渡之際。見隔岸許多人紛紛走動。暗想這回熱鬧兒可看上啦。恨不得立時飛過河去。看了看。那對岸只來了一兩個人渡河。那撐擺渡的。不能因爲一兩個制錢。費一回力氣。只望岸上喊叫。叫了幾聲。不見人來。小塘忍不住舉手道「快擺過來罷。這邊兒人多……」。說罷回頭望望。岸邊只有自己。不由失笑道「我的眼亦不管事啦。一個人兒楞說好些人」。只得改口道「別等啦。我多給幾個錢還不行麼」。叫了幾聲。船上想是不會聽見。臉向北只往岸上叫。這次跑來了五七個人。見船上人不多。反倒收住脚。鵝行鴨步的走到船上。撐擺渡的方才支篙。少時船撐來。船上一人。認得小塘。叫道「季爺過河麼。募安寺有熱鬧兒。王二楞剝死好幾個。刷紙廟剛才齊人。上募安寺幫王二楞去啦。這回可比那回都熱鬧。這工夫頂少亦得出幾條人命」。小塘無暇細聽。急忙跑到渡船上。看了看。把自己算上。一共才一個人。那撐擺渡照樣向南岸上空喊着道「快走一步兒」。小塘回頭望望。一個人沒有。忍不住的「快撐罷」。撐擺渡的道「別忙啊。一個人兒怎麼擺。再等倆够一晌啊」。小塘道「別等啦。快擺罷。你嫌不上算。我給你包出來還不行麼」。撐擺渡的有些不相信。伸着脖子。向岸張望。小塘罵道「今日個亦怪。一個過河的沒有。這不是跟我打對

襜麼……這早晚兒亦不凍河。要凍河亦省了受你的制啦」。撐擺渡的道「還沒進九就凍河麼。你老要忙。咱就撐」。空說着。却不動篙。小塘只得由口袋裏摸出五六個制錢。丟在船板上道「相好的。快撐罷。我全包出來啦」。擺渡的應聲道「這是怎麼說的。我覺着你老性急。那回過河都催。要知道真有急事早就撐啦……」。說時俯身拾起錢來。擲在竹筒子裏。笑道「我愛財啦」。將篙抬起。方撐出一兩丈遠。由一個巷子裏跑出十幾個人來。叫道「別撐。跟過去」撐擺渡的見了。將篙往水裏一柱。身子向後一坐。那船又擋了岸。小塘想攔。已來不及了。心中後悔。暗道「這羣人早來一步兒。我省一二十錢。錢已經擲在竹筒子裏。怎麼往外掏……」。忽然想起道。「有啦。他們給的錢。我不會要回來麼」。船已撐開到在河心。撐擺渡的叫道「河錢」小塘方要張口。只聽後艙上有一人喊道「你們別掏啦。我全給啦。咱們是十一個人。我給十二當」。小塘邁步向那人便湊。想着由那人手裏把錢接過來。猛聽得嘩的一聲。那人叫道「管船兒的。錢擲在筒子裏頭啦」。小塘暗自諷脚道「完了。這錢算回不來啦」。船到北岸。大家離船登陸。一羣人道「這遍架打起來可熱鬧啊。我剛聽見信兒就找你們去啦」。這工夫還須趕的上。小塘看了看。一個也不認識。知道沒有插嘴的地方。想着先到刷紙廟探聽信息。走出不到二十步。只見兩三個人。由斜刺裏跑來。見了來人招呼道「你們幾位這是上那兒去」。一個道「聽說王二楞跟人套事。我們瞧瞧去」。來人道「要那麼着先請回罷。張四爸給了啦。刺的人張四爸亦攬起來啦」。幾個人便止住脚。互相望道「要那麼咱先回去」衆人未及還言。來人又道。「請回罷。候信兒再

說。張四爸說啦。不論那方親友來了。一律攆駕。現在請出穆大爺給了啦」。幾個人說「穆大爺出來。就算完啦。咱們回去罷」。說時撥頭往南仍到岸邊渡河。小塘暗道一聲倒霉。這回又壞在他身上啦。怎麼老是他露臉兒呢。想罷咬牙臨腳。仍回候家後去了。次日張四到竹竿巷茶店口來找穆西樓說明原委。請他出頭。替王二楞轉臉。穆西樓思索一陣道。「這事可不好辦。事由兒有沒有先別論。儘問你教我怎麼給他媽媽洗刷呢。這又不是毀壞了東西。能够收拾。那怕蓋所兒房子。都好辦。這是空口無憑的事。當初說的亦是一句空談。話是人家傳說出去的。教我怎麼搶回來呀」。張四道「這件事連我不摸根。誰知道是怎麼回事。反正我這麼應下來的。你老就這麼辦。不是給他媽媽洗刷麼。咱就洗刷」。穆西樓道「照你是麼說。還管個麼勁兒呢」。張四忙收口道「不是。我可是在那方。離着大老遠的。咱又幹着玩藝兒。一天到晚。沒有一點兒工夫。自個兒的事由兒還顧不過來。誰有工夫管這些閒話淡舌呀。這話又說回來啦。誰不真急。亦不動刀。眼睜的大夥兒楞給瞎曬。麼。依我看。老王家亦不是那個人。當年打苦處過過。如今晚兒苦裏熬甜。有了準飯。穿兩件乾淨衣裳。別人就炸了眼啦。她再窮人乍富。出來一臭美。大夥兒還不胡亂猜麼。大爺。你老望安。準不能給你老搶臉」。穆西樓原是好事。只爲排難解紛。闖得聲名昭著。遠近欽佩。不論麼事。自己一出頭。沒有不能辦的。當下滿口應允。着張四先和王二楞見個面。商議用甚麼法子正名譽。張四辭別西樓。出得茶葉店。一路到在募安寺前來找王二楞。到時却見院中擠滿了人。有些男女聲音。大哭大叫。張四暗自吃疑道「不是了平

復啦麼。怎麼又出了事啦呢」。一路喊叫着。「借光借光」擠進人羣望時。却見王二楞的母親。披頭撒髮。坐在地上。兩手拍着地大哭起來。聽她喊着。「我的親人哪……。你死啦全不管哪……。教我這黑鍋呀。我可活不了啦。我多早看見你呀」。王二楞立在一旁。只顧跳腳瞎嚷。一般勇女。分圍解勸。王二楞一眼看見張四。叫道「四爸。你老別了啦。我們的事又起來啦」。張四道「這話又不對啦。我剛打竹竿巷兒來。好容易把人家穆大爺說好啦。跟你想定日子辦事。怎麼又出事啦呢。走。咱上屋裏說去」。隨向解勸的人們道「你們幾位先把王奶奶架到屋裏去。我跟老二說句話……」。說時把王二楞拉到屋中。盤問二次肇事的原因。那日王二楞由募安寺回來。到在家中。先把聚賭人們遣散。立時刷紙廟約人。只望這場架。打得天翻地覆。落花流水。好爲乃母出氣。不想被張四勸阻。將兩邊的人隔開。王二楞碍着面皮。只得忍一肚皮氣。權時罷兵約來的人。領到家中款待一番。聽得張四的下文。王二楞的母親陳氏。見他領來許多人。便知又是打羣架的事。王二楞正沒好氣了。見他母親來問。正觸所懷。滿腔怨恨。無法發洩。便向他母親道「別問。問到耳朵裏都是病。你當是打架爲我呀。我才不願意打架啦」。陳氏道。「打架亦沒有這麼兇的。碰了七八個人。還不完。邀人打羣架。你想怎麼着。孩子。我打起小兒熬的你這麼大。可不易呀。老來老來地。倒受你的啦。我勸你爲你好。我能寵着你殺七人宰八個的去麼。殺人的償命。欠債的還錢。你只願要糊塗腔。先死的容易後死的難。咱這工夫好容易吃碗飽飯。你就無事生非去。你要有個好歹兒。我老婆子怎麼辦哪」。王二楞

道「我說別問。你就別問。我這麼大個子。麼不懂的。還用你勸。這工夫麼話亦別說。雪裏埋孩兒。早晚現的出來」。陳氏見他一味葫蘆提。不肯說出。不知有甚麼難題。只顧勸他忍一口。看在飯上。王二楞跳脚道「我不看。在飯上。還不攔局啦。一天到晚。腦袋上頂着徒罪。甚麼鷄毛蒜皮。都得應酬着。你不容易。我容易麼。還不定爲誰呢。咱們打牙往肚子裏嚥。說出來沒意思」。陳氏不知就裏。只是向他問長問短。急得王二楞只有跳脚。却說不出究竟來。王二楞主張。在這事不辦妥當以先。決不恢復賭局。陳氏只看眼前的利益。攪撥二楞找人湊賭。氣得二楞道。得啦。命運不知道有沒有啦。還顧的打頭兒。別管我的事。反正不是爲我」。陳氏道「不爲你。還爲我麼」。二楞道「那亦不一定。咱這麼說。這工夫你全別問。到了時候兒咱再大佛升殿。這工夫說出來全不好看。你就糊塗忽兒罷。不定怎麼回事啦」。陳氏幾次撞釘子。不敢再問了。只有暗中思索而已。這日早晨。王二楞被人找出辦事去了。走了不大工夫。外邊有人找。叫了兩聲。陳氏出來。見是個不認識的胖子。便道「沒在家。那兒找。王二出去啦。有麼話兒留下罷」。那人道「亦沒麼事。我找他告訴個信兒」。陳氏見二楞這兩日直眉立眼。神不守舍。料得必有逆事。便道「他出去啦。有話告訴我不行麼。我是他媽媽」。那人道「好。王大奶奶麼。久仰久仰。我跟王洛二有交情。剛才聽見一點兒話兒。老得告訴他」。陳氏道「有話屋裏說罷」。便把那人讓到房中。斟茶款待。那人喝着茶道「論來咱們是多年的交情。當初他爹在着。我們就有個不錯。這二年老沒來。咱是沒坐下過。聽說他跟人家套事。我來勸勸他……」。陳氏先念

聲佛道「可好。你老就是我們家的福神。你老看。山打那天廟裏鬧了事。天天來人說。拍不知說的是麼。老勸不過他來。夜裏個聽說邀出茶葉舖東家來。給他了這回事。他們說話都背着我。亦不知道都是麼事。來來就晒々々。我又說不進話去。不能插嘴。你老出頭亦好。不論吃多大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過安生日子還有個不好的麼」。那人家「我亦是這麼想。今日個聽說莊又打算不了啦。故此我到你老府上見見他。有麼大不了的。我全兜起來還不行麼……」。陳氏站起來下一拜道「我先謝謝你老。照這麼鬧常了。我們可過不的啦。你老瞧。局亦散啦。一天到晚瞎嚷嚷。亦不是那一段兒……」。那人道「嘔。敢情你老不知道啊。既是那麼着。回來他來了再說罷。所當是你老知道啦。這就是啊……」。說時。眼望房頂子出神。現出踟躕之狀。陳氏忍不住道「你老既跟他有交情。更不是外人啦。你老又知道這回事。告訴我亦明白明白不行。省得教我天天納悶兒不好麼」。那人道「告訴你老沒麼說的。實事本有。實事本無。（按此二句天津人土話。想是。實事本有。虛事本無之訛）。我不是說麼。說的說。聽的聽。儘聽啦啦咕叫喚還有完哪。說也說不下一塊去。他好他帶着。咱好咱帶着。各人過各人的日子。誰亦碍不着誰。偏有這一等人。沒事瞎造妖魔。這話兒到那兒這話兒到這兒。有麼好處呢。倒惹好些是非。自個兒落不着一點兒好處。對出來兩頭兒不够人兒。這是圖麼兒呢。我就恨這類人。忒不是好忘八蛋啦」。陳氏道「可不是麼。王洛二亦不是那兒聽來的閒話。剝完了人。還邀人打羣架。我攔攔他。就跟我來啦。你老既是爲好來的。求你老多作德罷。見着他千萬給勸勸。架不是

好打的。打死人得償命。教人家打啦。咱家就是一個兒。我打起小兒守了他這麼大。我將來指着誰呢」。那人道「這就莫怪啦。敢情你老不知道王洛二爲麼打架呀。你老要知道。你老亦就不攔啦」。陳氏道「我問問你老。王洛二到底兒這是爲麼呢」。那人道「你老別聽我這麼說。你老問到我跟前。我亦是不能說。好麼。將來對出來。誰亦不饒我」。陳氏見他半吞半吐。便知道事多半由自己而起。慨然道「這話不對。你老既是跟他爹有交情。跟他亦不錯。兩輩兒的交情。還有麼說的嗎。你老說呢。我絕不倒個兒」。那人遲疑些時。方道「論起來。這話亦是無影之談。不是募安寺有個香火道王老昭……」。陳氏道「不錯呀。我們全是熟人哪。他怎麼樣呢」。那人道「他亦是吃飽了撐的。楞造謠言。他在外頭給你造了好些個不好聽的話。我可不能學說。還有個不識數兒的老郭外號兒叫確鍋匠。他在外頭敲了小羅兒啦……」。陳氏聽到這裏氣往上一撞道「嘔。敢情是這老郭茶呀。怪不的啦。我一攔他。就跟我拗頭木耳的。鬧了半天。爲的是我呀。那人道「你老千萬別往心裏去。這亦不過一句空談。不能算事。王二兄弟脾氣暴。沉不住氣。我不是說麼。不論麼事都是一樣。不怕沒好事就怕沒好人。一句話沒德。就能惹出天大的事來。要不怎麼說話得留神呢。知道那句話說走了嘴。惹出禍來」。陳氏聽他所說的話。都和自己矛盾着。只好信口答音而已。隨問道「你老找王洛二有麼事呢」。那人道「亦沒麼事。我聽說他又上別處邀人。還要打架。我說這可不對。不是獨眼龍張四爺請出人來啦麼。他只顧管邀人。不又得壞事麼。我來勸他。爲的是教他沉住氣。先聽獨眼兒龍張四爺的。他辦不好。我再接

着」。陳氏只好又道：「回謝。那人立起來道：『我亦走啦。有麼事教他找我去。我們過的多』」。陳氏問道：「你老住在那兒。我好告訴他……」。可是我亦忘了。問你老貴姓啦」。那人被問反不好回答。踟躕些時。方才嚙嚙着吸一口道：「我麼。好說你老家住侯……」。你老知道鹽道鼓樓後有個姓侯的。那是我們本家。我亦姓侯。家住季家大院。王二兄弟回來。一說就知道啦」。陳氏千恩萬謝的將他送走了。不大工夫。王二楞回來。陳氏自那人走後。險些氣破肚皮。看見兒子回來。便問他這回套事爲的是甚麼。王二楞道：「我不是說別問麼。怎麼又問呢」。陳氏忍不住道：「我還不問。這是麼事。我再不問。人家更得給我賣報兒去啦。王洛二。你要是你爸爸的兒子。今天給我指出人兒來。我死在他家去。好麼。咱這個娘兒們。打二十來歲兒守節。頂着半拉大爺們兒。年輕時候稍爲一活動心眼。小子你早抬不起頭來啦。這工夫給奶奶造這個。晚啦。王洛二。你說。倒底是誰。看着媽媽有能耐拚沒能耐拚」。王二楞滿腔急火無處發洩。聽見他娘翻出陳賬。忍不住跳起來道：「得啦。够一鍋的啦。好容易人家給了啦。你跟着攪合。不更糟啦麼」。陳氏聽了。益發的大怒。拉住王二楞。定要他指出人兒來。王二楞沒好氣子。跳着腳兒道：「別忙。早晚獻的出來。我這是顧着臉面。既有人出頭。不論怎麼樣。遮蓋下去。揭過這一篇兒來就完啦。你這亦不是那兒聽來的。反到跟我來啦。我沒說過麼。這回事全不爲我。這可是擠的我。事亦不了啦。咱們即着破盆兒擲罷」。陳氏道：「對。我這才明白。莫怪的一問你就說半截子話啦。敢情不爲你。倒是爲我。好。你亦別爲我。我這麼大年紀怕麼兒的。我跟他們拚

啦。你說出是誰來罷」。王二楞道「別說啦。有沒有你自個兒知道。還用我說麼」。陳氏氣衝天靈蓋。拍着炕沿道「好小子。你亦說這個。好好。媽媽一定有了不三不四的嘍。走。你領我走。只要你指出人來。我就死給他……」。說時立起。拉住王二楞。往外便闖。母子二人。只顧吵鬧。早驚動一般隣居。前來勸解。圍着陳氏。不令出大門。陳氏氣得坐在地上大哭。王二楞却在一旁嘯跳喊叫。正鬧得不可開交。張四來了。先着人把陳氏勸到屋中。然後將王二楞扯到另一間屋裏。問他母子爲何吵架。王二楞道「我可是睜兒不知轉。我知道誰說的。今日個早晨出去辦點事兒。剛一回來就鬧起來啦」。張四道「你們老娘怎麼知道的呢。不是說不教她知道麼」。王二楞道「這我更不知道啦。誰知道她怎麼知道的。我亦沒說。又沒有別人來。局上早不要啦。我怕的是人多嘴雜。故此才把局扣啦。想不到又來了這麼一手兒。四爸。你老亦別費心啦。我跟他們拚啦」。張四道「不對。事由是一點兒沒有啦。我得問問。誰把話透出來的」。王二楞道「這還用問麼。不論誰透過去的。反正是瞞不住啦」。張四道「這話不對。你別管行不行。我給你辦。我要辦不出個水落石出來。我不姓張……」。說時去問陳氏。此話由何而起。這時陳氏被幾個能言的婦女。勸得早已止哭。手中拿着條濕手巾。兀自擦着眼鼻。見張四走來。欠身道「四爸。你老別費心啦。王洛二不會辦事。別別人幹麼兒。媽媽不是給他抹臉啦麼。教他把我一罰。一天雲滿散啦。他的字兒亦正過來啦。亦壓住衆人的口風啦」。張四搖着頭道「不對。不對。你老要是尋無常的話。還用我們出頭幹麼兒。有我們在場。要教你老有一點兒不順氣兒。那算我

們不地道。我可有句話說在頭裏。你老別聽外人的話。只要是跟王洛二真相好的。老得給瞞着。不能上你老這兒說是非來。王洛二不是說麼。早晨起來。一點兒說的沒有。出去這麼會兒工夫。就岔了音啦。一定有人跟你老說了麼啦。你老告述我。誰說的。我們就明白啦」。陳氏初時不肯說。後來張四再三開導追問。方才說出。王二楞走。有人來送信。說出來的。張四便是一楞。暗道「好容易辦出眉目來。這是誰來撮合呢」。便問陳氏這人是誰。陳氏道「我也是頭末兒見過。他跟王洛二他爹都有交情。跟王洛二亦不錯。姓李。呵。不是。住在季家大院。姓侯。我亦忘了問他叫麼啦。他說一問王洛二就知道」。張四不知是誰。忙把王洛二楞喊過來。問他有沒有季家大院姓侯的朋友。王二楞思想多時。想不起有這麼個人。張四亦道「沒聽說季家大院有姓侯。鹽道樓後倒有姓侯的……」。陳氏道「對啦。他說跟鹽道樓後侯家是他本家」。王二楞道「這又不對啦。我是天津衛的地理圖。誰家鍋台炕在那兒都知道。鹽道樓後姓侯的。跟誰亦不是本家。那兒去出了季家大院一枝兒呢」。二人思索半晌。想不起甚麼人來。陳氏道「他說跟你爹都有交情。跟你亦不錯……」。張四道「這更不對啦。既有交情就不當倒登是非。他那是向着你們。這是添堵來啦。你想想。有這麼個姓侯的麼」。王二楞道「說麼亦想不起這個人來……」。問陳氏道「這個姓侯的長的麼樣兒」。陳氏道「個兒可不小。四十來歲兒。胖的像河漂子賽的說話還有點兒喘。我問他姓麼。他先說姓季。後來又說住在季家大院姓侯……」。張四一拍大腿道「有邊兒啦。四十多歲兒。大肚子腆着。對不對」。陳氏道「對啦。好大肚子啦。像够月兒的一

樣。要是娘兒們。準得添一對兒」。張四向王二楞道：「你琢磨出來了沒有。這小子準是他媽季小塘。不錯。一定是他啦。這小子專會激事搆對兒。他這回找你。一定是說麼是非來啦。看你不在家。不能白來。跟你們老娘道出這話來。王大媽奶。你老別上心裏去。我們不是都辦好了麼。不出三天。穆大爺就出頭。關上關下。連河那邊兒都得到。我把法子亦想出來啦。你老淨擎好兒罷」。陳氏餘怒未息。尙要王二楞說出她跟誰有首尾來。王二楞且不還言。只顧出神兒。少時向張四道：「四爸。你老先別管啦。我們事有事在……」。說罷往外便走。張四喊道：「王洛二。你先別走。我還是話說啦……」。隨即趕出來。王二楞頭也不回。往外便闖。張四一路追趕。見他直奔刷紙廟去了。張四便知王二楞要齊人去找季小塘。暗想這事不能勸。不給他個利害亦不行。想罷收住脚步。轉身到落馬湖聚人。準備過河幫王二楞去了。王二楞到在刷紙廟鍋夥裏。言說季小塘挑撥是非。勾起家務。衆人之中有一個道：「這就莫怪啦。那天張四爸派我在河沿兒上攔人。我看見季小塘過河。聽見不打。他又回去啦。我就納悶兒。他不是肯出力的人。怎麼亦過來呢。我當是王二哥人緣兒大。驚動他來啦。這我才明白。他還不定上那兒搬弄是非去啦。聽見張四爸給了啦。他一看沒有戲唱啦。不回去等麼兒呢」。王二楞道：「這小子我沒得罪過他呀。這是麼兒呢。衆位既捧我捧到底兒。那位辛苦一趟。跟我找他去」。只一聲。便有十幾個人應聲而起。各持鎗刀道：「二哥咱走」。這羣人。自從王二楞和募安寺套事。每日却由王二楞供給吃喝。聽見打架。不亞如得了將軍令。無不爭先恐後。跟隨王二楞離刷紙廟兒擺渡過河。

找季小塘打架。季小塘那日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兀自思量。「我要不把這場架二次勾起來。我不姓季。不能老教姓穆的露臉。說麼不能教他辦圓啦。思索兩日。想不出道理來。這日被他想起。何不到他門口探望。窺得王二楞出去。假做送信。乘機向乃母陳氏挑撥。所幸小塘不知道大家公認陳氏和左近財主王四爺有染。當時不會說明。倘被陳氏知道。不待王二楞回來。早到王宅拚命去了。這時季小塘回到候家後。半路上覺得腹內發空。想起今天忘了吃早點。想到盧起泰這裏吃麪茶。半路上買了兩個新炸的油炸膾。來至盧起泰門口叫道「盧爺。麪茶還有麼」起泰見是小塘。忙道「季爺麼。晚啦。還有點鍋底兒。燒餅果子倒新鮮。剛送來的」。小塘舉着炸膾道「這才是新炸的啦。你老給盛六當的罷」說時走上台階。進了過道。喘吁吁的方要向板凳上坐。起泰攔住道「別忙。我給拿杌子去。這几子還禁的住你麼」。隨到裏邊搬一杌子來。着他坐下道「先等回兒。有點冷啦」。由院裏拿來兩塊炭。撒下鍋來撥了一撥。火盆裏尙有幾星火。將炭續上。坐上鍋。拿一個竹筒子低身由底下吹火。小塘着實餓了。伸手在篋籠裏揀了半晌。揀出兩個新鮮燒餅來道「盧爺。我拿倆燒餅啦」。起泰立起來道「吃罷。還明一下子幹麼兒。鍋裏一會兒就熱」。小塘吃着燒餅炸膾。和起泰閒談。不過是些閒是閒非。起泰只顧虛應着。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可是季爺……。丁家小班兒的事。怎麼了的。我怎麼沒聽下文呢」。小塘被問。觸起滿腹牢騷來道「得啦。別提啦。世上沒有好人走的道兒。亦沒有丁三那麼渾蛋的。咱一看就知道那頭兒明擺着欺侮人。怎麼着。楞打館子把探花三兒搶走。攔着誰亦不能饒這

個。他偏吃的下去。不錯。我給他的刀。教他上金華園找胡老去。亦不知怎麼鬧的。教人家那頭兒知道啦。反把我現出來。我不是說麼……」說時身向門外探了探頭道……咱門口兒鐵四老爺就不對……

……」咬了兩口燒餅一口炸膾。仍坐下道……看看。麵茶熱了沒有」。起泰道「得啦」。拿一只盃在木桶裏涮了。用湯布抹乾。盛了一盃麵茶。撒着芝麻鹽道「別提啦。鐵四老爺的事。還有個說頭兒。那回不是大花子捏小兒。硬搯臉頸兒」。小塘接過麵茶喝了兩口嚼着炸膾道……對呀。一來有老楊家跟他哼哼。二來胡老也許了過兒啦。世上的人無利不早起。沒有便宜誰也不管閒事。就拿上回丁三的事說罷。胡老不許給鐵四老爺的過兒。鐵四老爺能够捏着一個向着一個麼。誰像我。儼子。放倆不相與。相與一個。咱給丁三出主意爲他好。反把咱賣啦。你老沒看見胡老的小子胡十上我家罵街麼。

幸虧你老勸走啦。要不然還不……我家門樓子……好。麵茶完啦。再盛一盃罷。六當麵茶倒費你老三當炭。誰賺誰的呀」。起泰接過盃來盛着麵牀道。「儘管吃。六當管飽還不行麼。咱這全是賺出來的啦」。說時將麵茶盃遞過去。隨手又拿兩個炸膾道「嘗嘗這個。比現炸來的亦不退笨」。小塘接過炸膾道「够啦。再吃不用吃飯啦。我不是說麼。世上沒有好人走的道兒。咱給他出的好主意不聽。歸訖還是聽他們的。花了好些錢。臉亦丟啦。財亦傷啦。知了一地人情。這才不值呢」。起泰道「人兒回來了沒有」。小塘道「人倒是回來啦。可得給人家好幾百吊錢。教我看。老胡亦不能要。……是了事的分肥

啦。我不是說麼。咱落個惡人兒。倒給他們做飯啦。這份兒冤就不用提啦」。說時麵茶炸膾盃盡皆入

肚。嚥下盤。吁了一大口氣道「這工夫肚子裏才平復一點兒」。起泰道「今日個早晨有麼忙事。連點心都顧不的吃。餓的這個樣兒」。小塘嘆氣道「媒人婆腫嘴。說不的啦。關上募安壽不是有個王二楞麼」。起泰道「不錯。好大名氣啦。城裏關外。沒有不趕着交的。聽說這兩天兒鬧點兒心。跟街坊打起來啦」。小塘道「可不是麼。我跟他爸爸都有交情。當初我們老哥倆打成骨頭練成塊……」。起泰暗想。這話不大挨着。待我問問他。便道「季爺。你今年五十幾啦」。小塘道「還五十幾……」。起泰故做不解道「那麼六十幾」。小塘笑道「你老別老糊塗啦罷。我今年才四十四」。起泰道「……咳。我真老悖晦啦。你今年才四十四啊。這就對啦。王二楞他爸爸死的那年。是五十二。要活着今年七十一歲啦。那工夫你才二十一……」。小塘聽他這樣算帳。便知道自己的話。不攻自破。急忙掉轉談鋒道「我不是今日個上他家去了麼。勸他千萬別打架。氣不是好生的。打死人家得償命。打死自個兒。老王家絕啦」。起泰順着他口風道「對。這話才有德啦。像他們莽的。搗風搗對兒那還够朋友麼。外面兒朋友講究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遇事錢在頭裏。人在後頭。那才有人緣兒啦。對。兄弟你辦的對。正該這麼着」。小塘道「要都像你老這麼說。不就有德了麼。偏有混賬人。說我不好。好心當了驢肝肺。我這才叫公公擋着兒婦走。白挨壓還落不是。真他娘的沒有好人走……」。忽聽街上喊成一片。吵雜聲中。聽出有人叫罵。「季小塘。你出來。搗對兒激事有這麼搗的麼。在你們這塊土行。別上我們那兒去」。好麼。搗風搗對兒。你算那道朋友」。起泰向外側着耳朵道「你聽。又是誰跟誰呀」。小塘聽了。句句

罵着自己。句句和方才的話矛盾。料得必是又被人對出實話來。潛心細聽多時。方知是王二楞找來。料得見面必有一場痛楚。自己這個罪孽不好受。更知王二楞爲人。遇事不顧命。募安寺王老昭一千人。便是前車之鑑。倘若出去答話。輕者腿折。重則喪命。不如裝做耳聾。不理這事。想罷。故做無事的一般。向起泰道「盧爺。鍋裏還有麼。再來一盤」。起泰提高一個調門兒道「有。有的是。儘管喝。咱這都賺出來啦。吃罷。有的是……」。說時又盛了一盤。順手拿兩油炸膾。一並遞過去。小塘這次不同以前的狼吞虎嚥。這次只當品茶般的細嚼濫嚥。多時一盤麵茶不會吃完。留神外邊鬧得益發的兇了。忍一肚氣。只做不聞。起泰却忍不住。只作不知一般。走出立在台階上觀望。來者何止三四十人。刀槍森林一般。在小塘門前幌着。季家大門關得挺嚴。大家罵了一陣。見無人應聲。便有人走上台階。用刀背碰門。始終不見裏面有何動靜。起泰背着手思索。「幸虧胖子有先見之明。素常老得罪人。怕人家來碰門。早把大門用鐵葉子包上啦。他坐在這兒裝沒事人兒。知道有這齣兒。不會不惹麼」。這時小塘門前鬧得更兇了。回頭再看小塘。仍自行若無事。暗自佩服他能忍。轉念「這可不對。季小塘不够朋友。不能候家後一個够朋友的沒有。怎麼有人在這兒反騰。一個出來擋橫兒的沒有呢。難道說全不敢惹王二楞麼……」。正自思忖。忽見衆人紛紛移動。亂了陣式。不由吁一口氣道「這就對啦。一定有人出來啦。對。老得出來人應當應當。教人家摘了眼罩兒去。往後怎麼搶頭呢……」。再看時。却又不然。不是來打架的。像似勸架的。王二楞一千人正自鬧着。由東往西。走來一人。這人

初時原不注意。及至走到跟前。見有王二楞在內。急忙喊道「衆位。閃閃兒。我來啦」。王二楞向東望時。不由得高叫道「這不是張三哥麼。這是幹麼兒去」。那人道「二兄弟。你這是跟誰呀……」。說時四下裏望望。辨出來是季小塘門口。便道「小爺又惹着你了麼。別。別。他跟我可不錯。我給你們了。行不行」。王二楞且不還言。先問道「你老這是幹麼兒去」。張三道「這不是麼。我這是找你來的。走。咱們過河。有麼話家裏說去」。王二楞道「這可不行。有麼話咱在這兒說不行麼。那瑪事亦不離麼兒啦。想不到這小子……」。說時指着小塘的大門道「……他。跑我家又搗登事非去啦。險一點兒我家沒出人命。你老說這個對麼」。張三略一發楞道「這可不大對。無奈一節。一檔兒事就够受的啦。怎麼還弄一檔兒呢。不論怎麼樣。這個面子得給我。不瞞你說。我找你亦是爲你的事……。夜裏個有筆進項。我想你既鬧事。那兒不用錢哪。這兒有二百吊錢的帖子。你先使換着。不够再找我要去……」。說時由腰中取出一捲子錢票。遞給王二楞。王二楞不接道「三哥。這是幹麼兒。我先不用錢哪。咱家裏富富」下平聲地。怎麼還教你老恓着。不不。你老帶回去。用錢我再找你老要去」。張三舉着錢票子道「噯。二兄弟。咱們還過虛的麼。你不接。哥哥我怎收回去呢」。說時強遞在王二楞手裏。王二楞只得收了。張三道「我們說完一碼。再說一碼。季小塘的事賞面兒不賞面兒」。王二楞方在猶疑。忽聽一片聲音。又來了一羣人。爲首的正是獨眼龍張四。張三見了。立時得了主張道。「得啦。四爸來了更得啦。我們倆人變鬧着討你個臉罷……」。少時獨眼龍張四來到。見有張三在內。便道「三兄弟你亦

來啦。好。咱們一塊上。非得拆他的門樓子不可」。張三道「不是你老。我是了事的。我勸了王二兄弟半天來。你老不賞臉。你老今天可得賞給我個面來。小塘跟我亦不錯。不論麼事。咱教他給咱賠不是。不但這個。還得叫他給咱賠了事」。張四道「我不信。他專能激事。還能了事麼。別是越了越大罷」。張三道「不能。有我在內。決不能那麼辦。常言說的好。千里馬還得千里人兒騎。別看他愛搗登事非。只要我一出頭。他還真能了事啦」。說時低聲道「得罪他幹麼兒。成事不足壞事有餘。咱跟他亦不露臉。只顧拆了他們樓子。他會雇人蓋上。咱在明處。他在暗處。他在暗地裏一攪合。幾時是個完。他倒不算回事。河北的事。怎麼算完呢」。張四被他說得心動。便道「這話亦對。你就給了罷。王二兄弟這兒我攔下平聲着。王二楞見這般說。自無話說。便問張三。怎麼叫季小塘了結的事。張三道「既是你們二位賞臉。教他們幾位先回去。他們幾位走後。我把小爺叫出來。咱叫他給咱了事不好麼」。張四和王二楞立時遣散了衆人。張三約他二人到左近一家雜頭舖坐下。自己到小塘門前叫門。這時院裏的人聽見打架的已走。料得無甚危險。開門出來看時。便道「三爺您多費心啦」。張三問道「小爺呢」。那人道「打一早晨出去的。頂這晚兒還沒回來啦。不知道上那兒去啦」。張三猶疑半晌。猛回頭見一家門口有個老者招呼。用嘴往院裏拗着示意。便向門裏的人告辭。走過來道「你老是我麼」。那老者道「過道裏坐坐兒。給你引見個朋友……」。張三隨着老者上了台階。走進過道看時。只見季小塘端着個碗出神兒。不由得哈着腰笑道「。別嘔我們啦。你這叫那道落道人兒嗎。惹完了禍裝沒事人

兒行麼。是禍不是禍。是禍脫不過。在這兒忍着完的了麼。惹別人還在小可。你怎麼單惹他呢。凶神附體賽的纏磨的了麼」。小塘訕訕地道「我亦沒說麼兒。他要楞頭兒青麼。我不是剛才跟盧爺說麼。世上沒有好人走的道兒。我是過去勸勸他。反勾起他的叨叨風兒來啦。往後我不說話還不行麼。這叫麼脾氣兒呢」。張三道「誰叫咱多事呢。自己找了一牌頸子麻刀。走罷。我全給了完啦。你們二位先見個面兒。往後還有求你的事啦」。小塘道「我還有用麼。成事不足壞事有餘。得啦。饒了我罷。知道那句話說走了板兒。又得上我家砸大門去。幸虧我家大門有鐵葉子包着。換個人兒。這工夫還不把大門砍飛了花麼」。張三道「別提啦。以前的事。前勾後抹。別管怨誰。內算完。誰教我出來呢」。小塘尙自猶疑。起泰一旁參言道「走罷。這有麼說的。兩輩兒的交情。不看活的還不看死的麼。當初怎樣好法兒啦」。小塘亦知張三出頭。再沒事啦。樂得藉此解冤。便道「就依着三爺罷……」。隨摸着錢裙道「算算。一共多少錢」。起泰從後面推着他道「走罷。兩三盃麪茶還值錢兒麼。你去你的。咱們還不過是怎麼着」。小塘道「不能。還有果子燒餅錢啦」。山裙裡裏摸出三四十個制錢。擱在机子上。隨跟張三出來。起泰拿錢趕出來。小塘二人。已經走遠。二人到雞頭舖裏。大家睨見了。彼此各道歎忱。張三拱手道「全不用話。我一個人兒知情啦。咱們擱下遠的說近的。請問四爺。二兄弟這回事怎麼了呢」。張四道「主意倒是都定規好啦。請出穆大爺來罩面兒。定的是後兒的日子。河那邊全安排好人啦。河邊這兒求哥哥你給助助威罷。穆大爺一過河。哥你約幾位親的厚的。應當應當。說幾句話。二

兄弟的面兒亦正過來。我們的心亦盡到啦」。小塘滿口兒應聲。屆時準到不誤。到了這天。獨眼兒龍張四在候家後一家羊肉館裏。擺了三三十桌羊肉席。把募安寺。刷紙廟。落馬湖。候家後。各鍋夥頭目人兒請出來。由河北大街到候家後。各帶幾個人。各把汛地站好。只候穆西樓到來。問幾句話。穆西樓在竹竿巷自己茶舖裏等候。由張四陪出來。西樓衣帽齊整。步行出來。後面跟着四人大轎。一過河北浮橋。便有人迎過來道「這不是穆大爺麼。王二楞他媽媽。人家說他有別的。我們都不信。到底兒有這回事麼」。西樓道「沒有沒有。這是怎麼說的。還有我知道麼。一點影子也沒有」。衆人道「這就是啦。我們亦不信哪」。西樓便走過去。一路上。凡到一個相當地點。便有人迎着問這套話。西樓照樣答應這一套詞。這便是張四和大家定的計劃。爲得是替他母子洗刷。一路把募安寺。刷紙廟走遍。又過河到候家後。由季小塘爲首。向西樓問答了一遍。都走到了。各處鍋夥的人亦跟到了。一同到羊肉館聚餐。這場刀剝王老昭七個人的風波。從此告一段落。大家到在羊肉館。各找熟識的入席。張四領着王二楞。謝罷衆人。亦自入座吃飯。席間張四動問張三。近況如何。張三說出一件驚人的奇事來。正是。

是非只爲多開口 煩惱皆因強出頭。

若問張三說出甚麼奇事。請看下回。便知分曉。

第十二回

未到先知孫陰陽談相
肆財傲物高起發誤認蟋蟀王

河東小鹽店不遠。有一個地方。名叫柴家大坎。如今尙襲舊稱。但是柴家大坎後有個鶴鴉店。便無人知曉。論來這鶴鴉店。乃是一家私產。主人原是內庭一個太監。此人姓名早以湮沒無傳。一般人都說他姓焦。當時都稱他焦老公。我們不便替他妄謔名號。只好亦稱他焦老公罷。焦老公是寧津縣的人。在內監中頗有身分。每屆相當時期。要回寧津探望一次。因爲天津是個繁華之區。要經天津。必要盤旋些日子。更因一切起居。都與常人不同。便在柴家大坎後。蓋了一所房舍。作爲行館。可見這人的身價和聲勢了。據後人揣測。或者這焦老公奉旨南下。到江南採辦甚麼御用品的。亦未可知。我們且不要管他。但知他這所房子。蓋得非常壯麗堅固。一共有二所四合套的正房。一切廚房下房。尙不在內。一座過廳。更是寬敞無比。每逢焦老公來時。必有些巨紳富賈。前來拜會。盤旋多時。從來作太監的都有些嗜好。他們在宮中。享着優秀的奉祿。作着輕微的差事。身旁許多小內監侍奉着。居然和一個小朝廷不差甚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得不想些消遣方法。以消永日。或坐在房中摩挲些古玩。或者去到外邊聽戲吃茶。其餘如花鳥蟲魚。狗馬衣裳。都是消閒釋悶的工具。尤其是冬天養的草蟲。講求得精益求精。調攝無微不至。論來草蟲之中。能悅人耳的。不下十餘種。其中如蟋蟀「俗稱蝈蝈」。山東人之土蚱」。絡繹「俗稱油葫蘆」。紡織娘「俗稱蠶」。金鐘。三梆子「北平人稱梆兒頭」。又謂

之棺材蓋」。蚱嘴兒「一名江米蚱」之類。不一而足。當年都是小兒的玩物。應時而生。按時而至。並不曉得甚麼叫奮。此字譯音。容易考證」。蟲兒。據故老傳聞。奮蟲兒始於乾隆年間。每屆朝歲。皇帝祭先農壇時。用些彩帛之類。偽造些莊禾點綴。後來精益求精。每年多月仿照唐花的方法。在暖窖裏種些五穀。居然生長出來。到除夕日移種在農壇。油綠清蔥。倒以怡情悅目。這年皇帝祭壇已畢。將這些暖窖裏栽種的五穀。着實玩賞一回。不由得慨嘆道「可惜沒有草蟲兒叫。若有草蟲兒叫。不跟野地裏一樣嗎」。當時不過一句空談。言出無心。大家並未注意。偏有個希旨逢迎的太監。認爲這是一樁國家重大問題。他想。自古道。皇上說話。是金口玉言。沒有說了不算的。來年元旦必須有草蟲在五穀裏振翼羣鳴。方顯得聖天子金口玉言。言不虛發。到那時居然有草蟲應運而生。老佛爺一定歡喜。自從這日起。沒有一時不思念這件事。不知道用甚麼方法。試驗出奮蟲的方法來。他尋些草蟲卵。放在罈子裏。敷上柳樹皮。噴上水。放在溫暖的所在。到了相當時期。便有些蠅虱般的白蟲。蠕々而動。後來漸漸長大。如蟻。如蠅。蛻過七次殼。便成了蟋蟀絡緯之類。他發明人工製蟲以後。更知道草蟲並不是生出來便能鳴的。必須過了半個月。方能「開叫兒」。(開叫兒是行話)因爲他察看出來。絡緯眼上有二道曲線。蟋蟀額上有三道直線。和人有眉毛相似。這線白色的時候。便是雛齡。不能振羽而鳴。必須這線由白色變成微黃。方能開叫兒。顏色愈深。叫得愈旺。時屆耄耋。這線便作紫色。臉上的顏色。亦由光亮而烏黑了。統計起來。由七次蛻殼完成雛形起。到老死止。前後不過百

日。他便按着這個時期推算。令那些草蟲。在臘月裏奮出來。到二十日前後。一律都能叫了。他便暗暗的帶到先農壇上。放在油綠青葱的禾稼裏邊。作爲承養皇帝祭壇的貢品。次年元旦。皇帝前來祭壇。行禮時。音樂雜奏。聽不出甚麼。及至禮畢樂止。却聽見禾稼的羣蟲唧唧。振羽競鳴。不亞一部天然鼓吹。皇帝自然歡喜異常。承認自己講話。果然是金口玉言。去年以沒有草蟲爲感。今年便有草蟲應運而生。真是聖天子百靈相助。初時尙道是一種幻境。後來愈聽愈真。走到禾稼後面看時。却見許多器皿。蟲聲由器皿內發出。掀開看時。何嘗不是歡活跳躍的草蟲。知是有人希旨獻媚。當時將一應當值承差的太監們喚來察問。大家便將這人舉出來。皇帝着實激賞。道他巧奪天工。大加賞賚。後來責爲常賞。從此悉心研究。由草蟲研究到器皿。怎麼能出音。怎麼能省力。一年一年的日漸進步。便成宮中獨有的玩物。當初專制時代。宮中專有的東西。民間不許仿製。類如戲劇。只許宮中演唱。民間不得與聞。便亦有是私自演唱。所以戲園子的招牌。當初都稱「某某茶園」。不敢公演揭掀出來。稱爲某某「戲園」。正是這個道理。宮裏草蟲。必須元旦承應祭壇以後。方能流入民間。而且好叫兒的都被內監們留下賞玩。挑剩下的方得出來賣。後來法令漸弛。便有人開些番房。成爲一種專門事業。聯帶着賣葫蘆的。作口框兒的。刻蒙心兒的。奇技淫巧。百美駢臻。直到如今。盛行不衰。波及大江南北。都知道奮蟲買幾隻奮蟲兒玩玩。個中人都稱絡緯爲「黑蟲兒」。蟋蟀爲「白蟲兒」。種種講究。一時也講不得許多。便講立起來。只怕比一部促織經還要多着幾倍。至於賣葫蘆的。都有專家。自己種着

丞相所當爲的。但是比較着尙不失爲雅事。可見玩蟋蟀的濫觴。至近亦在一千年以前了。當初鬥蟋蟀。不過是一種消遣品。後來衍成了賭博。初時的制度。和今日不同。都是些友好。擇一所廳房。湊上十幾個人。每人拿出些錢來。充作費用。大家各出所養的蟋蟀會鬥。博得最後勝利的蟲兒。便封做蟲王。後來有人嫌這般比賽沒有興致。提倡出些彩頭。發個利市。漸漸地愈下愈多。成了純萃的賭博性質。更有人從中牟利。公然設圈。請人聚賭。成爲年例。每屆七月十五以後。高揭黃報條。大書「會鬪寒虫」。更有請帖。送到養虫的主人。屆時臨場會鬪。天津北京。制度不同。北京上圈的人。進門先向帳房報字兒。每人報一個不同的字。作爲記號。帶來的蟋蟀。一律用戩子秤好分兩。標在盆蓋上。會鬥虫兒。必須分兩相等。方許下盆。天津鬪虫的。不用報字兒。臨時有戩子手作居間人。從中撮和。鬪的虫兒不論分兩。只憑眼力。看身量大小。兩家彼此向看好了。配搭勺子。方才下盃。論起養虫之兒。亦有許多規矩。富紳巨賈。養虫之的一年要耗費許多錢財。上圈輸贏。尙不在內。第一先得雇專人飼養。名爲鬪之兒把式。每到六七月間。西頭有幾家店。專住着賣蟋蟀的販子。不成樣虫兒。論隻兒。每隻二百條。成樣的論把兒。每把兒十四個。都是配搭好的。用火罐兒盛着。只憑眼力。不得挑揀。這些蟋蟀。遠至山東。近連隣縣。各有各地的出產。行家一看。便能辨別出來。賣虫之兒的按着一定節時。到各處去捉。本地捉的。名爲「伏地子兒」。北京出的。叫做「京子兒」。伏地子兒和京子兒。身量小些。顏色却濃。東山子兒身量大些。顏色較淡。至於顏色。形勢。更有許多不同

的花樣。分門別類。只怕一個月亦說不完。虫兒買來之後。因爲太難。尙不能闢。到在家中。先用火罐兒分盛起來。每天早晚刷兩回罐子。晚晌下食。白天下水。過些日子。百裏選十。十裏挑一。選出成材的。放在瓦盆裏喂養。講到盆子。又有甚麼李子玉。時大賓。這個齋那個軒的種種不同。更有甚麼食槽水槽。過籠兒之類。絕非破費少期錢財。所能講求到家的。養到七八月間。便有些眉目了。私下裏甄別幾次。下駟之材。一律棄去不用。擇上選的。配搭出來。每套四十八盆。名爲「一桌」。上圈時。用精緻的描金漆添圓箱裝好。擔到圈上會闢。小家子弟。和市上遊伙兒。便不然了。他們雇不起。兒把式。買不起講究的盆子。立秋以後。大家湊集起來。有錢的出錢。無錢的出人。分工合作。半買半捉。捉虫的備好蒞蟹。竹筒。鐵絲罩子。鐵槍頭子。水壺。燈籠。半夜裏帶些梘子鑊刀。三五成羣。出城到漫窪中尋聲捕捉。聽見了甚麼地方有了虫聲。鶴行鸞伏。躡足潛蹤。聽準了方向。循尋找着窩門。提燈而至。蟋蟀初生時。因爲天氣尙熱。一律在草地裏露宿。立秋後到白露。野地裏一天冷似一天。到晚尤甚。它們各自尋得既能得風不怕水的所在。修築巢穴。將地面咬成一個小小地圓孔。向裏挖掘。外邊只能容得身子出入。裏面却能轉身。天氣愈冷。掘得愈深。到晚來一律頭朝外。伏在窩門口。振羽長鳴。詩經上說時蟀蛸掘閱。那「掘閱」二字。便是秋虫所掘的巢穴。旁的蟋蟀到在穴前裏。裏邊的虫兒。立時發出一種雄聲示威。有不服的。探頭到裏面決鬥。被他戰敗。啞聲兒逃去。裏邊的虫兒。便發出一種得意的羽聲。表示着勝利。不幸被外來的虫兒戰敗。少不得前功盡棄。

巢穴被戰勝的蟲兒佔領。若有意外的響動。立時縮頭進去。再不響了。捉蟋蟀的人們。先用鐵絲罩子將窩門扣上。用水壺裏的涼水灌它的穴門。巢中灌進水去。蟲兒立時由裏邊跳出來。落在鐵絲罩上。燈下觀察。身量大些的。放在竹筒裏。扯一把青草塞上。小些的放在蓆籃裏。有的蟲兒。深溝高壘。用水灌它不出。便用鐵勾子循着窩門。挑成一道溝兒。亦能尋它出來。或用槍頭子在後面一扎。塞住後退之路。亦能擠它出來。但是危險些。時常扎在蟲子身上。捉不着先扎死了。蟲兒的大小。與聲音不相干。只看翅兒薄厚。常有聽着極大的聲音。捉着時。却是個藐小微物。未免令人失望。捉到天亮。蟲兒一律收聲。再不響了。大家回來挑選。他們取材比之兒把式苛的多。一百個之中。未必挑出一個來。常上圈之圈上的。但見衣冠不整的青年。帶着兩三個火罐兒的虫主人。都要對他加十二分小心。等閑不敢與他們會鬪。他們雖不敢說操着必勝之權。多少有些把握。上圈的規矩。一對虫兒配搭好了。兩家主人。各出一樣的彩頭。倘旁觀的人看出紅來。亦能跟着掛注。都與本主人不相干。大家將注講明。把錢亮出來。交與阡子手。把虫兒放在一個大瓷罐裏會鬪。阡子手拿着鼠鬚阡子。（行話叫鞭兒）將虫兒領到一起開始決鬥。其中又有許多規例。分出輸贏之後。圈子上應得一部份彩錢。作為水子。張三仗着這筆水錢。能够一年的過活。這天正是吃早飯的時候。忽然不知由甚麼地方跳來一隻蟋蟀。正落在張三的碗裏。張三用筷子一撥。挑落地上。方要一脚踏扁。那虫兒連着跳了幾跳。跳出多遠。張三趕捉不住。便罵起來。恰巧旁邊一個侍候圈子的夥計郝二趕過去。一把捉住。順手找了

個茶碗放在裏頭。看時。却是個大翅。大翅在蟋蟀中雖然不能稱作上品。却亦能征耐戰。比較平常蟋蟀。頗能持久。它的翅子比平常的長而且寬。能把通身罩過來。而且出音特別雄厚。常養蟋蟀的人一聽便能聽出來。秋天養虫的。共志在鬪。對於聲音如何。多不注意。若在冬天。奮出一個大翅來。在那個年月至少能賣一兩吊錢一個。若是油葫蘆出了大翅。能賣一百吊八十吊。可見稀少爲貴了。郝二端着茶碗相看些時道「三爺。是個大翅。養活好了。還須贏點兒麻兒咧」。張三沒好氣的咧他一眼道「你養活着罷。萬一贏出二所兒房子來呢。你亦可以轉轉運。哼。別你媽的犯財迷啦。富貴是天給的。這麼個倒霉的兒。還他媽的贏。到在我手裏配不揀死它。好兒還往飯碗裏鑽」。郝二不敢還言。抿着嘴端出去。找個空盆子。放在裏頭道「人不能看一時。窮亦不能到底兒。富不能扎根兒。誰知道誰後來怎樣。我這是家務所累。沒法子就完啦。但分有一頓棒子麵兒。亦不上這兒侍候人來麻氣都得受着……」。聽了聽過廳裏仍自罵不絕聲。忽然聽有人問道「三爺。你這是跟誰呀。吃着飯還生氣。亦不怕氣裏食」。聽得張三道「這不是麼。吃的好好兒地飯。給我添氣。一個倒霉的兒踹他媽的飯碗裏頭啦。你說這不是添堵麼。我正沒好氣子。郝洛二還說是大翅。別扔。留着上圈。這不是窮瘋了麼」。郝二聽了。自語的道「我窮瘋啦。還不定誰窮啦。這麼大的邪火兒跟我幹麼兒。有能耐不會搶當鋪去麼。不怕出西關。一會兒就能發財。就怕沒有那嗎大的鬼兒膽……」。說時把蟋蟀盆子藏在一個靜靜所在。仍到上房來。只見和張三談話的是孫先生。這人原是陰陽主。又會看風水。又會相

面算卦。聽他向張三道：「三爺。你快轉運啦。這不是七月底麼。一過白露節。交了酉字兒。你就得啦。今年巳酉丑正合金局。秋天又是酉金當令。與你最利不過。至少亦得發個三千五千的。巧來就許萬兒八千亦不一定。先別急。莊稼老兒看會。好的在後頭啦。」張三一歪腦袋道：「嘔。我今年要發財。這話可不挨着。你看帖也撒出去啦。指不定有大要家兒沒有。就讓今年圈上興旺。亦是看的出來的。冷。你看我今年破財不破財。孫陰陽相看些時道：「沒有。你今年不犯大小耗。臉上亦沒帶着破財的氣色。你自個兒看不出來。財星都透出來啦。遠斷一百天。近斷不出倆月你有一筆意想不到的外財。只要守住了。這一輩子挨不了餓啦」。張三拍着手道：「完啦。不靈啦……」。說時手指着郝二道：「郝洛二。這亦瞞不了你。上回有人套事。上咱這張口。馬上送了一百吊錢去。這不算破財嗎」。郝二應聲道：「這話不假。一百吊錢還是我送去的啦」。孫陰陽道：「別看那個。去一個來一百。還算破財嗎」。張三張着兩手道：「這可是邪門兒。去一個誰都看見啦。來一百在那兒啦」。孫陰陽道：「嚶。你別忙啊。我不是說還沒到了嗎。一交白露節。就動頭兒。打這兒一天比一天好。不出倆月。你就發財啦。這工夫你亦沒看見麼兒。我亦不能訛你。到了那時候兒你就想起我來啦。我亦不要你們卦禮。發了財給我來一件一塊玉的皮襖。洋綉吊面兒……」。張三搖着頭道：「得啦。得啦。給你個府不作。你可想個道啊。給你製皮襖。我連棉襖還看不見啦。拿麼當皮襖啊。皮襖給不了你。我的棉襖先進當舖啦」。孫陰陽正色道：「別打岔。今年你跟老西兒沒買賣。打這兒起。老西兒算賺不着你的錢啦。你打算當當

亦不行。進當舖亦不非輕易。命裏遺着進當舖才行啦。咱這麼說。我的話只當放屁。信不信由你。過後發了財。可別忘了給我置皮襖。」張三道「對。只要我真發了一萬吊錢。別說羊皮。置狐腿兒我亦不含糊。要是不靈呢。你輸我點兒麼兒」。孫陰陽道「要是不靈。打今日個起。我永遠不給人家算卦相面。你點我麼兒我唱麼兒。這不是郝洛二在場麼。他算保人。一保兩頭兒。雖說了不算有他見證……」。說時望郝二道「你怎麼樣。不論那頭贏了。贏主兒給你弄雙鞋穿」郝二笑道「對。就這麼辦。反正一頭兒輸。一頭兒贏。這頭兒不着那頭兒着。不論誰輸誰贏。我這雙鞋算準成啦。可有一件。轉眼天兒亦涼啦。我可得弄雙棉鞋過冬」。張三蔑視着他道「瞧瞧你。這份兒出息。蹬着鼻子奔臉。弄雙鞋就弄鞋不完啦麼」。還得弄雙棉鞋。瞧着點兒。看震「念帖」了手。還點個花樣啦」。孫陰陽望着郝二出神兒道「張三爺。你先別忙。這雙棉鞋他還不定穿的上咱的穿不上咱的啦」。張三未及還言。郝二先苦笑道「孫先生。這是麼話呀。我這麼命不濟麼。還沒到那兒。你老先轉別啦。怎麼這雙棉鞋我又穿不上呢。難道說活不到十月麼……」。孫陰陽微微地搖頭道「不是那麼說。我說你不用用的着用不着這雙棉鞋。你到了那個時候。亦得發財」。張三郝二一齊笑道「照你這麼說。今年人人都得發財麼」。孫陰陽道「這話你們不信不是。到了時候兒你們就想起我來啦」。亦不是說。我這個相法。百裏挑一。十拿九準」。張三不信道「得啦孫先生。見一個一個發財。誰受窮呢」。孫陰陽道「別人我不管。一過百露節。你們倆人全有意外之財。咱這麼說。郝洛二。我們倆人不但不給你買鞋。你還得照樣兒給我來

件皮襖謝謝我啦」。郝二只顧納悶。不能還言。張三道「聽見了麼。孫爺今年冬天要燒壞啦。兩件兒皮襖受的了麼。孫陰陽道「兩件兒皮襖。一人兩件兒都不多。這可不算我託你們。到了時候兒不買皮襖別說我上你們家裏拉被頭去」。張三向郝二道「郝洛二。記住啦。一人一件兒皮襖。咱借他的吉言罷。我就不信。坐在屋裏就能發財。天上不掉餛飩餅。不下金豆子。但不知道這個財怎麼發法兒」。孫陰陽道「連我亦不知道。我就看你們的氣色而論。這工夫剛有點兒影子。還沒十分透出來。這是七月。要是正二月我就不這麼說啦。這裏頭老大的深沉啦。就這麼說你們亦不懂。五行生剋滯化。按春秋四季。一年三百六十天。周而復始。一百個人亦遇不見一個走對了勁兒的。白的主財。紅的主喜。就怕時候兒不對。可是白色紅色亦有主病的。亦有主禍的時候兒。不得一樣。這裏頭深極啦。反正一言抄百總。你們倆人的色全走對了勁兒啦。這叫船上的煙鹵桿上啦」。二人半信半疑。都覺着他是生意口。絲毫無準。任憑他隨意一說。二人只當耳旁風。尤其是郝二。他想。人家張三爺。明擺着有個錢兒圈。這是來財的地方。再說又給沙河劉寶葫蘆。萬一遇見冤孽大頭。還可以發一筆財。我一個窮時候局的。怎麼能發財呢。除非像花子拾金。出門兒摔個脚。低頭兒拾一錠金子。那亦有限哪。一錠金子才十兩重。三十來換。合三百多兩銀子。够幹麼兒的。就讓拾一錠金子亦不算發大財呀……」。正自尋思忽然聽見蟋蟀長鳴。陡然想起。方才捉得的那個大翅。忙到西屋裏。由棹子底下。輕々地將盆子捧出來。放在棹子上。戰兢兢地掀開盆蓋兒相看。但見這大翅亦不見得大。只是那翅兒泛起些金

黃色。頭上的腦線作深紫色。脖領寬。頭腦大。腿上微微地有些紫意。不由得暗喜。自語道。「這別是真正紫金翅罷。果然真是紫金翅。今年還須打它身上撈摸點兒麼的呢。對。我今年一定打這個大翅身上轉過。不錯。孫先生相的有根。他又沒看見這個蟲兒。怎麼會知道我要發財呢」。他一味胡思亂想。只望着由這蟲兒上發財。從此對於這個蟲兒。加意飼養。用十二分小心。張三却不留心這話。過了些時。有人約張三同到山東辦蟋蟀。張三忽然想起孫陰陽的話。暗想這趟山東或者碰下幾個出色的。蟲兒發一筆大財。高高興興隨着幾個人遁奔山東。這一次辦蟲。因為節氣尚早。買來的都是雜的。回到天津。方過白露節。想着孫陰陽的言語。將這些蟲兒養了些日。千挑萬選。個個經心。却找不出一個出奇的。心中便有些涼了。暗想算命打卦。都是無影之談。三分實話。七分奉承。他的話信不的。還是自己想自己的門路。發財致富。不是強求的。這時已經開圈了。因為時期尚早。上圈的蟲兒都是熱子兒。所以來賭的。都沒有甚麼大注。至多不過三五吊錢一注。十吊八吊一注。天津下圈的規矩。都是用高凳。那高凳和當年雞頭房子裏擺的那兩張高凳相彷彿。昔日雞頭房子制度。今已無存。屋子當中。一邊有一個長方高凳。約有一尺二三長。七八寸寬。一邊一個矮凳。約有二尺長。五六寸寬。闊綽些的雞頭房子有四個高凳。四個矮凳。牆邊掛着一個個竹筒子。一個是掌櫃的專有。其餘按人數設備。何人做活賺錢。即摺入何人的竹筒裏。夜晚落燈串櫃時。手藝人所得之錢一半自用。一半交櫃。一應茶飯。皆由掌櫃贖負。徒弟賺錢。摺在掌櫃的筒裏。自改理髮所。此制隨之而廢。手藝人

按月支使工資。竹筒亦廢。高凳矮凳。隨之消歸無有。僻巷中或有未改舊制的。亦如鳳毛麟角了。比較着高些。約摹有一人高矮。高凳下設有三個矮脚小凳。下圍時。只須三人觀看。一個是阡子手。其餘的是兩家蟲主人。高凳上案設一個黑瓷罐。「其形與街上小販售賣紅果酪所用者無異」。兩家蟲兒配好。彩頭講明。將兩個蟲兒。用阡子趕在過籠兒裏。輕々下在圈盆中。兩個蟲兒在盆中走一兩遭便能咬在一處。久養蟋蟀的人。不同小兒玩蟲。一天看幾十遍。不時的用阡子擦撥。這正是古人所謂。「養鬪鷄」的方法。必須使它沉靜。正所謂「呆若木鷄」的道理。養到呆若木鷄的時候。蟲兒自會用志不紛。精神團聚。方能應敵。行話叫「頓虫兒」。不頓的虫兒。容易受驚而逸。跳躍無度。不但自己減少戰鬪力。便是對方亦有時被它鬧驚。所以頓好的虫兒。放在盆裏。自會尋找對頭。非到不得已時。不用鞭兒領。那虫兒一見鞭鬚（鞭鬚兒多用鼠鬚）。立時向前的。便是上品。彈腿。轉身。倒躲的。多半是下駟之材。阡子手用鞭都有一定的規矩。多打一鞭都與勝負有關。虫主立時提出質問。然而常有阡子手受了某方賄賂。亦能乘間作弊。這正和如今足球籃球的公正人（英文叫駕車）一樣。對於判罰某方。常有因為偏袒被人看破而質問的。甚或有武力解決的。亦時有所聞。而虫勝負既分。勝虫振翅長鳴。敗虫循盆而走。這時阡子手應用鞭兒領那敗虫。按舊年規矩。必須三次對面不戰。方能算輸。若被對方掄出盆外。或是自己闖出。亦以敗論。其中規矩頗多。一時說不詳細。這時上圈的蟲兒。愈來愈高。下的注亦愈下愈大。到中秋節後。振德商店黃宅一位主人黃興伯。託張三買山東蟲。

張三二次去到山東。果然買來一個出色的大翅。這大翅與尋常大翅不同。當年故老傳聞這蟲。生來一顆白頭。頭上却是紫線。大約便是促織經上所稱的「白麻頭」。這蟲不但顏色異乎尋常。而且身材過高。通身約有一寸長。張三得着這個蟲。方信孫陰陽的話。果然發財的機會來了。回到天津。波斯獻寶般的。送與黃興伯。着實得了一注財。回到鶴鶉店。當衆述說這白麻頭。如何出色。如何黃五老爺賞錢。他道「果然一過了白露節發財的機樣來啦。孫先生這件一塊玉的皮襖算穿上了啦。但不知郝洛二那件皮襖幾時給人家買……」郝二苦笑道「三爺。別拿我改啦。窮命人還能發財。孫先生皮襖有啦。你老可別忘了給我弄雙棉鞋呀」。張三很得意的道「你這件皮襖他算穿不上啦。棉鞋我可不能不給。誰教我許上願啦呢。等着罷。哨子風兒下來。有你的棉鞋。這工夫給你錢。不定幹了麼兒。到那工夫穿不上。那不教老孫說嘴麼。郝二且憂且喜。一時說不出甚麼來。只有苦笑而已。次日孫陰陽到來。張三便給他買皮襖。孫陰陽道「先別忙。不過九月九別買。這工夫行情不準。總得九月九。再說你這還不算發大財。我先不能要你這皮襖。不瞞你老說。我還有點兒指着鼻子上臉。我打算穿你的狐狸腿兒啦」。張三似信不信的道「就是罷。我們郝洛二還跟我提棉鞋啦。我不是說麼教他等着哨子風兒下來買。這工夫先用不着」。孫陰陽道「他呀。用不着你老買。他自個兒會買。不怕你老過意的話。到了那時候。你老給他都不要。不但不要你老的棉鞋。還得給我買皮襖。不論怎麼說。今年這兩件皮襖我算推水的拾褲腰帶。有了攀的啦」。郝二一邊苦笑道「孫爺。別呀。你老這叫關上門打要飯的。拿着窮小

子開心。拿我改個麼勁兒。我這個腦袋還能發財。張三爺這趟山東。可真是發財回家啦」。孫陰陽道：「他呀。這回不算。老鼠拉木锨大頭在後頭啦。這倆錢還够他花的麼」。郝二道：「怎麼不算發財呢。別看蟲兒賣給黃三老爺啦。往後下圈亦不能上別處去。巧來黃三老爺贏個三萬兩萬的。還不給我們張三爺弄幾千麼」。孫陰陽道：「亦保不定。有你這麼一說」。張三立起來揮手道：「去去。你們要造反哪。贏了向人家要幾千。有這麼大的賞賜麼。就讓贏了人家給弄點麼兒。輸了呢。別財迷健夢啦。孫先生你望安。一塊玉的皮襖算穿上啦。別給我造這個謠言行不行。好麼。傳說出去誰還敢來呀」。孫陰陽走後。郝二回到自己屋裏。暗自思量。人家說發財真發了財啦。咱呢。孫先生跟我不過俚戲。這裏來來往往。人亦是不少處。怎麼單提我們倆人發財呢……」。一陣掙掙地聲音。那大翅在盆子裏叫起來。郝二兀自點頭道：「我總疑惑打這個蟲兒上起家。難道真是它麼。要不沒有那麼巧的。平白的蹦到張爺的飯盤裏。這是他的財。他不要。一定想端死。我救了它一命。它給我掙半輩子過活兒。這亦有之的……」。想罷由棹子底下捧出盆子來。放在窗前棹子上。打開蓋兒細看。不覺黯然魂消。他想。人家黃二老爺買的大翅。足有一寸長。我這個都算了一塊兒亦沒有五六分。別說不行。滿打行的話。我一個窮人。能够現出去跟財主們下圈麼。不但張爺不願意。別人亦不跟我要呀。就讓都行。拿麼下注啊。噯。死了這股子心罷。富貴是天給的。強求還行麼……」。便將盆蓋合上。坐着出神。當不住又有一陣思潮湧起。彷彿有人替他劃策似的。被他想起。何不搭一個有錢的合夥。自己出蟲兒。

着人家出錢。二二添作五。贏了錢平分疆土。豈不就有錢下注了麼。想出這個主意。立時高興起來。第二天早晨。將蟲兒搭出來放在一個火罐兒裏。用條手巾包好。藏在袖裏。回到南門外找個近隣。這人在南門外置了不少的荒地水坑。那時城外土地不值錢。至多二三百錢能買一畝。這人指手爲邊。置了個無邊無沿。有退水的地方。便種些青菜。水邊有的是蘆葦。旱地生了些蒿草。秋末冬初。割下些草亦能換錢。只是鹼地過多。無法開墾罷了。這人姓高。名叫高起發。和郝二頗有好交情。生平別無所好。只好養蟲下圈。一半價買。一半自捉。每年亦有五六十盆能下圈的。郝二想起他來。不及回家竟到高起發家中來訪。到時起發正在家中。早晨起來沏好一大壺茶放在院中窗台上悶着。把所有的蟋蟀盆子一併拿到院中陰涼地裏。自己坐在一個小板凳上。刷洗盆罐。忽聽有人叫一聲高四哥。回頭看時。却是郝二。笑道「你這麼早幹麼兒來。圈上不忙麼」。郝二道「這工夫都還沒起呢。我是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今日個有點兒事。特來求哥你幫個忙」。起發不覺一楞。暗道「這麼早起來。不是求財。就是借當。別是過不去節向我借點麼兒。我倒得拿話迎着他……」方要開口。聽得郝二笑道「不瞞哥你說。該着你發財啦。其實可是我的財。我自個兒不能。得借哥你的錢力兒」。起發心中自語道「如何。借錢不說借錢。還繞着灣子來的……」便道「你這可是沒有的事。錢大清早起來大概沒睡醒。還發癩睜呢。世上有發財還找夥伴兒的麼。我那兒有錢哪。這不是麼。前日個打西頭店裏拿來兩把兒錢。兒。頂今日個還沒給人家錢啦」。郝二道「哥你放心。我不和你求財借當。你先別跟我告躬。這些年我

可沒向你張過口……他是……」。說時由袖子裏取出手巾包來。舉着道：「這可是快打快撞。那天張爺正吃着飯。一個大翅盪在飯盪裏。張爺一堵氣子要端死。我給攔下啦。養了這些天。還真有點兒意思。我一想我拿麼下圈呢。想起哥你來。算我借給哥你。那天拿到圈上磕磕。贏了錢。二一添作五亦行。三三四六分帳亦可。全憑哥你一句話」起發笑道：「你又犯財迷麼。好。拿來我看看」。郝二已經把手巾包打開。因爲一路上在袖裏悶熱了。蟲兒在罐兒裏叫鈴兒。郝二小心翼翼地。把火罐兒捧給起發。起發接在手中。輕輕揭開鐵葉子兒。斜拿着罐兒端詳些時。微微地抖了幾抖。點點頭道：「有點兒意思。難得這個色兒」。郝二很得意的道：「我這些年在圈上混多少看出點門路來。這蟲兒大半就是紫金翅。別看個兒小點兒。足丁一氣」。起發道：「可不是麼。就是頭兒小點兒。多了別說。再大一號兒。真可以拼一下子。這可不敢說……」。又端詳一霎。蓋上蓋子。放在身旁道：「你打算怎麼樣罷。我看你亦沒有閒工夫擺弄這個。不如賣給我。一脚兒踢。輸贏你全別管。你淨擎這個數兒」。說時伸出一個指頭來。郝二道：「一百吊錢就算完麼」。起發叫起來道：「嚇。你要瘋罷。這個蟲兒能贏一百吊錢麼。我給你弄一吊錢。買雙鞋穿」。郝二道：「別價。有人給我買鞋啦。不瞞你說。有位孫先生說我今年秋天準得發財。我虎着打這上頭掙後半輩。一吊錢就不找哥你啦。打一黑五更起來的。一口水兒亦沒喝。巴巴兒地跑來。跑的我唏噓帶喘。養活多少天。一吊錢。還不够工夫錢兒啦。完啦。咱沒商量。我再找別人去」。起發道：「你先別忙。買賣不成仁義在。瞞天要價。就地還錢。一吊不行。兩吊。兩吊不行。再

添。來來來。你亦別白跑。剛悶透一壺茶。你先喝上點兒水兒。歇歇腿兒。有話慢慢兒地商量。沒有辦不到的事」。隨到屋裏。又拿出個茶盃來。兩個盃一齊放在地上。斟出兩盃茶來。一盃自飲。一盃送到郝二面前道「你先蹲這兒上一盃。等着我把這幾個盆子刷完了再說」。說時將一個盆子拿起。將蟋蟀放一個空盆裏。將過籠。食槽。取出來。用水將盆子刷淨。重新放好過籠。換上水槽。再把蟋蟀放在盆子裏。乃是一個一個地盡皆刷完。郝二只得蹲在一旁看着他擺弄。起發一壁刷着蟋蟀盆子。一壁尋思怎樣應付這事。只是想不出高明的計策來。郝二候他刷完。喝了一盃茶。抬頭望太陽。已經升起多高。料得已屆辰末巴初光景。便問道「天不早啦。說好了我要走啦」。起發道「忙麼啦。妥不過早晨你亦沒事。你再來一盃。這是六百四的香片」。郝二道「你不老。沖餓了怎麼辦」。起發笑道「餓了咱有點心。上回有人送了三斤綠豆糕。攔了這些天老沒捨的吃。今天便宜你罷……」。說時立起。到屋拿出一個紙包來。遞給郝二。隨又拿出一個小板凳。命他坐下。郝二看那紙包上的摺縐。便知不是近日的東西。打開看時。果然料得不差。那綠豆糕乾得和新磚相仿。而且有些蟲子鑽的小洞。郝二用手撚起一塊捏捏。有些抗手。不由得哼了一聲道「吃這個總得好牙好口。一個牙不給使換。咬着就得費勁」。起發道「你外行。吃這個還得有門道。你不會蘸着茶吃麼。茶食茶食麼。吃爐食離開茶可不辦事」。郝二微微嘆口氣。不便還言。心中兀自思量「人若窮了。麼氣都得受。倒退十年。我們兩人棹子板凳一班兒高。現在他趁點麼兒。就這麼待承我。噯。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教我吃。老得吃。誰教我

求到他們門上呢」。用手把綠豆糕上的蟲子屋。和絲綢一併擦抹下去。依着他的主張。在茶盃裏薰一薰。向起發說道「你老不吃麼」。起發道「我早吃完啦。大餅夾切糕。不吃飽了敢喝這麼濃的茶。肚子裏早罵閑雜兒啦。你自個兒吃罷」。郝二着實餓了。連吃了四五塊。不見得難吃。不過不逮新鮮的香甜罷咧。忽聽起發道「郝洛二。咱這麼商量商量行不行。你不是不打算賣麼。亦行。咱倆人先咬咬。你的輸了算完。要是連接我三個錢不抗。我拿出兩吊錢來做本兒。輸贏四六分帳。你落四成。我落六成。誰教我是錢股兒呢。我亦不圖獐獍野鹿。只求鬻狗還家。多了可不行。咱即着兩吊錢的破盆兒擲。輸乾啦。你淨賠我一吊二百錢。你看這個公道不公道」。郝二有些猶疑。不肯答言。起發道「你不用犯恹算。我不是找你的便宜。你想。不論多好的錢兒。總得過一過。看不出點麼兒來。誰敢向圈上拿呀。一連接三個錢兒。就有點兒門啦。到了圈上。足丁一氣。這亦跟推牌九差不多。一翻兩瞪眼。三下五除二。一轉眼就見出高低。不溜好了。拿到圈上沒個屁時兩吊就得玩兒玩。雖說在我身上輸個吊兒八百不算麼兒。不是我麼看出點麼兒來麼。你自個兒琢磨去。行了算着。不行拉倒」。郝二尋思「這小子萬惡滔天。左右全是他的理兒。誰教我沒錢呢。輸了兩吊錢具老兒。贏了他得落多一半兒。我亦得想個法子繞兌他……」沒有一袋煙時。被他想出個法子來道「高爺。咱們這麼辦行不行。只當你借給我兩吊錢。輸了是有的事。贏了咱倆人四六分帳——」。起發道「那更行啦。樂得的呢。左右我不傷本。輸了還有我兩吊錢在。早晚還不一樣麼。贏了有我六成——」。郝二苦笑道「別呀。你老

擎團圓。我擎破兒。我還不得多落點兒麼」。起發道「你要嫌不上算。咱另商量。兩吊錢借給你。輸贏我不管。全是你的事兒。一天淨給我弄五百錢——」。郝二駭了一跳道。「嚇。這够麼分頭兒。一天五百。十天五吊。一個月十五吊。好麼。兩吊錢的本兒。一個月上十五吊錢利錢。莫怪你老發財啦。敢情財都是這麼發的呀」。起發不悅道「願意不願意在你。借不借由我。就是這個衙門兒。愛告不告。少說閑雜兒。點心亦吃啦。茶亦喝啦。這工夫又說這個啦」。郝二道「我亦沒說別的呀。你老先別急請問請問。這叫麼分頭兒」。起發道「這還論分頭兒麼。你不是爲的贏錢麼。兩吊錢拿去就打一吊錢一注。一天贏個三注五注的。就是三吊五吊四六分帳。得分給我三吊兩吊地。我一天向你索五百錢多麼」。郝二道「這麼一說可不多。無奈一樣。人有忙閒。工夫有長短。那有一天到晚老下圈的。事由兒還幹不幹呢」。起發道「着啊一天儘幹這個。人家燕尾子張三亦不答應啊。依我說。錢兒還是歸我。兩吊錢一脚兒踢。輸贏我認命啦」。郝二想着「白拈的錢兒。養了幾天賺兩吊錢。本來不少。無奈孫先生說今年要發財。想了多少天。發財的機會一點兒沒有。除非由這錢兒上頭找。他一脚兒踢給兩吊錢。一刀兩斷。我還有麼指望呢」。左右思維。總是捨不得賣脫。起發見他出着神兒。由許多蟋蟀中。挑出一個最好的。掀開盆蓋。端詳些時。順手把郝二的火罐兒拿起。只做像看的模樣。窺着郝二沒留神。猛咕叮的酌在盆裏。及至郝二察覺。盆子裏蟲聲大起。兩個蟲兒咬做一團兒。郝二欲待下手去分。却來不及了。忙道「這是幹麼兒」。起發兩眼望着盆中道「咱先咬個試試。看着是麼牙。好。老

米牙……有跟。俺……。看見了麼。真托底……。嘿……。又一個團兒……」。兩個蟲兒勝負未分。對壘式的振翅雄鳴。起發生怕自己的蟲兒吃虧。忙用阡子隔開。將郝二的蟲兒撥出來。放在一個大盆兒裏道：「有根哪。醜不了。可惜是熟子兒沒有多少日子。等不了立冬就老啦」。郝二道：「離着立冬還早着的啦。咱這麼商量。你亦別具數兒。咱們有一得一。公公道道該着贏多少是多少。一天一算。四六分帳」。起發道：「這亦行。咱兒可是擇在我這兒」。郝二又有些吃疑。料得起發心術不端。自己若不經手經眼。難保不賤混舞弊。便道：「這倒行。是下圈的時候兒我不在場怎麼辦呢」。起發不悅道：「你這個人比猴兒還靈。誰還爲這麼個糟袋兒。作那個養孩子沒屁股子的事麼。不願意你拿走。那天這爺們不輸個十吊二十吊的。還拿一兩吊錢當回事麼」。郝二道：「對呀。高四爺一二十吊都沒攔在心上。還拿這個當事麼。話可是這麼說。借兩吊錢一天要五百錢利錢。這還是二二十年的交情。又是老街舊隣。要是外人還不定多大利錢啦」。起發被他控等得反倒笑了道：「你這小子。真刁歪。一百個不上算。咱這麼說。輸贏你全別管。一天擎多錢行不行」。郝二道：「得啦四哥。爲一袋兒嚼了半天。真個的咱儘看上錢。一點兒交情沒有麼」。起發歪歪腦袋道：「這話對呀。咱們有我交情啦。你要不跟我要猴兒。我能跟你針是針尖兒麼。這話又說回來啦。沒交情喝我的香片茶。就綠豆糕。亦不是說。這爺們一個柴禾刺兒亦不捨(音舌)註。是你就完啦」。郝二涎着臉道：「開了半天咱這個夥還搭不搭呢」。起發道：「怎麼不搭呀。我亦看出你來啦。一百個不放心。咱這麼辦。這個袋兒先攔在我這兒頓着。幾時下圈。

聽我的招呼兒。咱這麼辦。下圈上你們那兒下去。眼觀鼻子鼻子觀眼。還有錯兒麼。有一節。來回這趟道兒可不輕。可得包出腳力來」。郝二張着手道「那怎麼包呢。我給你來回雇四人大轎。要不包一輛轎車」。起發道「咱別說廢話了。到在圈上。贏了咱們三七分帳」。郝二道「又來啦……」。說時一蹶脚道「三七分帳亦行。輸了一瞪眼兒。兩到霉。誰亦不怨着誰」。起發道「不行。輸了你得包一半兒……」。郝二道「這話不對呀。上圈的時候。憑你的眼力。蟲兒配不上能來麼。輸了誰說是怨命。你亦搭着。一半兒不是。怎麼反教我包賠一半兒呢」。二人狡展些時。終歸是贏了三七帳輸了兩不找。只有一條附帶條件。倘若起發背郝二私自下圈輸了。起發應按天包賠一切損失。譬如由八月二十日起首。到十月二十截止。中間不論那一天。起發背着郝二在別處下圈抗了。由這天起算。到十月二十日。一共是多少。每天應由起發包賠五百錢。因為這個數目。由起發說的。借兩吊錢每天由郝二給五百錢的紅利。這條件被郝二提出。起發無法駁斥。只得依從。二人成交之後。天已將午。郝二告辭起發出來。起發着實慷慨。將郝二沒吃完的綠豆糕包起。教他帶回家中給孩子吃。郝二再三告謝出來。一路回到自己家中。只見自己的孩子鐵鎖。亦弄兩三個缸紅瓦盆在院中鬧蟋蟀呢。猛抬頭看見乃父。忙立起身來。叫道「爸爸你給我稍好東西來啦麼。上回許着捐。老不給捐……」。郝二未及還言。屋裏孩子他媽早答腔道「別問他。家裏吃飯都不管。還有錢稍好東西。有好東西還留着自個兒吃呢。捨得給你捐來……」。郝二應聲道「這回你可猜準啦……」。說時由袖中取出紙包來。向鐵鎖舉着道「你看。這不是

好東西麼。別聽你媽媽那套。給咱爺兒倆養生。爸爸但分有錢不給你娘倆花給誰花呢。一早晨兒出來。跑到這晚兒。這不是麼。高四大爺給的一包綠豆糕。你們娘兒倆吃罷。就是乾一點兒」。鐵鎖奔着要搶。郝二將手高揚。舉到屋中。郝二的女人喬氏正在坐在外間屋地上。正在打麻經子。一手理着麻經。一手抖着經子」。那經車子呼呼地轉着。喬氏見郝二拿進點心來。把經子一挽。經車子便不轉了。立起道「拿來我看看。麼點心」。郝二道「乾綠豆糕」。鐵鎖趕進喊叫的要吃。喬氏早把點心接到手中。打開看時。哼了一聲道「虫子走的乾點心還拿家來給孩子。格掉了牙多早晚兒長出來。鐵鎖。別吃呀。不是好的……。我說的呢。好東西還往家裏拿。高四就不是好東西。乾崩豆子還給人。我當是麼好東西啦」。郝二嘆口氣道「你就別說那個啦。當初咱開鐵舖的時候。麼好點心沒有。高四哥上咱家來。錯待過麼。誰教這工夫人家鬧啦呢。還拿着咱當人麼」。鐵鎖只磨着要吃。喬氏一堵氣子丟給他兩塊道「拿走。磨牙去。格掉了牙可別哭」。鐵鎖不懂得甚麼叫蟲蛀。那個叫太乾。拿出去嚼去啦。喬氏撚了一塊。吹了吹。咬了一口嚼着道「你既知道高四看不起人。你今日個又浪蕩去幹麼兒」。郝二笑道「別愁啦。咱快發財啦」。便將如何捉得大翅蟋蟀。如何孫陰陽說他要發財。前後經過。說了一遍。便將和高起發搭夥下圈的話說了。喬氏聽罷。着實埋怨一番。說的不該這樣不知輕重。拿着壞人當人。和這種混障人搭夥。將來必上了他的當。郝二道「事情是明擺着的。我比你還不識數兒麼。我豈不知。高起發不好惹。無奈手裏沒錢。教我拿麼贏錢呀。滿打有個三兩吊錢的亦是添心堵

兒。那還膩的了麼。再說。亦沒有閒工夫呀。跟他搭夥。雖說吃一多半兒虧。一來咱的運氣在那兒來。含糊不了。二來借着他的財命兒。多少落點兒慶兒。把老買賣兒拾掇起來。還愁不發大財麼。反正世上沒有空手套白狼發財的。多少得借着點兒因由兒」。喬氏聽他說得有理。不再計較。過了兩天。起發果然將郝二的大翅拿到鴿店張三的圈上。雖然一兩吊錢的輸贏。每天都贏個五六吊錢。三七分帳。郝二每日亦能分三五吊錢。不由心中暗喜。他想果然這樣連下去。每天三吊計算。兩個月的工夫。便可以落二百吊錢。正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明

不知郝二這蟋蟀能否替他發財孫陰陽相法是否有準。且看下回。便知分曉。

第十三回

小事其端一措大上圈得佳趣
大開捋闖羣公子闖寶逞豪華

郝二的蟋蟀交與高起發合夥上圈每日必贏幾次。郝二十分高興因此到了中秋節。從從容容的度過。不料八月二十日後。上圈的人物。一天高似一天。蟲兒一天強過一天。八月二十六的這天。郝二的大翅。被人咬敗。頓時斷了財源。却不知這裏頭尚有弊竇。起發不是信義君子。豈能守定約法。背着郝二不另下圈。而且不是自己的虫兒。不知愛惜。一天到晚得暇便闖。不令虫兒休息。慢道是個寒虫。便是力敵萬人的好漢。着他每天沒晝沒夜的爭戰。亦有筋疲力盡的一日。在這天的前幾天。在旁處

被人咬梳了。起發通盤計算。所獲不資。只是不肯履行附帶條件。一天包賭五百錢。賠到十月二十日。亦得二十吊錢。他便想出一條跪計。這日告訴郝二。虫來叫鈴兒叫的利害。而且有害。必須靜養幾天。且須過鈴兒。郝二信了他的話。只得依從。起發在這天內。加意詞養。細心察看。方知牙鬚已折。前抱「卸前爪」受傷。幸而尙有餘勇可賣。過了幾天。用鞭兒試試。仍自振鳴雄鳴。暗道一聲「老佛。這回不怕那郝絡二詛人啦」。早飯後。名到鶴鶉店圈上。和平日一般。找人配虫會鬪。亦是詐稱虫兒新病初愈。不敢下大注。只下了一吊錢。誰知下圈時。和對方略一對牙。便走了。那虫牙鬚已損。牙已着傷。再不能應戰。一經接觸。撥頭便走。對方的虫兒不肯罷休。一味在後窮迫。那虫循盆而走。不再回頭。在最後一霎。起發把脚一蹀道「完啦。可惜了兒的錢。兒。想不到這麼蹀躞啦」。郝二爺不知就裏。只有通惜而已。事實上已經如此。無法挽回。好在前後剩下三二十吊錢。放到家中。不無小補。一幌便是九月初旬。天氣漸漸地涼了。常尋養虫兒的主兒。見來者都是當地巨紳富賈。公子王孫。拿來的虫兒。都是有名堂的上品。不由得白慚形穢。悄然引退。不敢上場。從此來的人又換了一等階級」。這日有幾位鹽商子弟到來。一般都有幾個下人跟隨。金漆圓籠裏。擔着整套的蟋蟀盆子。按規距四十八盆爲一桌。所以一切食槽水槽。過籠兒。都是一樣的質地花色。不得有一個差色道。主人到時。只在客廳裏一坐。着挑圓籠的把盆子擺出來。擺在八仙桌子上。尋常下圈的人們誰能這樣鋪張。不過是紳家富戶罷了。這天來的人們。都不沒等閒的人物。有振德店黃五興伯。聚文恒楊

六爺。鼓樓東倪大爺興藩。益德店王五少爺。河東韓三爺仰山。益照臨張大爺子鴻。內修店王七皇上。亨裕店李四爺。這般人都是天津衛有名的世家。今日聚在此地。和臨撞鬪實一般。奪勝爭強。誇豪顯富。他們下圈。便和普通入不同。豪沒有市井氣象。大家坐在一起。所談的不過是某處出了甚麼古玩。某人作了甚麼豪舉。誰家廚房作得菜好。那家班子妓女漂亮。談了一陣。談到蟋蟀上。其中有人道「聽說黃三爺新近得了個大翅。出號兒的大小兒。今天帶出來了麼。黃五爺聽見這話。正是搔着癢處。得意洋洋的道。亦不見得多大。不過北平常的展樣點兒罷咧」。張三立在一旁道。「五老爺的話。這個蟲兒還不算大。我看比小號兒的油葫蘆還壯（上聲）啦。亦不是說。這趟山東沒白跑。大半今年的蟲兒沒再大的啦。楊六爺向黃五爺道「興伯。你教他們拿來。我們亦瞻仰瞻仰行不行」。黃興伯慨然應允道「這有麼不行的」。說時命跟來的差人。將那大翅盆子端來。放在一個八仙桌子上。興伯走到桌前。自己輕輕地揭開蓋子。便有兩三個人圍過來。興伯回頭望着一人道「倪大爺。看看怎麼樣」。倪興藩探頭看時。失口道「真不小。要是本地子兒。怎麼亦沒有這麼大的。難為張三怎麼尋求的。真不小」。興伯又向旁人道「怎麼樣」。幾個人都稱贊不置。興伯道「這個罐子可不打。打開就得湊一局」。韓仰山坐在一旁。托着手中郎窑和彩的烟壺。聞着洋烟道「這回黃五爺要蓋場子。全場在座的。亦怕拿不出對個兒的來。這不是難為人麼。誰敢跟五爺比畫比畫呢……」。說時將眼望着衆人。衆人中明知這蟲兒過大。忒不易接。忽然在衆人選出一個人來。這人非比尋常。正是當年候家後三順班

想要借錢。領少掌班三順兒從良末成的李四哥李琴軒。李琴軒爲人有些模模糊糊在儕輩中。輩數却大。論起親戚來。比較旁人却大一兩輩。他却不以長輩自居。偏愛和衆人玩笑。大家暗中示意向琴軒嗷嘴。意欲着他抵塘頭陣。便有一人道「四表叔你老跟黃五爺下一圈罷。聽說你老有個出色的。這工夫不露。等到幾時呢」。琴軒道「我的蟲兒還行麼。你們來罷」。張子鴻道「別呀。蛇無頭不行。你老是個老長局兒。你老不打頭陣。誰敢打頭陣呢」。琴軒初時不肯。當不住大家一味慫恿。心中未免有些活動。同時見局已擺成。便叫琴軒把虫兒拿來。琴軒不加思索。向自己的蟲兒把式說了兩句。少時捧來一盆。放在桌上。闊人兒們下圈。和市井上市僧們會鬪寒虫的不同爭長較短。挑肥檢瘦鬚尾長短。領項寬窄。都要爭競些時。必須截長補短。配搭整齊。方能入圈。闊人們會鬪。各人拿出一個虫來看亦不看。便由下人們經營。只聽把式報信。贏了自然得意。便是輸了亦不能露出失意的樣子。粗人們便不然了。贏的虫兒當作奇珠異寶。奉若神明。一經輸了。大罵不休。立時抓出來摔在地下。甚或將脚端扁的。醜態百出。罄竹難書。琴軒的虫兒出來便有人問這次如何下注。黃興伯撩起衣襟。取出一件東西。大家見他穿一身貂爪仁兒的皮襖。葡萄珠兒的排子。衣衿裏露出一個表塔襪。與伯由襪裡拿出一件五色斑駁的東西。故在桌上道「咱叫掛這個表罷」。琴軒望了望。乃是一只表。他亦不甚注意。懷中掏出一個翡翠煙壺。當年翡翠煙壺。不甚出奇。及至拔出煙壺蓋子裏邊的葷子。乃是密蠟。便不易得了。他磕出些洋煙來聞着。眼望那只表。乃是五色斑駁的殼子。周遭嵌着珠子。料得這

只表。至少值個三二十兩。便不在意的道「好罷。咱倆人就掛這個」。當年的規矩。某方拿出一宗物作來作彩頭。對方贏了。拿起便走。倘若輸了。有原物照樣賠。買不到的東西。估價賠錢。常有狹促鬼兒。拿出一件不出奇的東西。看着不甚值錢。及至輸給他。裏邊却有價值巨萬的奇珍異寶。不可多得的東西。對方只好忍痛賠他。如今黃興伯將玳瑁表放在桌上。李琴軒並未着意。兩家的下人倒替主人執心。李家的下人。早聽得黃五老爺這個虫兒轟傳全津。自己的虫兒雖有幾個出品的。却不是甚麼希世奇珍。既奉主人之命。當着衆人。焉有下人諫言的。捏一把汗。把盆子蓋兒揭開先看看自家的虫兒。然後偷眼望着黃宅的虫兒。不由得黯然魂消。爽然苦失。只見黃宅的虫兒不問顏色怎樣。憑大小。亦差着一大塊。心中暗忖「這叫拿清鷄蛋往石頭上撞。這塊表贏不過來。準得照樣兒賠人家」。那二早得把一個上品李子玉圈盆捧來。輕輕放在桌子上。兩家下人。兢兢業業地將兩個虫兒放在圈盆裏面。說亦奇怪。那虫到在圈盆裏。將腰一伸。彷彿暴長了一段。兩個虫兒雖說不到棋逢對手。將遇良材。琴軒的虫兒。亦不算中駟之材。絕不以自身貌小而氣餒。任是遇到恁般勁敵。亦自不肯示弱。兩個虫兒戰了幾回合。兀自不肯罷休。無奈小不能敵大。弱不能攻強。琴軒的虫兒。當不住對方身大力強。只用腿一彈。便能彈出多遠。後來鬧得只有招架之力。沒有還「嘴」之力。（絕不是手）終歸被那大翅一口將「領」咬住。只一甩扔出盆外。黃興伯這時和隣座倪興藩閒談。猛然一陣虫鳴。聽出來是自己的虫兒。便向興藩微笑道。「我靜看李四叔上那給我買這個表去」。恰巧這時張三叫道「五老爺。給

你老道喜罷。咱們贏啦。好在李四爺亦不在乎。給三老爺照樣兒買表去罷」。琴軒覺着一個瑛瑛嵌珠子的懷表。不是買出來的東西。信步走到桌前。將表拿起道「我看看黃五老爺是麼樣兒的……」。說時一按彈簧。殼子躍開。打開一看時。只見表面上五花八門。許多大小針。有走的。有不走的。分不清楚是甚麼針來。不由得楞了。普通的表。只有一個大盤。另外一個小盤走忙針兒。（天津人稱秒針爲忙針兒）。他這個表。一共有四五個盤。李琴軒從來不會見過。而且不會聽見說過。着他向何處去買。興伯明知他無法照買。走過來道「四表叔看明白了嗎」。琴軒失口道「看不明白你這是嗎表。亂七八糟的……」。興伯將表拿過來。笑道「你慢慢地給我尋去罷。幾時尋着幾時再給我。說時退回原位」。將表向興藩一舉道「倪大爺認的這懷表嗎」。興藩張眼望時。忽然想起道「這不是張……」。興伯忙擺手道「對啦。別說啦。看教人知道」。興藩便不敢說了。原來這表大有出處。據聞當年是貢張家的東西。貢張家作着清朝皇室經營貢品的專差。專和王公大臣內廷太監交往。這表乃是西洋貢品。一共只有三個。一個獻與西太后。一個贈與慶親王奕劻。一個被總管太監李蓮英。（即世傳之皮硝李）得着。李蓮英和貢張的主人張適堂最好。不時來往。這日見適堂有一對瑪瑙獅子。足有一尺多高。情實是不易得的珍品。李蓮英看着喜愛。便用這表將瑪瑙獅子換走。適堂將這表帶上。永不離身。這表共有五個盤。除去時針。分針。秒針。報時之外。一個盤走禮拜。一個盤走月亮。贏虧。能看出陰曆日子來。一個盤走二十八宿。尚有倫敦的時刻。和北京的時刻。共是五個盤。稀有爲貴。便成無價之寶。張適

堂一年之中。有時在北京承應差事。有時回天津安居。堂迺最好玩馬。不時的到紫竹林杏花村曠場裏跑馬。(不是如今的賽馬)那時黃興伯亦到那裏試馬。興伯有一頭雪裏站的驢。名爲「衛特」。脚乘最快。一天能行千里。亦是稀世奇珍。張迺堂有一匹廟馬(蒙古柏靈廟出品)。亦是匹駿驥。不知怎樣一個失神。興伯的衛特。被迺堂的廟馬踢死。頓時起了風波。興伯心愛的東西。如何肯容。少不得鬧了一陣。經人勸解。許着照樣賠償。二人各自分手。後來經過多少唇舌。不會說好。只因這驢不是常有東西。任你價錢。買它不出。論來黃家有的是銀錢。却不敵黃張有勢。經人勸解多次。興伯亦知光棍根不鬪勢。果然相迫太甚。他在北京使個門子。便不得了。後來知道張家實在無法去買。樂得送個人情。假作碍着衆人面皮。情願放個場。不要了。迺堂反覺過意不去。託人說項。願與興伯結爲異姓兄弟。興伯將計就計。只得應允。這日約出幾位耆紳。在一家館子裏結盟。結拜已畢。入桌聚餐。衆人將黃張二人讓在上座。黃興伯一時高興。斟出一杯酒來道「二弟。兩個人拜把子。亦是亘古未有的事。別看我在理。今天破破戒。咱們推杯換盞。喝兩盅兒」迺堂道「五哥巧來。我也有門檻兒。一不作二不休。我亦捨命陪君子」。說時二人各把一杯酒。在手中互遞着飲了。衆陪客無不歡顏。共賀三杯。迺堂酒到肚裏。慨然笑道「五哥。你說倆人結拜亘古未有。你忘了今古奇觀了嗎。不是有一段左伯桃羊角哀麼。他們老二位就是倆人拜把子」。興伯哈哈道「還是兄弟你書底兒深。看過今古奇觀。當初三國演義上。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白馬祭天。黑牛祭地。傳流後世。沒有不敬重的。今天咱們哥兒

們爲一匹驢拜的把子。比劉關張三結義差不那兒去。還不該喝一盅兒嗎？衆人齊稱有理。」……還是黃五爺。張二爺一段今古奇觀。勾起五爺的三國演義來啦。我們草木之人。真想不起來。還是你們二位累代書香。滿嘴的斯文一抹兒。一張嘴就是書。罷了。咱們得陪着乾一盅兒。大家又飲了一巡。酒堂忍不住道「五哥。你不提驢。我還想不起來。我家裏的東西。沒有比驢再值錢的啦……」。說時托起表宿禩道「……就是這懷表還配的上。你那個驢。日行二千。夜走八百。我這表。半年上一回。走星星。走月亮。坐在家裏。知道英國太陽出來沒有。五哥別說你的驢。連驢尾巴我亦沒處找去。當初永慶鼻平上說。山西元百萬進貢康熙老佛爺的一匹驢。是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名叫駝骨獸。誰亦沒見過。由打那個年月。到如今一二百年。才有這麼一個。上那兒給你配對兒去。沒別的東西補報。這懷表歸你罷」。黃興伯伸手托起來看時。果然不會見過。聽見人傳說。這表是西太后賞給李蓮英的。心中暗想「這是御用的東西。連環套上黃天霸拜山。說過見物如見君。按理說。真得跪在地上三呼萬歲。如今帶在他們身上。不知道行甚麼禮」。一陣胡思亂想。一時忘情。只有咳嗽却不敢接。旁邊有和興伯至好的友人道「張二爺一番美意。黃五爺倒犯了掂算啦。既拜了把子。有飯同吃。有馬同騎。東西在誰身上帶着不一樣嗎。來。我替你摘下來……」。說時由表宿禩裏解下來。遞給興伯。從此興伯。便以此表爲隨身之寶。一時不離。如今明知這虫兒一時無兩。便拿它作了頭彩。李琴軒不知那裏。碰了個老大的釘子。這場完畢。凡是帶着現款的。都亮出來。有的在桌上擡起整寶。有的

把金條由圓箱裏拿出來。往桌子上擺。一時黃白燦爛。耀目生輝。却惹惱一人。張眼望望。暗道「這點東西還值得上這兒顯弄」。隨下自己的下人嗷嗷嘴。下人忙把水烟袋送過去。隨手燃好紙枚兒。遞給那人。那人吸了兩筒。吹灰的時節。由水烟袋套裏抽出個紙捻來。含笑說「黃五爺的錢兒完了。該着我的錢兒輸啦」。大家循聲看時。却是益照臨正坐轎兒的張子鴻。個中便有王七皇上道「張大爺。咱倆人下一圈」。說時命人捧過一盆蟋蟀。放在下圈的桌上。隨問道「張大爺下嗎呀」。子鴻舉着手中紙捻兒道「我下這個罷」。大家相看這紙捻兒。不過錢中兒粗細三四寸長。像是毛頭紙捻成的。料得裏邊便是金子。亦沒有二錢重。王七皇上不加思索的道「就依着你罷」。說罷兩家的蟋蟀。會鬥起來。這次。兩個虫兒不差上下。放在圈盆中。兩個蟲兒鬥了足有頓飯時。分不出勝負來。王七皇上向自己的下人臉上望了望。見他面有得色。笑容可掬。便知有幾分把握。心中兀自盤算。張子鴻這個紙捻。必是值錢的東西。只是猜不出是甚麼來。忽聽兩陣蟲鳴。阡子手道「這回可完啦」。王七皇上再看自己的下人。已不是方才的神色。掌不住伸手來道「來呀。把張大爺的紙捻兒打開看看。到底兒是麼好東西」。那聽差戰戰地拈起紙捻兒倒擰開。理好摺縐看時。却是一張錢帖。不敢怠慢。急忙趨步過來。雙手奉與主人。王七皇上接過來看時。乃是鼓樓北萬通當旁萬茂盛錢舖開的錢帖。上邊開的錢數是四千吊。不由得楞了。自己身邊不會帶着這些。便想亦沒有四千吊一張的。訕訕地立起。奉與子鴻。笑道「大爺。收起來罷。回頭教他們給你兌去」。子鴻慨然道「算了罷。這倆錢兒還值當的給嗎」。當年的

財主。講究場面過節兒。王七皇上當場拿不出來。便算栽給張子鴻。更兼這家錢舖。正是王七皇上開的。那時又沒有電話。一個電話可以立時開張支票送到。或是帳上撥兌。鶴鶉店相離鼓樓北何止五七里地。怎能立時辦到。因而王七皇上無形中栽給張子鴻了。正在這個時候。外邊有人喊道「我可來晚啦」。大家循聲向外看。由玻璃窗上。見來者是個少年。約有二十上下歲。瘦瘦地臉兒。小小地身材。穿一件深茶色摹本緞對襟草上霜出風馬褂。下邊是密色水八寶四則賽綢吊面兒。灰鼠皮襖。脊上出風。當年九月天氣。便和初冬相彷彿。九月裏都穿寒羊。貂爪仁兒之類。這少年想是有幾口煙癮。所以穿得比旁人更矮。見他一步三搖。息似微風吹動一個紙人兒相似。走到過廳門口。張三忙把大紅呢褂門帘打起。叫說「七少。才來呀」。那人點點頭。側身走進廳房。向衆人打招呼道「好啊。你們幾位早上來啦」。衆人道「那兒事情。才下了兩圈……」。說時指着張子鴻道「張大爺剛贏了王七爺一圈。李四爺輸給黃三爺一圈」。那少年道「我在半路兒上就聽說啦。李四爺輸給黃三爺一個走星星走月亮的表對不對」。大家齊道「你怎麼會知道的呢。半路上有報事靈童嗎」。按。報事靈童。乃當年出皇會時。天后聖母駕赴如意菴時所用。其扮相如戲園中之馬排子。天后啓駕時。親事靈童即由天后宮馳赴如意菴。飛報與接駕會首預備接駕。此種儀註。悉彷彿前清內庭制度。皇上太后巡幸。皆有只值太監於鹵簿變駕前。飛馬於蹕路上。隨行在往來。馳報車駕所在。那少年道「草上說話路上聽。這工夫大街上都轟轟動動啦。大概是圈上的人們傳出去的」。張三道「不能。這一定是廂房屋裏下圈的人們聽見麼話兒。

他們當稀鮮罕兒說了出去啦」。這時東面廂房。尚有聚賭的。自從闖人兒們上場。凡是小賭家。自動的降到廂房去。他們對於過廳裏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認爲說舉足重輕。所以不時的訪問。爲得是回到家中。逢人輒道。一來誇耀自己。得與十大家聲氣相通。二來這事足資談料。當下韓仰山向倪興藩道「這可不好。他們只願向外頭傳出。咱們擔不起這個聲氣……」。隨向張三道「他上那屋裏囑咐他們。別上外邊兒有的沒的瞎說」。張三應一聲道「是」。忙到廂房裏去了。張子鴻道「這怕麼兒的。誰還敢把咱們怎麼樣麼」。興藩道「小心點兒沒錯兒。教他囑咐他們去亦好。省的到外邊兒添枝添葉兒。一個傳訛了。大驚小怪的。全不合式」。那少年道「我一句話。倒惹你們說出這些話來。其實。這算個麼兒。他們說他們的。咱來咱的」。這時少年的跟人早把圓籠挑進來。將蟋蟀盆子取出。擺在掉子上。提出了空圓籠去。王五少爺道「七哥。咱們倆人先下一圈」。那少年道「先別忙。我得緩緩氣兒」。王五少爺伸手向套間裏指着道「楊六爺在屋裏啦」。這時楊六爺早已犯癱。命聽差在套間裏灑上煙盤子。已經吸上了。那人搭訕着走進套間。叫道「六爺。早來啦」。楊六爺正吸着煙。無暇答言。點點頭示意。把着烟槍。狂吸一陣。一個烟泡兒吸完。方得騰出嘴來道「早來啦。你才來呀。抽罷」。那人道「不忙。你過足了癮。我再說……」。說時走到床前。倒在楊六爺對面。楊六爺放下煙槍。抄起烟籤來。挑出烟膏來。一壁燒着。一壁問道「琴舫。聽說黃五爺這個大翅了麼。今天把李四爺贏啦……」。琴舫道「我在半道兒上聽見啦。不是黃五爺拿出個走星星走月亮的表來麼。李四爺這回準得栽。教他

上那兒給黃五爺照樣兒買去呀。」楊六爺道「……可不是麼……可是……你怎麼知道的」。琴舫道「嚇。河東鄉轟壤動啦。這工夫連城裏都能知道啦」。楊六爺點點頭道「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這點兒事亦值的唱蔡伯階麼」。琴舫歎口氣道「咱們天津衛的人。嘴賽傳「音串」鑼賽的。（註昔日遇有火災由最近水會鳴鑼各處駐報名曰串鑼）一會兒傳遍了城。有多點兒說多大。他們在道兒上喊。這不叫下圈。簡直的是臨潼山羣仙鬥寶……別提啦。他們說的玄着的啦」。楊六爺燒好一口煙。安在斗門兒上。舉着煙槍向琴舫讓了讓。又吸了兩筒。方才止住道「你抽罷」。琴舫謙一回道「你老不倒倒邊麼。我亦是大栽兒」。楊六爺道「你不提我還忘啦。正好。我是大栽兒三口。小栽兒三口。抽三口。歇會兒再抽三口。咱們換個過兒罷」。說時二人換了地位。琴舫喊來跟人。送進煙盒。放在煙盤子裏。楊六爺道「抽這個不一樣麼」。琴舫道「不行。你老那是老廣土。我沒有那麼大道行。對付點兒紅色兒東土罷」。說時燒好一個煙泡兒。下人早把自己的一桿茵陳煙槍送到。楊六爺道「你抽我這槍不怎」。琴舫望了望道「你老這桿槍。亦是土地廟兒的槍竿。獨一根兒。天津衛走遍了亦找不出第二根來」。楊六爺很得意的望着道。「大料着亦沒有重樣兒的。這桿槍是大內的東西。一個當老公的偷出來。賣給廊房頭條古董舖裏。那年我上北京。溜前門外。一眼看上了。沒捨的撒手兒。你看。綠的真像菠菜。白的氣死羊脂。翡是翡。翠是翠。玻璃地兒。一眼望到底兒」。琴舫贊嘆些時道「李四爺有個斑指兒。亦穀樣兒」。楊六爺道「敢則的。年年上皇會。他總得露露……」。說時鼻子裏哼一聲道「當年出皇會。他

們家打江甯製造局定織的一匹暗龍黃甯綢。做的這把曲柄傘。名叫幻龍寶蓋。大紅素甯綢槓套。聽說
是拿西藏紅花染的。大前年掃殿會的人們。都看不起他。說他是落了魄「音丕」的鹽商啦。他那回亦有
點兒看出來啦。特意的自個打傘。老娘娘出巡。他在寶轎頭裏打寶蓋。一邊兒一個大紅角子提燈。高
高的舉起。特意往手上照。爲的是透他的斑指。那斑指。可不叫翡翠。那叫子母綠。簡直的像塊綠玻
璃一樣。套在大拇指頭上。連手紋都透的出來。拿紅角子兒燈一照。再搭上紅甯綢槓套。兩下裏照在
一塊兒。真是紅的血點兒紅。綠的一窪水兒。大夥兒這才佩服。到底兒還是人家亨裕店李府上。真有
點兒內囊兒。好東西……」。琴舫道「不錯。聽說那個紅甯綢亦有講究兒。那叫魚鱗子。亦是江甯製造
進貢的東西。好在老娘娘受過乾隆爺的皇封。在祀典的正神。別的廟裏用這個。真得有個人兒出來問
問」。楊六爺道「可不是麼。這叫露多大臉現多大眼。你亦不細看看。人家下的是麼東西。的兒是麼
錢兒。輸贏倒不算麼。亦得量一量。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你準能賠人家亦行。豁着輸給他。
要不蟲兒準了的住亦行。這是麼。不度德。不量力。不知道深淺。閉着眼瞎盪。不教他現世誰現世
啊」。琴舫道「沒見過的。李四爺糊裏糊塗半輩子。就拿那年三順班兒弄人說罷。自個兒沒有錢打算借
錢買人兒。開了個烏煙瘴氣。歸訖還是火滅煙消。頂這晚兒給人家公司做了話把兒」。楊六爺道「可是三順
班兒的三順兒從良了沒有」。琴舫道「沒有。聽說素香倒跟人走啦」。楊六爺道「可是要在桃花菴當姑子的
素香麼」。琴舫道「可不是她。窰子姑娘兒還出家。聽她那套」。楊六爺道「你別說。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古來妓女歸皈的。不是沒有。無奈一節。桃花菴出家。還不如下窰子啦」。琴舫道「這話不假。桃花菴兒就不是好地方兒。那門口兒的大小子。不知道壞了多少。那年我跟人去兩趟。上她們那兒抽煙去。說句多罪的話。那裏是姑子廟兒。簡直的是花煙館。到了那兒。想吃麼有麼。廚房裏小竈兒支着。做的菜比大飯莊不差上下。在那請客。吃整棹的亦行」。楊六爺很高興道「我就聽見人說過。可沒去過。本來麼。有錢那兒花不了。單得下她們那兒嫖去麼」。倒不知道那麼方便」。琴舫道「這話亦過於點兒。不能說上桃花菴兒就算是嫖。偶而不遇兒的。或者可以得點兒便宜。可是花的錢比較一個姑娘多的多。咱上那兒去。不過圖清靜。抽煙方便。別的心思可沒有。再說都是有主兒的。咱敢妄想麼。打頭裏說。老鐵家就是那廟裏的護法。別人能打進步麼。她們那兒三當家的。跟要人兒的汪玉洲好的像一個人。素香上桃花菴兒亦是爲的察考汪玉洲去……」。楊六爺道「他們有麼馬兒湯呢」。琴舫道「汪玉洲跟素香熱的不了的。他們倆人。誰亦離不開誰。一天不見亦不行。偏巧兒汪玉洲跟三當家的亦有勾連搭。亦不是怎麼教素香知道的。素香跟三當家的素常就有個不錯。聽見這個音。假裝跟三當家的好。拜了乾姐妹兒。噫。不是。拜了盟兄弟」。楊六爺忍不住道「倆娘兒們怎叫拜盟兄弟呢」。琴舫道「却有來。人家當姑子的。最怕人家拿他當女的。平輩兒得跟他論哥兒們。說話你兄我弟的。徒的得叫師父。不能叫師娘。乾兒子得叫乾爹。不能叫乾娘……」。楊六爺道「這我倒知道。我有個外甥女兒。因爲常鬧病。就是認的小藥王廟兒姑子的乾爹」。琴舫道「對呀。要不怎麼叫跳出三界外。不

在五行中呢。人家一出家。六塵不染。四大皆空麼」。楊六爺哼了一聲道「我看一點兒亦不空。那年我在南邊去一趟。山東泰安神州。跟江南惠泉山的姑子。剛一出家。跟密姐兒一樣。亦能打茶圍。亦留住客。亦不是到了甚麼年頭兒。才真正落髮修行啦。亦不是打那廟那代興的這麼一手兒。依我看。那叫老道吃蝦米。活多孽。既打算出家修行。何必又造孽呢。當初看見書上說過。亦不是夜水秋燈。亦不是酌泉錄。上頭提着尼僧接客的。我還不信。誰知道真有這個事。本來麼。許和尙進齋子。就許尼姑接客。不都是一樣的人麼。比誰亦不缺鼻子少眼。楞掐脖子。教他麼事兒不想。我看不易。你沒聽過昆腔上的思凡下山麼。不能說不是真事兒。玉簪記的陳妙常。亦是守不住啦。連孔子都說。食色性也……可是。那天你領我上桃花菴看看去。我亦見識見識這個三當家的……」琴舫道「嚇。要提三當家的。長的真俊。倆眼兒像一窪水兒賽的。在眼框子裏滴溜溜亂轉。眉是眉兒眼是眼兒。就是沒頭髮兒。看着像秃尾巴鶴鴨似的。要是包上頭。還不知道發多愛人兒呢。就是一樣有人把上啦。別人可不好進去」。楊六爺道「是汪玉洲麼」。琴舫搖頭道「不是。另有個主兒。汪玉洲聽說亦教這小子趕擄下啦。聽說姓李。可不知道叫麼。就知攔過圈。攔過局。亦是講打講鬧的。當初作小買賣兒……」。楊六爺歎口氣道。「惡人自有惡人磨。汪玉洲那麼大的聽頭兒。亦有教人趕擄了下的時候兒。想當初把苗鐵珊苗三爺都鬧爛了。想不到栽給一個作小買賣兒的手裏」。二人正自談着。外間屋裏一陣哄堂大笑。琴舫忙立起來。向外看時。即是陸紫楓和黃朗亭鬧的笑話。他倆人却和方才不同。這次賭的是金

鏢子。這種鏢子。和金條不同。原是大內的東西。名曰子孫鏢。不知怎的流入民間。闖人家嫁女。用這類子孫鏢子壓在箱子四角。圖個吉利。被陸紫楓拿出二十錠來。擺在桌子上。一眼被黃朗亭看見。心中想。這種東西做的實在輕巧。便要 and 紫楓賭一場。紫楓望着桌子上的金鏢子說「黃五爺。你想贏我的金鏢子麼。咱可不像張大爺似的。撿個紙捻兒。教人家猜悶兒。我這可是明殼兒擺着。贏啦。金鏢子你拿走。輸啦你可得照樣給我尋去……」。黃朗亭道「這還用說麼。差了樣兒還叫事麼。望安罷。陸七爺。我們家裏打掃打掃箱子底兒還許殼兩篋箕。或者找的出來……」。他只顧說着。旁邊黃興伯老大不悅。認爲這話過於張狂。哼了一聲。望着他說「少說兩句兒吧。你們不是下圈來麼。說這些廢話有麼用」。朗亭方才不響了。陸紫楓見興伯申斥朗亭。自己不好還言。就此收科。命家人將蟋蟀搬過一盆來。方要和朗亭對戰。只聽一個人小聲道「陸七爺留神哪。別教人家贏去。回家六奶奶不好交代。這是押子孫兒的。看七奶奶怪罪下來。過這一宿可不好交代」。說得大家哄堂大笑。及至紫楓找那人時。却找不出是誰說的。正自無法還言。却聽見裏間屋裏有人問道「你們爲麼笑」。黃朗亭忍笑訴說一遍。又道「亦不知是誰說的。一會的工夫會找不出主兒來。這麼一說。我倒不敢跟七爺來啦……」。琴舫道「那有個麼兒。金鏢子不咧。又不像你們五老爺的表。沒處買去。那有個麼兒。上三義金店照着樣兒反出模子來。不會另打麼」。朗亭道「那麼一折騰還不得半個月。照樣兒賠人家亦晚啦……」。琴舫未及還言。只聽背後楊七爺道「朗亭。你不用惦着人家的金鏢子。我有點兒東西。你敢贏不

敢贏」。朗亭有些不悅道：「七叔。這是麼話。只要你敢下。我就敢贏……」。興伯喝一聲道：「壽萱。你答理他做麼。就是他的話多。老七你打算顯弄顯弄家當是怎麼着」。楊七爺道：「五哥。不要緊。他愛說麼說他的。我還跟他上論麼。來。拿管筆來。我亦學張大爺。開個紙條兒。朗亭你亦不用看。贏了照條兒取東西。好不好」。朗亭不加思索的道：「七叔。怎麼說怎麼好。全仗着你啦」。楊壽萱討來紙筆。背地裏不知寫的甚麼。搓了個紙團兒。放在棹上道：「紫楓。你先等一會兒。我把這點兒東西輸給他。你再替我撈本兒」。紫楓只得點頭。朗亭私擬着：「這紙團兒寫的決定不是錢數兒。要是錢數兒。豈不落。在張子鴻的後頭。他決不能跟人家學。一定是隨身帶的東西。哦。我明白啦。是他那桿翡翠烟槍……」。對。我先贏他這桿烟槍再說」。當下應允。亦命人拿過蟋蟀。兩下裏放在圈盆裏。這兩個蟲兒。工力悉敵。戰了三四十個回合。未分勝負。彼此都提一分心。只是表面上不敢現出來。朗亭只和旁人閑談。壽萱退回套間裏。舉着烟槍狂吸。旁邊琴舫暗忖。他寫的紙團。必是翡翠烟槍。要不然不能抽的這麼邪行。他亦知道沒日子抽啦……」。猛聽得一陣人聲。有人叫道：「黃七爺。快打開紙條兒看看。上邊寫的是甚麼」。壽萱頓時停止吸烟。舉着槍。向外邊側耳。凝神細聽。這時朗亭把紙團拿起。輕輕地打開。理開摺縐。不覺得楞了。紙上墨迹未乾。反印了許多漬。影綽綽先望見兩個「羽」字。朗亭一顆心。便跳起來。暗道：「早就知道是翡翠……」。大家齊湊過來看。見他已經打開了。上邊赫然露出「翡翠烟槍」四個字。衆人齊道：「完了。又是不易得的東西……」。好在黃宅還拿的出來。攔着別人。真得爲

難」。朗亭臉上變了顏色。退到椅子上。半晌說不出話。壽寧方知自己的蟲兒贏了。把提起的一口氣吁出來。仍回原位。繼續吸烟。魏琴舫一時高興。走到外間道「我亦拿點東西。雖跟我來……」。說時脫下身上的草上霜馬褂子。當年的馬褂。多半是琵琶襟。除非是小事應酬。平常不穿着對襟馬褂。他在底襟的衣袋裏摸了一把。將大襟揜住。才成個捲兒。輕輕地放在棹子上道「我就下這馬褂兒罷」。大家見他這件草上霜的馬褂。上邊一個個灰色毛圈兒。比畫出來的還勻。知道全城沒有幾件。但是比較着黃興伯的表。楊壽萱的烟槍。尙覺易得。大家便攔撥陸紫楓道「真七爺。來罷。你們二位都行」。這倒合式。你亦不用下金鏢子。先贏件草上霜的馬褂兒不好麼。紫楓一時高興。和自己下人低聲說了兩句。不一時捧過一個蟋蟀盆子來。放在紫楓面前。紫楓輕輕揭開蓋子。端詳些時。指給對面座上一人道「宜孫。你看。這叫麼蟲兒」。那叫宜孫的。欠身向盆裏看時。見這蟲。蜻蜓頭。透頂白路麻綫。兩翅如同金箔。蓋到尾巴。白肉下一對白腿。紫楓道「告訴你還是一對墨牙」。宜孫道「這不是青麻頭麼」。紫楓點點頭道「不錯。是青麻頭。你真有眼力。不枉玩蟲兒……」。隨即低聲道「……要不是楊七爺出來拈橫兒。黃助亭準得輸給我。沒有荷葉亦不能攬糶子。沒有金銅鑽兒攬不了磁器。看罷。但看魏老七有麼掏心窩子的好蟲兒」。這時魏琴舫已經把蟋蟀拿到。故在棹上叫道「王七爺。你亦看看我這個。咱們年輕的人兒。可比不了老前輩。大馬金刀兒。連看都不看。拿起來往裏就扔。你亦看看我這個」。宜孫走到琴舫跟前。見他這個蟋蟀。亦非凡品。原來這蟲兒。亦是大翅。通身深紫色。雨

翅渾如金葉子。鮮妍奪目。螫蜂頭。黑腦綫。寬腔領。不由吸一口氣道：「這是真正紫金翅啊。就是沒有黃五老爺的個兒大。色氣比黃五爺的正……」。隨向郝二道：「你天天鬧大翅大翅地。你亦看看。人家這才叫大翅啦。你看完了這個。再看魏七爺的」。郝二苦笑道：「我借你老的鴻福。亦開開眼。看看到底兒是麼樣兒的……」。說時向盆中望了眼道：「嚇。跟我上回看見的比。簡直的成了爺跟孫子兒啦……」。說時心中暗跳道：「莫怪我那個不行啦。那叫麼大翅呀。這個大翅色是色兒。樣兒是樣兒。一年亦遇不上一個……」。宜孫見他出神。便道：「再告訴你。要是一對……」。說時聲音低道：「……白牙。今天陸七爺準得給人家置馬褂兒」。琴舫道：「不對啦。可惜是對紫牙……」。我還當是一瑪兒紫算上色啦」。說時聲音很大。爲得是給陸紫楓聽見。郝二趕到肅楓面前道：「七爺。我亦開開眼」。紫楓慨然道：「你看你的。這有個麼兒」。郝二屏息向盆裏望時。又是個不經見的。便把這幾日痛惜自己的大翅的心。鎮得冰冷。不一時。兩個蟲兒合到一處。領鞭的阡子手。用阡子一領。紫金翅。那蟲兩個牙大張。偏偏是一對白牙。不由吐吐舌頭。暗想：「七爺這個算輸啦。這麼好的青麻頭。偏偏遇上敵手」。不大的工夫。兩個蟲兒對了面。鬚子一觸。便湊到一處。魂陸兩家下人。代替主人觀陣。各自揪一把心。見兩個蟲兒一場鏖戰。不亞如沙場上一雙勇將斷拚。但見四牙齊張。八爪着力。一個牙如墨染。一個牙如雪塗。白麻相映。愈覺分明。那青麻頭的翅兒雖不及紫金翅色重。一顆頭却比較着壯觀。兩個蟲兒。擰在一起。誰肯讓誰。陸宅的下人。側目凝神望着。只道白牙是嫩的象徵。心中暗喜。覺着自己的主

人。這次定把草上霜馬褂贏過來。偶然撩撩眼皮。望着對面魏宅的人。却見他面有喜色。暗道「你用美。白牙還了事麼」。誰知兩個蟲兒殺到難解難分之際。四隻牙交叉着粘在一起。那紫金翅。天生的力厚。箝住青麻頭的一隻牙。下死勁着力咬。青麻頭亦想一下將紫金翅的牙咬斷。却不道自己的牙力不敵。反被那蟲將牙咬傷。頓時失了戰鬥力。想要逃走。却來不及。前後是有三四十秒鐘的工夫。候得那蟲牙乏了。方才將牙褪出。但是一邊的牙。支將出去。改了常態。紫金翅至此方才振翼長鳴。眼見得陸紫楓要照樣給魏琴舫買一件草上霜皮馬褂。誰知琴舫却又將馬褂抬起。只向紫楓笑道「七爺。摸口袋兒裏還有東西啦」。紫楓便知裏藏有比草上霜更值錢的東西。不由得楞了。暗想。「這紫金翅是假的。誰見過黑牙米牙的紫金翅。我這個青麻頭除非遇見白牙的紫金翅。才能輸。這回輸給他志冤啦……」。方要立起時。拿那馬褂。察看裏面是甚麼。忽然院中一片脚步声。簾子猛起。進來一個戴水晶頂花翅的官弁。屋中衆人見了。無不愕然。這一來。有分教。賭興方酣。虎狼史突而焚琴煮鶴。鴻運高照。貧賤人居然否極泰。

來若問來者是誰。爲何公服而至。下回書中。再爲詳敘。

第十四回

作浪興波任千總賭場施凌虐
沾泥惹絮妙尼姑佛殿害相思

紫楓方要察看琴舫的馬褂中尙有何物。忽然簾子啓處。走進一個武弁。有認識的。知道來者是四門千

總任世平。後邊隨有一個戴靛白頂戴的。便是河東汛把總胡得標。以後尚有十幾個穿官衣戴纓帽的差人。並幾個老架。大家見此情形。不知有甚重要的事。任世平走進屋中。只做不認識衆人。嘴裏打着官話道：「奉天津府丁老爺諭。察封之圈。誰是這兒的局頭。」言下生色俱厲。這一聲衆人便是一驚。暗道一聲：「不好。這是那兒說起。這兒下圈。天津府怎麼知道的。」只見燕尾子張三。挺身向前道：「回副爺說。我就是開圈的……」。任世平應聲道：「好。回頭向帶來的人喝聲道：「來。先把他看起來」。便有兩個汛丁。向前將張三抓住。頓時滿屋大亂。衆人不知是何用意。見他情形嚴重。顧不得一切。轉身向屏風後邊便跑。只望穿出過廳。設法逃走。所有的東西。全不顧了。魏琴舫手急眼快。搶過去。抓起草上霜馬褂。披在身上。隨衆往房後便跑。張子鴻原是恩賜舉人。本身亦有官銜。比較他人有見地。想要攔阻。却來不及了。只得立起來道：「任副爺。你既是奉天津府命來的。有堂諭麼」。任世平便知是個硬對手。頓時一擦馬褂。由表袋裏扯出一張紙來。將那批打開。向張子鴻一舉道：「這不是麼」。子鴻看時。正是天津府硃批堂諭。影綽々見上面有個「封」個。還有「鶴鶴店」。字樣。便知真個是奉天津府丁日昌的堂諭。歷來查封。眼睛一轉。計上心頭。厲聲問道：「我先問問你。丁大老爺怎麼吩咐的」。任世平應聲道：「丁大爺當堂交派下來。說這兒不是下圈。簡直是鬪寶。這事與地面兒上大有關聯。你們只顧顯弄家富。倘若出了甚麼盜案。不是給官面兒上惹禍麼」。子鴻氣得不可開交便道：「就算我們不對。我跟你上天津府打官司去。這個圈是我立的。張三是我家人。拿蛇先拿頭。不用帶他。把

我帶走。你要想得臉。把我們這些人全拆走。你還不換紅頂花翎麼。我亦知道。你這二年官大脾氣長。眼裏全沒有人啦。來。劉福。張順。上家去把我的大帽子跟衣裳拿來。坐我的轎去。還快點兒。外邊連聲的應着「喲」。是。任世平見此情形。明知道海張五家不大好惹。人力錢力。一時無兩。急忙變轉面皮道「張大爺。先別着急。我亦沒說犯歹的。這不是公事麼」。子鴻道「我不懂的麼。公事。你唬別人去。姓張的不吃這個。你不算個麼。我豁着這點功名不要啦。我跟丁日昌撞頭。他亦不是甚麼好官兒。準比的了清官施不全兒麼。不過比人惡。能取巧兒就完啦。天津人教他懲治的不輕啦。你難說是靜海縣的人。相隔不過百十里地兒。亦算土裏生土裏長。誰還不知誰是麼根兒。誰是麼底兒麼。你得把眼神兒放活了。別拿這羣老爺們當真賊駭嚇。想花錢倒行。得說好聽的。打着罵着可不花。留着錢還上北京城花去啦」。任世平聽他這話。分明是看不起自己是馬快任老之子。出身不高。比不了他這個恩蔭舉人。但是不敢和他頂撞。忍一口氣道「張大爺。咱不過這個」。子鴻道「不過這個過麼。我知道你是奉丁日昌堂諭。你當我怕這個麼。上圈亦不算犯私。值當的大驚小怪這麼使作麼。不怕你過意。別說是丁日昌。再比他大幾個碼兒的。我亦不在乎」。說時仍自喊着下人們拿大帽子去。楊壽萱在奪間裏。聽得任世平奉天津府的堂諭前來查封鶴鶉店。料得必有一場禍事。搶到床上。狠狠地吸了幾筒鴉片烟。準備足了纔。再和他周旋。側耳向外間聽動靜。這時聽得張子鴻一片話。將任世平的氣先壓下去。便知這事容易辦了。纔過足了。手拿着翡翠烟槍。探頭向外叫道「張大爺。

先別「倒底兒這事怎麼辦呢」。張子鴻厲聲道「怎麼辦。教他掏出鎖錢來。把咱個鎖拿到天津府。三十子一面架。每人拿兩吊銀子。給府大老爺吃點心。至大不了。還能把咱們充了軍麼。只大清律上沒有這一條」。壽萱道「大爺咱別提這個。朝大爺還與民同樂啦。民間鬥狗兒能說犯私麼。儘問任副爺打算怎麼辦。現官不如現管。要咱站着死。不能坐着死。大概咱們裏頭須有人命盜案。拿來的東西。有賊贓。要不然亦不能驚動四門千總大爺上這兒抄起贓來。他們是小毛孩子。不懂麼。跑來就算啦。躲的過鐘鐘頭還躲的過把去麼。這些人不是沒名沒姓。走到天邊兒上亦有認識的。亦不用調三營兵。亦不用派捕盜營。任副爺就是天津衛的地理圖。誰家吃幾盤乾飯都知道。誰家鍋台炊在那兒都瞞不了他。成了大爺的話啦。打算換紅頂花翎還不容易麼。跟丁大爺說利害點兒。帶幾個人挨門搜。按葫前擺子兒。一個兒亦跑不了。好在任副爺打多少年前就上各家串門。你當是當初戴鶴翎兒（按即武弁所戴之短藍翎）的時候啦……」。任世平被他這頓搶白。更覺不安。乍一來時。本想藉着天津府的聲勢大大地施為一番。以顯自己的威風。夢想不到。這裏有過些個有錢有事的鄉紳。自己平日得過人家的好處。吃人家的嘴短。穿人家的手短。天津府交派下來的時候。只說鶴鶉店下圈的趕走。鴉鴉圈查封。並沒說教他抓人。無奈一羣年輕的人。不明真相。駭得由圍屏後邊逃走。撂下許多東西不顧。他見此情形。本想乘機將這些東西給他一網打盡。發一註大財。不料遇見兩個對頭。不但不跑。反和他旗鼓相當。自己雖有奧援。終覺敵不住益照臨張宅。只得稍為斂跡。收拾起威嚴來。向壽萱道「七

爺。別呀。咱們素常都有個不錯。我亦不願意呀。官差由不的自己。你老想。上邊兒這麼分派下來的。不來行麼。反正你們幾位亦得給了大爺留個面兒。打這兒起。別來還不行麼。那兒來不了。單得這兒麼」。子鴻道「不行。你要查封上我家裏查封去。這個局是我攔的。張三是我家的男下人。查封這兒有麼勁。都斂走亦值不了一壺醋錢」。上我家抄家去多少還值點麼兒」。任世平道「你老說這個說走了題啦。丁大老爺諭帖上查封鶴鳴店鈔銀圈兒。我亦隱而不知轉。你老想我不敢不來麼。換一個人兒說。你老要作天津府的話。交派下來的公事。手下人不照辦行不行。不論怎麼樣。你老得賞臉。要不然我可不能回去交差。你看……」。說時回頭望着衆人道「帶來這麼些人。教我跟他們亦得有個交代兒呀」。子鴻只是不肯。這時壽萱掉轉口吻。反向子鴻勸解。終歸說得子鴻氣平。毅然向任世平道「你先把張三放開。有麼話再說」。世平暗想「丁大老爺亦沒教帶人。放了就放了。至大不了。白來一頭。一大錢兒沒落」。一咬牙。吁口氣。向從人道「把他放了」。老架兒們把張三撒開。張三立在一旁。望着子鴻。壽萱搭訕着道「放了張三怎麼樣呢。無論如何。這場事總得圓下來好下場啦」。子鴻尋思一霎道「咱走罷。只要不抓人。不搶東西。我一句話不說——」。任世平見此情形。忙向外邊替子鴻傳話。教外邊預備調轎。這時魏琴軒一千人。早出夾道繞到前院乘間逃走。任世平說了許多的話。勸着子鴻壽萱走出過廳。送到門外。回來時。向張三呵斥道「好大膽子」。下圈有這麼抽瘋的麼。你要是懂麼兒的。早就當攔住他們。你看。天津府大老爺都知道啦。這個禍惹的還小麼」。張三連稱「是。是。副爺

多恩典啦。這些位老爺們。一個兒亦惹不了。好麼。全是我的餽東。活財神爺。那回短住啦。一句話。要十個不給八個。素常吃着人家。花着人家。這工夫人家上這兒玩玩兒來。咱敢攔麼」。任世平聽他語中帶刺。連罵了幾聲。呵斥道「少說話。快叫人把過廳打掃淨了。我要貼封條啦。便宜你。按理說大門給你來個十字花兒。教你一點兒東西拿不出去」。張三連稱「是。是。不敢。不敢。得了你老。副爺多開恩罷」。世平回頭望着河東汎道「看看上房還有人麼」。又向圈上幾個夥計道「把屋裏破盆子爛罐子斂出來。該着誰的給誰」。河東汎並夥計們一齊應一聲「是」。分頭到過廳裏。將各家的蟋蟀盆子拾掇在籠圓裏。因為各家下人。隨主人逃走。除去楊宅。張宅的人未走。着他們自己搭回。其餘的準備少時分送各家。任世平乍一進來之際。衆人不明真相。不顧一切。紛紛逃走。郝二立在一旁。眼望着桌上許多的金銀。未免紅眼。他想「一霎兒官人們查抄。還不給個貓洗臉兒麼。與其教他們得去。還不如我弄走啦。當着衆人。無法下手。只在屋裏想主意。張楊二人走時。任世平並一千官人。都送出去。他却捨不得出去。少時聽見任世平在院中申斥着張三。他見屋中無人。知道時機到了。忽然想起。屋中有幾對圓籠。頓時得許。便將數樓東倪宅的圓籠打開。將桌上遺下的金鏢子。銀元寶。蓋量裝在底層。上面敷着蟋蟀盆子。料得任世平一千人。決不會搶蟋蟀盆子。他在屋內正自拾掇着。聽得外面說「把破盆子爛罐子斂出起來。給他們送去」。郝二喜得險些把一顆心由嘴裏跳出來。夥計們奉令進來。只望着桌上蟋蟀盆子。並不會留心屋裏還有人。郝二雜在衆人中。忙着收拾。任世平方要

向上房走。猛回頭見房裏有幾個人探頭縮腦。頓時想起。只怕廂房裏還有圈。忙指派手下人道「看看廂房裏有麼」。這一聲。駭得廂房裏人。抖成一團。官人們闖到屋裏看罷。回頭「跟副爺回。這裏亦有圈。任世平方才被張楊二人一陣搶白。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洩。聽得這聲。立時斷喝一聲道「給我抓」。老架兒們。巴不得這一聲分頭搶到東西廂房裏。逢人便促。遇錢即液。蟋蟀盆子。擺在桌上。蟋蟀紛紛亂跳。這裏的人。一點勢力也無。誰敢道個不字。忍氣吞聲。螟目受死的。由着他們。捉人。搶錢。摔盆子。錢沒贏得。反落個人財兩失。老架們却人財兩得。一霎時。捉了二十三個人。都用繩子拴在胳膊上。牽出來立在院中。世平向他們罵了一陣。見過廳裏夥計們。已經把蟋蟀盆子挑出來。一字排在簷下。留神察看圓籠上的金字。都是倪宅。陸宅。魏宅。王宅。十幾家富紳巨賈的望名。心中暗想。果然給他們認真。他們聯合起來。有有錢的。有有勢的。真有點不好惹。看罷。問道「上房裏還有人麼。再查一下子。沒人就粘封條啦」。話猶未了。聽得上房套間裏有人叫道「別忙。我還沒抽完煙啦」。張三便是一楞。辦聲音便知是誰忙道「黃五老爺還在屋裏啦」。世平便知是振德店黃興伯。又是一位不好惹的人物。只得忍一口氣。搭趁着踱進過廳。這時許多夥計。將堂屋裏陳設。鋪執。字畫。桌椅。往後院裏搬着。眼見得一霎便是空房子了。世平到在套間。叫道「黃五老爺。快抽罷——」。興伯只作不聞。兀自倒在床上吸煙。少時一筒煙吸完。欠起身子來道「你亦來口。這是楊七爺的。好體面一套煙傢伙啦。一塊帶走罷。件件都是值錢的東西。歛罷歛罷足值幾百銀子——」。世

平紅着臉。苦笑着「得啦。別改啦。够受的啦。你老當是我願意得罪人麼。這不是上邊兒派下來的麼。請問你老。不來行不行。不封行不行。剛才張大爺不問青紅皂白。倒把我鬧一頓——」。興伯道「你們當老爺們的。就這麼着。軟的欺硬的怕。遇見好說話兒的。亦真會作威作福。碰在蔘荊狗子亦真沒法兒。我要不喊一聲兒。准得把我悟蓋裏頭。大黑色子巴天津府的封條貼上啦。誰敢破封。喊乾囉兒。亦白費。陰七陽八。再過七八天。還不要我餓死在裏頭。這場叔伯人命官司儘問怎麼打」。世平道「這不是喊了麼。快走罷你老。我給你老端着烟盤子。沒過足癮。咱上廂房屋裏找補去」。興伯笑道「廂房裏不是亦抄了家啦麼。烟盤子歸你。人家的東西我可不敢要。回來人家楊七爺上我家裏起賊贓去。又得給你們老爺們麻煩不是——」。世平不便和他費話。回頭喊了一個夥計。將烟盤子端走。好說歹勸。將興伯架出來。看着屋裏拾掇乾淨。拿出天津府丁大老爺的封條。命張三把前後門鎖上。討了些漿糊。粘上封條。交代了公事。興伯立在院中不走。只向一羣被繩子拴在一起的人們望着。世平指撥着差役老架兒們。把各處察看一周遭。方要走去。興伯道「任老爺。我請示點兒事行不行」。任世平聽他的語氣。有點兒腔兒不亮。笑道「還有麼事。你老說罷」。興伯指着一群人道「這羣人那兒帶呢。歸你們四門汛哪。還是送天津府呢」。世平被他這一問。倒爲些爲難。一時不好答覆。興伯隨道「依我看。大魚都跑啦。小蝦米兒還够一碟菜兒麼。不如送個爽人情。一律開門兒放。你亦作點兒德。修的你早早兒地換換紅頂花翎。五男二女不好麼——」。世平無法。只得忍痛鬆腳的「對。全放

啦」。一聲令下。不啻地獄門前放出枉鬼冤魂。二三十人。一齊亂叫「副爺多恩典罷。下回不敢啦」。世平見事已辦完。帶領河東汛把總。並一人干等。先自走去。他這鬧差事。本想大大的發一注財。夢想不到。遇見三個魔王。亦是命中注定不該發這筆意外之財。任世平一千人走後。張三立時起精神來。指揮着夥計們。掃除一切。過廳封閉了。少不得將廂房重新收拾一番。廂房裏下圈的人們。被動的演了一齣捉放。理應笑逐顏開。百般善悅。誰知一個個愁眉苦臉。互相埋怨。都道「下圈還犯法麼。就讓下圈犯法。盆子亦極啦。錢兒亦跑啦。這亦無的怨。誰教人家是官人兒呢。可是。身上的東西。腰裏的錢。不犯法呀。怎麼亦給掏出去呢」。一個道「這還新鮮麼。自從盤古到今年。抓賭爲的是銀子錢。儘抓賭有麼樂子。管你犯法不犯法呢。反正他們披着虎皮兒。不論怎麼着都不犯法。那怕給你個大搬家。捲包兒會呢。反正教你們沒地方訴冤去」另一個道「這話不對呀。桌上擱着的能抓。腰裏液着的亦不能掏麼。就沒有說理的地方兒麼」。那人道「抓賭抓賭麼。有麼兒抓麼兒。按理說。總得往上邊兒報賭資。無奈一樣。要的錢。跟腰裏的錢有分別。安不過都一樣。一筆寫不出倆錢字兒去。亦不是要錢的錢沒眼的。不要錢的錢有眼兒……」。那人道「你倒替他們說理來啦。我問問你。錢算賭資。須他抓我腰裏那塊懷表呢。亦算下注的麼——」。那人尙未還言。張三在一旁道「得啦衆位。認便宜罷。你說表不能下注。怎麼人家黃五老爺拿表下注呢。告訴你們。要不是人家黃五老爺。給你講情。這工夫還不得上河東汛裏蹲一宿去麼。煩好朋友去見。知一地人情。花一地銀錢。還得具甘

結。按箕斗。這是麼。一句話。放啦。還不認便宜。看看我。這叫麼。一大錢兒沒賺。家敗人亡。這一羣老爺們。一輩亦不能來啦。走罷幾位。別呆着啦。夜長了夢多。看任副爺來個回馬鈎。一番投唐再一掃。人家黃五老爺早到家啦。那工夫叫天亦不行啦」。衆人聽得有理。只得忍氣吞聲。各自走去。張三打發衆人走散。另有一番作用。候着衆人走後。立時擺撥着夥計們。把各家的圓籠。趕快挑走。分頭送去。不可就攔。郝二巴不得這一聲。假裝查點一番。一眼望見倪家的圓籠忙走過去道「我給倪老爺送去。倪宅我認識」。其餘的人。檢各人熟識的擔。不一時圓籠皆盡擔走。只剩下張三和幾個心腹阡子手。立在院中。商議善後。張三道「這工夫先不能慮的那麼遠。好在人家張大老爺作德。給咱留下廟房跟後院兒。不能下圈。不會幹別的麼。你們去把大門插上。張四陳六。你上東屋。馬二胡三。你上西屋去。先把破盆子爛罐子。歸置歸置。賊賊有好兒沒有。拾起來咱喂着。四人應聲分赴東西廟房察點一切。張三自己由來道。轉到後院。只見院裏灑了許多東西。桌椅條凳。膽瓶帽鏡。掛表座鐘。蠟檯渾燈。無秩序的堆積着。張三不由點頭暗歎。一路細心查看。有無別人遺下的東西。察點些時。不見一件。不由得納悶道「他們扔下的東西都那兒去啦。他們回來。老得問問。這些東西敢搗那兒去啦。好麼趁夥打拾。要造反哪——」。說時走進屋裏。迎面一隻箱子碍脚。心中一動。俯身撩起箱子蓋。不山喜出望外的「敢情全攔這兒啦。好。該着我的財氣——」。相看相看。這間屋還潔淨。立時到前邊喚來馬二。陳六吩咐道「這間屋子給我接拾出來。今日個我在這屋住」。眼看着二

人將屋裏拾掇一番。套間的床搭來。張三道「先別安床。把這個箱子給我搭到牆根兒去。床底下亦行」。二人便將那箱子搭到牆根。安好了床。擺好桌椅陳設。一切放定。張三假裝乏了。倒在床上。心中暗想。「這可是我的財。他們還拿這點東西攔在心上嗎。滿打有人來問。就說是任副爺他們拿走的。他們上那兒對號兒去——」。忽然想起「——孫先生真有本事。早就知道我這兩天兒要發財」。回想方才任世平帶人來查封。而且將他捉住。張三一點希望亦然。如今轉禍爲福。立時雄心大起。候到天黑。夥計們陸續返回。只不見了郝二。料得這人膽小。不敢再來。便不把他放在心上。郝二擔着圓籠。先到家中。將些金銀放在僻靜處。然後把倪宅的蟋蟀盆子放好。送到鼓樓東。倪興藩早已回來。將蟋蟀盆子點收了。問明圈上情形。拿出十吊錢來。賞了郝二。郝二道謝出來。望空吁一口氣道「敢情我這個財是這麼發的。莫怪人家發財如作夢咧」。一路穿過鼓樓。走到鼓樓西大街。遇着開鐵舖的朱三爺。便是被殷顯設計打傷的朱有德。當年都是同行。二人立談幾句。分手自去。從此郝二觸機。立意要收拾一個小鐵舖。遮揜外間耳目。第二天。想起後院屋裏尙有一箱子好東西。再到鶴鶉店看時。不覺駭了一跳。房中換了式樣。不但看不見原有的陳設。並那箱子亦不見蹤影。不敢再說。只談些昨天的話。看看沒有事了。忍痛告辭出來。從此再不到鶴鶉店當夥計。到第二年春天。開了個小鐵舖。本大利寬。生意蒸蒸日上。大家都承認他是倪大爺賞的十吊錢作本。却不知另有一樁公案。後來高起發一天不如一天。郝二出錢將他的產業。食桑葉般的盡買過來。成了一方巨室。張三這天聽得

王二楞和人打架。都是過命的好友。帶着二百吊錢帖。給他送來。路過候家後。無心中替季小塘解了圍。幫着穆西樓給王二楞恢復名譽。這日和王二楞談起。自己近日景況來。他聽說兒圈尙能續作。只是鶴鴉店不能啓封。問他河北關下一帶。可有又僻靜又寶闊的地點沒有。王二楞尋思些時。忽然想起道「咱們關下可不行。我倒想起一個地方來。又僻靜。又寶闊。不瞞你說。關人兒們去亦順腿兒。可得先見好了一個人。這人亦不係外。一說就行」。張三問他究竟是甚麼地方。王二楞道「這個地方各別。提起來沒有不知道的。就是候家後桃花菴兒——」。張三先高興道「好。那兒我知道。甚嗎關人兒都去的了。就是潮點兒——」。王二楞搖頭道「咱幹咱的。管他幹嗎兒。各人幹各人的。誰亦碍不着誰。仗着這個還多拉攏人兒啦。三哥你望安。一說準行」。張三便問此人是誰。王二楞道「提起這個人來。哥哥你亦須認識。當初亦攔過圈。攏過局。這工夫亦穿件軟稍兒人啦。當初跟我們這一行連邊。他是賣野鴨兒的。挖藍子上街。以後開了鷄鴨店。很剩倆錢兒。這工夫把上桃花菴兒啦。這人姓李。叫李貴喜——」。張三道「是他呀。我早有個耳聞。沒坐下過。兄弟你經透透罷。好在全不是外人。局亦罷。圈亦罷。他亦不外行。該着給人家多少。咱給多少。四六也罷。三七亦罷。隨他的便咱借着這個地方攏着一羣夥計們。好教他們吃飯。我倒不在乎。幹也可。不幹也可。不把他們安排個吃飯的一牢一處。也得磨害我去。那怕人家這位李爺自個兒幹。不帶咱玩兒怎。都行——」。王二楞道「那還對嗎。人是咱攏去的。說麼也得咱拿頭份兒錢。他不過坐那兒擎現成的。再說李四哥也不是不開面兒的人。

你老望安罷。過兩天聽我的信兒」。二人分手之後。王二楞把自己的善後辦好。受傷的拿錢養傷。賭局停頓多日。重新恢復。一切辦理完竣。穿一身齊整衣衫。到桃花菴來找李貴喜。李貴喜原是要人的出身。杖着平日聲名所播。遠近都知道有個鐵叉子李四。平日出入。套褲裏藏着兩把明晃晃的叉子。夏天綁在腿帶子裏。外邊用褲角遮住。但有甚麼事。一倦腿。叉子便到手中。手底下也會抗壞了幾個。初時賣滷煮野鴨。一天天地發迹。後來開了鷄鴨店。又開着賭局。不多幾年。便成小康之家。他便收了賭局。專心經營鷄鴨店。身上也換了細軟絲綿。出入搖擺着示闊。久聞人說。桃花菴常出風流韻事。他一時好奇心衝動。立意要到桃花菴走走。思想些時。沒有進身之階。雖說是十方廟宇。供十方人隨喜。自己不是爲逛廟去的。到在那裏。無人接待。未免不得勁。必須有個甚麼因由。方覺去得光明正大。便是人家大師父們。接待着也高興。思索些日。不得其門而入。每日得暇。便在桃花菴一帶走來走去窺機會。也是合當湊巧。與桃花菴有緣。這日正走到山門前。恰巧迎面走來一人。叫道「李四。你這是上那兒去」。貴喜抬頭看時。不由心花怒發。滿面堆笑道「嚇敢情是鐵四老爺。你老這是上那兒去——」。召伯指着桃花菴廟門道「這不是嗎。廟裏有點兒事。教我給了了。我那有工夫去。不來又不行。總得來。這個事真不好了——」。貴喜湊在跟前低聲道「出了麼事啦。誰跟誰呀」。召伯歎口氣道「那兒事情。這廟裏當家的二爺。跟一個朋友抬了兩句槓。素常熬怪好兒的。不能爲一句半句閒話打起來。煩出我來。我打算給他們哥兒倆說說。這不是嗎。那位說好啦。這位還有點兒拿糖。那

位也不是怎麼知道了。又不算啦。我這是沒病找病。放着清靜不找。自找麻煩。頂到這晚兒套了一腳頸子麻刀。還得自個兒一根一根地往下擇。好厚是人家。出了事咱跟着費唇舌——」。貴喜道「你老不是這廟的護法嗎。出了事總得你老操心」召伯道「可不是嗎。那回廟有事不得我們家人纂頭啊」。貴喜道「可是這廟裏當家的跟誰鬧拗呢」。召伯低聲道「提起來這個人。可是個說兒。其實咱可不怕他。我這是爲廟裏好。沒事不好嗎。平安即是福。出了意外。再辦就晚啦。你知道有個行醫的王玉洲嗎」。貴喜道「不錯呀。我們都有個認識。那年不是跟朱瑞堂因爲碰驕險點兒出事嗎。人家汪三爺可有個靈頭兒。中堂衙門平盪。真要使換個門子。吃不了兒着走。你老這麼辦對。有個分不開身腰的。給我個信兒。我給你老跑跑道兒也行——」。召伯有意無意的道。「就是罷。候我的信——」。說罷貴喜過去了。召伯到在桃花巷後院裏來見二當家的妙修。近來汪玉洲和三順班的素香。益發的打個火熱。形跡日親。不似從前每日必到桃花巷來了。妙修初時並未注意。後來見素香也不常來。方才心疑。明察暗访。被他察出。玉洲專心和素香厮纏。而且不久從良歸家之意。妙修聽了。立動頓念。暗道「玉洲這就不對。你在我跟前。說的天花亂墜。怎麼背地裏又跟小三兒連串上了呢。我這兒還疑惑他跟我打誑語呢。敢情人家背着我把窩窩兒。我一個出家人。不能老上窩子去。誰能管的那麼寬。再說他是帶腿的物兒。不能老拴在這兒」。左右思維。實在無法阻止汪玉洲和素香情熱。雖然當日三個人拜把子。素香口口聲聲。說將來要在桃花巷落髮修行。如今聽見這個信兒。料得他們所說的都是

鏡花水月。一句真的沒有。自己空自痴心妄想。反被他二人瞞在鼓裏。後來想起。汪玉洲認識素香在先。素香到此和自己接近。未嘗不是因為玉洲常到這裏來。她特意說些看破紅塵的話來騙人。明着是有意皈依。暗中是監視情人。遇巧還須背着班子裏在此說私話。也未可知。自己這幾年一片佛心。不能度化遍他們兩個人來。實在令人心灰意冷。想了些時。忽然悟闌。仰說姻緣。想必是他們二人孽緣未滿。該有多少年的露水姻緣。自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可爲一對沉迷慾海情天的痴男女。生了嗔念。把自己修煉多年重如泰山的道行。看得鵝毛一般價輕。等閑拋棄。和紅塵中人。爭一日之短長。論一時之是非。想到這裏。心境爲之一寬。頓覺得六塵不染。四大皆空。一棵心渾玉鏡台。不待拂拭。沒得一些塵埃。正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望。大解。大脫。大澈。大悟。立起來。把桌上檀香爐的灰撥了撥。添兩把檀香木。不一時。一縷清香裊裊將起來。摸一茶壺裏。茶已涼了。斟出半杯來試試。却不覺涼。一口呷下去。覺得冷香入肚。涼沁心脾。信手拿起本書來。翻開一頁。看時危是一本金玉錄。正是描翠菴妙玉走火入邪魔的節目。看了幾行。不由得合上書嘆口氣道「妙玉這個人。就教人不明白。明明跟寶玉有心。偏不肯說出來。見了寶玉。不知怎麼着好。可是特意裝出凜若冰霜的莊嚴之相。假撇清。你既說心裏沒有寶玉。爲甚麼把自吃茶的杯給寶玉斟茶呢。寶玉的生日巴巴兒地寫個檻外人的帖子拜壽。描翠菴紅梅開放。單得寶玉去討。嘴裏老說他俗氣。心裏還不定怎麼呢。我就不喜歡這麼着。這叫作甚麼。明着做相。暗害相思——」。她正自思索。忽聽得有人叫道「二當家的在

屋裏麼」。立時將書丟在一旁。抬頭看時。却是汪玉洲。妙修見了。不由得把以前大解。大脫。大澈。大悟。盡化作難解。難脫。不澈。不悟了。只覺得一縷酸氣。由湧泉穴直透泥丸宮。更覺得汪玉洲。今日到此。和平日換了一個人似的。她這時。不但不如金玉緣的妙玉。只怕比林黛玉亦比不得了。彷彿聽得賈寶玉和寶釵定親的一般。一時心無主宰。淚如泉湧。瞠了玉洲一眼。吁口氣道「你還上這兒幹麼兒來。三順班就是你的家。扎在那兒三天五天的不出來。一個小三兒就戀住你啦。還上這兒幹麼兒來呢」。玉洲出其不意。聽她這般酸溜溜地言語。有心分辯。却見她淚痕滿面。流到頰頰。反覺得有些不忍。坐在對面一言不發。妙修聽他不語。只道是內愧。不敢還言。她便向他叨念不休。一切往迹。盡情想起。某日某時。與素香有何可疑形迹。某年某月。在三順班有甚不端行爲。恰好似大佛升殿的發落。玉洲和素香好厚。是背着妙修。如今被她盡量宣洩無遺。不覺老羞成怒。明知分辯無效。不如破釜沉舟。孤注一擲道「告訴你吧。我這個人做事。你是知道。咱亦這麼些年啦。從來不懂的撫撫蓋蓋。麼事都是明盒兒搖着。竈王爺上天。有一句說一句。今日個告訴你罷。不久老三跟我過日子去啦。你看着不喜歡麼」。妙修出其不意。聽他居然自行檢舉。氣得收淚冷笑道「我爲麼不喜歡呢。她得了正果。我還不樂麼。老在窩子裏混幾時是個收圓結果呀。好。到了那天吃你們的喜酒罷」。說罷立起來。到旁的屋去了。玉洲坐了些時。自覺無味。一時不知如何脫灑。後來被他想起道「何必在這兒聽她的閒話呢。我們倆人又不是兩口子。又不是靠家兒。誰還管的了誰麼。我雖不敢

說是貞節烈哥兒。你準保貞節烈女兒麼。好打這兒起。一刀兩斷。誰亦別答理誰」。想罷立起來就走。方走到大殿角門。恰巧一個道婆迎面走來。見玉洲要走。問道。「三爺怎麼剛來了就走。二當家的老念叨你老。來了亦不說會子話兒——」。玉洲氣恨恨地道「有麼話說。完啦。二當家的有話跟別人說去啦。還跟我說麼。不是那二年。經血不調……非得我給她開了方起不了炕。這二年調理的一點兒病亦沒有啦。還用我幹麼兒」。道婆聽他這般言語。便知風頭不順。苦笑道。「三爺。別這麼說。你們是老兄弟啦。誰有個說的對不對唔的。總得擔諒點兒——」。玉洲擰眉道「我擔諒人。誰擔諒我啊。得啦。新鮮新鮮罷。千年房子換百主。沒有百年不散的筵席。打今日個起。這廟裏沒有我。我看看誰敢在這兒擺——」。說罷一甩袖子。大踏步走去。道婆不知就理。望着玉洲的後影。出一陣子神兒。一路往後院走着。胡思亂想。猜不出二當家的和汪三爺爲何反目。到後院在二當家的彈室門前張望。不見妙修的蹤跡。兀自想着。這時不是燒香的時候。必不能上佛堂裏去。想必是到中廁裏方便去了。候了些時候。不見回來。到中廁裏張時。影兒也無。忙到佛堂看時。却見佛前明晃晃的燒着整束的香。二當家的跪在佛前。叩頭不已。看情形像似禱告甚麼。好半晌不見起來。這時爐中香已經燃過多半。料得時候不小。又不敢問。只立在門外偷窺。許久許久。香已焚盡。火滅煙消。妙修方才停止禱告。連磕幾個頭。立起來。望着佛前楞了晌半。偶而回頭。見有人立在門外。便喊一聲道「誰在門口兒」。道婆知難隱藏。忙迎進來。笑道「是我。今日個不是初十五。幹麼燒整束（念古）的香呢——」。說

時望見二當家的頰上。明亮亮地兩道淚痕。不由得楞了。不敢再問。只望着她出神兒。妙修沒好氣子的道「不是初一十五就不須燒了麼。我愛多晚兒燒多晚燒。還用你管」。道婆笑道「不在那個。今日天兒涼。你老身上穿的單寒。這殿上又陰（去聲）。怕你老冷着。快上屋裏暖和暖和去罷」。妙修見她說得有理不好駁她。懶洋洋地回到房中。果然覺得身上發冷。倒在牀上。別亮了煙燈。吸兩口煙取暖。道婆拉過一條大紅洋縐棉被。替她蓋上。妙修怕她問長問短。嚥下煙槍。合上眼裝睡。誰知不作主的眼淚順着眼角流到繡枕上。道婆明知道因爲汪玉洲傷心却不敢開口。只顧搭訕着說些沒用的話。妙修不耐煩聽。夜來將被往下扯一扯蓋到臉上。道婆說了些時聽不見她還言。只道她真個睡了。蹣手蹣脚的退出去。妙修本不想睡。被佛婆搭上棉被。覺得脚下漸煖。偶一凝神。朦朧睡去。佛婆退出房外。不敢攪離。只在外間裏把火盆撥了撥。見盆中只有冷灰。一點火星也無。忙到廚房。在大竈裏燒紅幾塊銀炭。夾過來添在火盆中。把裏間香色洋縐給門帘捲起。搗在銀鈎上。放熱氣入內。好半晌。覺得房中寒氣驅淨。重新放下門帘。坐在外間屋守候。不一時聽得房中嚶々啜泣。佛婆不敢勸。由門帘縫裏偷窺。見二當家的在夢中哭泣。却是她香肩擗碎。鼻翅微塌。看來着實可憐。忍不住。輕々走到床前。慢慢推了一把道「二爺醒々兒罷。一霎兒吃飯啦」。妙修被她推醒。朦朧中忘却身在何處。只疑仍在夢中。但見眼前一人。却見不出是誰。躡身坐起。拉住佛婆的手。哭將起來。佛婆明知是滿腹委屈。無法宣洩。自己又不知肇事原因。無法插嘴解勸。任憑她拉自己哭泣。聽得二當家的哭訴道「我

待你可不錯呀。你不該跟我說這個。鬧的我竹籃打水一場空。早知道你跟我變心。我不能把一腔子熱血全倒給你。世上沒見過這種沒良……」。佛婆聽她一番話。心中明白八九。暗道一聲。「不好。她這是發癲昏。拿着我當汪三爺啦。一會兒明白過來。多麼不得勁」。想着便尋脫身之計。聽得二當家的正說到「良」字上。忽然清醒了。忙嚥住了撒開手。揉揉眼睛。望着佛婆愕然道「你是誰。敢到這兒來拉我的手。摸々還有腦袋沒有」。佛婆嚥嚥一聲道「二爺。怎麼連我都不認的了麼」。妙修聽着聲音很熟。定睛看時。方知是佛婆。望空啐一口道「你又跑這兒幹麼來啦。你不掃佛堂去麼。一會該着有燒香啦。佛婆知道她言不對題。便道「可不是麼。剛掃完佛堂來着。這不是請您燒香去麼」。妙修抽搭兩聲。用絹子擦乾眼睛。醒醒鼻涕。長吁一口氣道「給我打盆臉水去。要熱的」。佛婆應聲出去。到大廚房裏。斟了盆滾湯送來。請妙修淨面。好半晌。方才洗完。對鏡照時。見自己眼皮紅紅地。不便令人看見。便向佛婆道「你替我燒香去罷。今天身子不方便」。佛婆只得代庖。一路上尋思「二當家的今天有點兒顛三倒四。她說身子不方便。既是不方便。爲麼剛才又燒整束香呢」。她一路尋思着去後。妙修仍自坐在禪堂裏出神。坐了一霎。覺得身上發冷。找了一件棉背心套上。誰知依然寒慄不已。便知是着了涼。少時佛婆到來。已屆開飯時候。妙修道「我覺着身上怪冷的」。佛婆道「我說是麼。剛才怕您冷。蓋了床棉被。大概凍着啦。我給您燙點兒酒發發汗就得啦」。妙修道「亦好。我正想喝點兒酒趕趕寒呢。你教他們配倆個冷碟兒來」。佛婆去後。少時端來一個漆盤。上邊一壺白酒。兩雙斑竹筷

箸、兩套乾隆密青花白地匙碟酒盃。一併放在妙修素常吃飯的桌上。對面擺好。妙修望了望道：「今天一個人吃飯。擺兩份兒盅筷幹麼兒」。佛婆失笑道：「我忘啦。當是三爺在這兒吃晚飯啦」。妙修唾一口道：「你別是老糊塗了吧。這不是兒鬼麼。他多會來啦。告訴你。下回少提他。只當他死啦」。佛婆忙念一聲佛道：「可了不的。吃鹽醬嘴。別咒罵人。趕回來三爺真有個災兒病兒的。您又得掂着啦」。妙修哼一聲道：「我掂着麼。出家人。一心無罣碍。甚麼亦不掂着。他死了更清靜。妥不過絡他轉個咒。他家還不定一棚經麼……」。佛婆笑道：「二爺。這是氣話。都是我惹的。二爺咒罵三爺。我要不擺兩份小傢伙兒亦就完啦。您看酒還熱不熱」。不熱再燙去。妙修摸々酒盃。仍自燙手。便道：「快拿酒菜兒來吧」。佛婆借此將桌上匙碟盃。亦歛走一份。隨即後送來四個精緻涼碟。不過是些松花臘腸之類。妙修看了看糊眉道：「總是這個。有新鮮的沒有」。佛婆道：「我給你瞧瞧去」。不一時拿來一碟醉蟹。一碟醬鐵雀。笑道：「大司務說給您配八個。這才得了六個。還有兩個炒菜兒呢」。妙修道：「不用啦。有這兩樣足行。說時自己斟出一盃酒來。用筷子撥着涼碟裏醬雀。尚未夾起。陡的一陣愁恨又起。擎着盃子出神兒不飲。佛婆道：「二爺。快喝吧。酒看涼了。喝涼的看受病啊」。妙修忙歛神乾了盃。夾一個鐵雀過口。佛婆生怕屋子涼。從大廚房裏拿來許多燒紅的炭。放在外間火盆裏。內室門帘打開。放進熱氣。頓覺滿屋煖融融地。趁着茶几上供着的一大盆紅梅。花氣襲人。春深似海。妙修飲了三四盃。便不歡了。胡亂吃幾口飯菜。推開飯盤不吃了。燃上煙燈。吸了一口鴉片。便要安置。佛婆知道今日和

往日不同。不敢擅離。服侍着妙修睡了。偷偷地在外間屋地板上。鋪好被褥。臨時當值。守了一夜。妙修一夜作冷作燒。到天明方才睡熟。由這天起。奄奄病倒。茶飯無心。精神萎頓。闍廟裏上下人等。都知道了。齊稱這得請汪三爺來看。妙修咬住牙不令去請。大家見她這般決絕。誰敢擅自去請。明知道玉洲負氣而去。便請亦未必肯來。大家私下計議些時。想不出道理來。這日鐵召伯來了。還是一個徒兒想起道「這是總得求四老爺出頭。把汪三爺請來。別人去。三老爺不賞面子。四老爺面兒重。他不能不來」。當下便向召伯請求。召伯想。汪玉洲不是甚麼好人。凡屬要人兒的。喜怒無常。只能相敬。不當得罪。這類人。成事不足。壞事有餘。使個狹促。便不得安生。召伯原是本廟正施主。世代的護法。遇見這事。自當維力。當天便到金家窰來見汪玉洲。玉洲本沒有甚麼過不去的事。只因要領素香從良。覺着對不起妙修似的。三人原是盟兄弟。如今大盟兄把三盟弟。(不能稱盟妹)。弄到家裏過日子去。相形之下。置二盟哥於何地。雖說出家人看破紅塵。對於塵世俗事看作泡影空花。爭奈自己和她形影不離的這幾年。一旦作出這事。總覺情理上下不去。那日到在桃花巷。本想委婉陳詞。表明心跡。免得她多疑。誰知自己不會張口。反被她當面搶白一陣。當不住老羞成怒。拂袖而出。一路坐轎到在三順班。素香看他神色不正。問他和誰生氣。玉州道「還有誰呢。安不過是她不啞」。素香道「剛打廟裏來麼」。玉州不語。素香道「沒見過的。一個出家人。把着人家大爺們兒有麼便宜呢。要不然教他留了頭髮。跟你從良。噲。還俗……這是圖麼兒麼。這二年你當是我真心修行啦。我

爲的是上廟裏察你們去」。玉州道「察麼。不用察。沒私沒弊。察個麼勁兒」。素香用手指在頰上羞着道「別沒臊啦。沒私沒弊。像拴着你的魂兒似的。一天不去吃不下飯去。打今日個起。你再上廟裏去。看我怎麼樣……」。玉州一揚手道「別說啦。你倒想着我去啦。今天就跟她辭道兒啦。我儘看看我不去誰敢去」。素香撇着嘴道「還是戀戀不捨呀。你不去就不完了。管的那麼寬麼。十方廟宇接待十方施主。你這麼一說。人家廟裏早就壘啦」。玉州忍笑不住道「你真是三句不離本行。姑子廟兒又不是班子。怎麼還能壘呢。這不是笑話兒麼」。素香道「都是你氣的我。走了嘴啦。不壘就不壘。你諷着没人去行麼。再說廟裏亦不是她一個人兒。你當是一去就爲她去的麼。別吃飛醋啦」。玉州自知失言。忙改口道「不在那個。她不該說掉牙的話。他聽說你要跟我。她說了好些個不三不四。你斷斷這個理兒。你能够因爲她在這裏混一輩子麼。你能够真正上廟裏落髮修行麼。真要那麼辦。我又該吃醋啦……」。素香帶氣笑道「你又吃麼醋呢」。玉州道「你真要落髮修行。歸廟裏去。我怎麼辦呢。我不能跟你們一塊兒落髮。就讓能落髮。亦不能跟你們一塊兒呆着。那不得把我急死麼」。素香由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可想了個道啊。我上廟裏當姑子去。你亦上廟當和尚去。那倒便宜啦。一當不花。倆人陪着。敢則美。被點兒委屈。一棵樹吊死罷」。玉州道「你還說後頭啦。我一進門她就考察我。陳穀子。爛芝麻。說了一大套。我一想。給她個好懂的。我說實不相瞞。老三跟我過日子去啦……」。素香忙問道「她怎麼樣呢」。玉州嘆口氣道「她可好。起先倒跟我哭一鼻子。聽見我像竈王爺上天。

有一句說一句。她倒冷笑起來。我一想。沒有麼大工夫跟她嘔這個閑氣。一甩袖子出來啦」。素香聽一句。贊一句。罵一句。聽到後來。聽得玉州語氣中大有和妙修割斷塵緣之意。頓時回嗔作喜道「你亦過於一點兒。那有這麼絕的。不打算去亦得暗撒。一點兒一點兒地來。這麼一作。教外人看着好像誰調唆你賽的」。玉州一翻眼皮道「這麼大個子還用人調唆麼。不去自是不去。麼事別藕斷絲連。這亦是前世前因的緣法兒。當初一見她。就捨不的離開。這工夫亦不是怎麼回事。總覺着有點膩啦。事到如今。亦瞞不了你。當初上這兒來。老沒上那兒去順腿兒。這工夫亦不是怎麼鬧的。反了一個兒。上那兒去又有點兒不順腿兒啦」。素香聽了。不由心中暗轉。男人們的心性。向來是沒有準則。今天投東。明天奔西。甚麼叫有緣沒緣。安不過是見新忘舊。前二年。她老把住他。我這兒不常來。他才有這番意。往後我倒得留點神。從良以後。他在外邊兒再遇見別人。把我甩了。轉而一想「遇見別人還是後話。眼前這個二姑子就是塊病。總得想法子鏟斷了根。省得他有回心轉意。又撲在那頭兒去。心懸兩地還在小可。將來我一歸家。還能像在班子裏。常上廟裏察看去麼」。她無形中把多年陳醋。一齊勾起。縱然玉州宣稱永不到桃花巷去。她仍自不放心。信不及。以後想出個絕妙的方法。不露痕迹不動聲色。給他二人割斷情絲。她亦知道。激將法是不中用。只能一時有效。欲擒故縱。更無濟於事。她亦知道。妙修是個硬敵。只要玉州和她見了面。自己未必操必勝之權。所以她對這事認爲十分重要。但是思維了七日。想不出方法來。這日忽見鐵召伯來了。素香心中一動。知道召伯是桃花

菴的護法。此來定是說事的。恰值玉州不在此。她便打疊十二分精神。設法應付這事。誰知召伯只和她談閒話。始終說不到本題。候了一兩個時辰。東拉西扯。不會窮詞。反把素香說得莫明其妙。忍不住問道「四老爺。這兩天兒沒上廟裏去麼」。召伯有意無意。淡淡地道「昨天去的。三姑娘老沒去啦。她們昨天還念叨你呢。跟我說。那天上這兒來。教我給你稍好兒」。素香覺得不好意思的。說道。「我可不敢當。我師哥好啊」。召伯嘆口氣道「別提啦。病了好幾天啦」素香勸了一聲道「麼病啊。這是怎麼說的。是這幾天事由兒忙。老沒得去。不得的麼」。召伯道「說得的呢。還不致於死。說不得的。可是亦真駭人。由打那天晚晌鬧冷。老柳服侍着睡了。盪騰一夜。第二天午冷午燒。兩三天沒吃東西。他又不吃藥。越鬧越重。打昨天添了毛病啦。老理衣裳邊兒。大概有點兒邪氣。熱亦志大。一陣一陣地發迷糊。說謔語……」。素香聽着。亦覺心驚。忽然問道「她說胡話直說麼呢」。召伯笑道「妥不是燒香念經的事。東一句。西一句。誰還留神那個。這都是老柳說的。老柳不是說麼。勸她吃藥。她亦不吃。請了兩二位先生。開了方子她給扯了。這兩天一糊塗。醫生說謔語是甚麼邪熱上行咧。理衣裳邊兒。說是腎虧。我一個大外行。亦學不上來。玉州在這兒啦。他全懂」。素香道「可是。玉州這些日子亦不是忙合麼。東一頭西一頭的亂跑。老沒聽說他上廟裏去。不做麼。等他來了。教他給我師哥看看去。素常師哥有個小三兒從麼的倒是一治就好。這麼大的病。可不知道他有本事沒有」。召伯知道素香已經上鉤。忙道「這個症候攔在他手裏還算事麼。中堂的病。天津衛通城的先生都

治不了。南方請來四大名醫真沒說出甚麼來。人家玉州去了。手到病除。要不李中堂那麼作行麼。這個症候給他治。喀崩豆兒賽的。鬧着玩兒就治好啦。真是。這些日子我老見不着他。有麼忙事呢。上回渺渺茫茫地聽話要辦喜事。我還教人掃聽去。家裏說沒有喜事。我一想。家裏都不知道。一定是沒有那麼回事嘍。可是聽說他天天忙成了一個，亦不知是給誰忙。亦須是親戚家有喜事……」。隨又作尋思道。他的親戚我都認識。沒聽說誰家辦喜事呀」。素香明知故問道。「我亦沒聽說過。他亦沒跟我提」。召伯道「我還疑惑你知根啦。敢情你亦不知道啊」。素香順口答道「不知道」。正說着。玉州到來。一見召伯。便知八九。二人寒暄幾句。召伯忍不住道「我不是剛才跟三姑娘說麼。廟裏二當家的病的利害。好幾位先生亦沒治好。這兩天倒重啦」。玉洲聽了。只吸一口氣。說不出甚麼來。召伯望着他的顏色。知道他聽着動心。便道「不但病的利害。而且神昏譫語。先生說是邪熱。我看怕是冬瘟。別人的方她還不吃。兄弟這幾天又忙。老沒得工天。要有工夫啊。開個方子就得啦……」。玉州未及還言。素香忍不住道「別繃着啦。快去看看去罷。別的是閒白兒。救人要緊」。玉州嘆口氣道「四老爺。咱們明人不作暗事。說話不過繞彎子。不瞞你老說。前兩天我們兩抬兩句槓。我打算永遠不登門兒啦……」。召伯搶着道「我攔你清談。登門兒不登門兒攔在末末。眼前救人要緊。三姑娘的話最對。別繃着啦。別的全叫閒白兒。救人是真個的」。別人的話不聽。三姑娘的話還不聽麼。你們二位甚麼好啦。玉州明聽得此言是一語雙關。但是他決不肯承認和妙修好。忙分晰道「不錯。我跟

三姑娘不錯。她說的話亦有個能聽不能聽。別處全行。那兒咱得另說另議。去倒不要緊。到了那兒萬一把我窩出來呢。咱混了半輩子。能裁給她麼」。素香聽了。暗自歡喜。但又不好推波助瀾。當着召伯。阻止玉州不令前去。只得故作違心之語道「四老爺的話對。別的全靠後。救人要緊」。玉州且不還言。尋思半晌。忽然喊來夥計。要來筆墨八行。揣摩妙修的脈氣。和平日的體格。開了一個疏風清熱解瘟安神的方子。因爲召伯說他理衣裳邊兒。又加了兩位養榮的補劑。寫完雙手奉與召伯道「四老爺。這是你老的面子。別人來我真不管。你把這方子拿去。打發人給她送去。吃兩服就得啦」。召伯且不接藥方。仍伸前議道「不然。這麼辦還對麼。沒號脈。還能開方子麼。準保吃下去投機麼。一個摸不準吃錯了就挖不出來。還是去一踹爲對」。玉州執意不肯。召伯道「咱這麼辦。只當人家請先生。要不我陪你去。到了那兒麼話別提。去到了就號脈開方子。開完了方子。撥頭就走。一句話別說行不行……」。說時望着素香道「……三姑娘。你看這個法子好不好」。素香望着玉州道「怎麼樣。我怎麼說的。本來麼。早就該這麼辦。又沒有世仇大恨。不過拾兩句槓。還值的斷了道兒麼。世上沒有馬杓不碰鍋沿(去聲)的。順條順理兒的跟四老爺去罷」。玉州勢成騎虎。只是猶疑。不肯答應。素香忽然生出一計。立起來道「四老爺。咱這麼商量。他這工夫有點兒僵住啦。越勸越壞。不如我替他先去一踹。你老在這兒跟他說着話兒」素香此舉。原是一種緩衝計。一來免得玉州立時便去。二來自已替他去一踹。人情兩盡。召伯此來不啻豎一架梯子。此時不下。便沒有時候下了。她去這踹。無形

中將梯子撤去。縱使玉州想去。苦於沒梯子便去不成了。召伯聽她這般說。知道她使出這條計。自己便徒勞了。立時擺手道「這麼辦不好。你去你的。我們去我們的……。依我說咱們一塊去……」。說時不待他二人應允。急忙喚人告訴外面備轎。玉州碍着召伯的面皮不好再駁。只是出神說不出甚麼。少時夥計回稟轎已備好。三人乘轎直奔桃花巷。玉州坐在轎中。兀自思量。「當初如何家法。如今爲一兩句話鬧得不能見面。她既能病到這個樣子。不是爲我爲誰呢。眞要是從這兒一踏不去。固然對的起三姑娘。無奈二當家的那裏未免恹恹了。不如將計就計。替他治好。看她有甚麼舉動再定行止……」。猛聽得轎夫喊一聲「打柱」。轎子已到桃花巷。素香頭一個下轎。直奔後院。召伯玉州在後跟隨。素香緊走幾步。到在妙修房中看時。只見她在牀上擁被而坐。身後墊着幾個枕頭。看臉顏色着實清減。神色昏昏。不似平日的清爽。心中未免難過。叫一聲「師兄。你怎麼的啦」。妙修見素香到來。頓觸前情。心中一陣難過。頓覺耳鳴眼花。險些昏迷過去。掌不住兩行熱淚。奪眶而出。佛婆忙着動問三當家的起居。並道「二當家的今天稍微的清爽點兒。你老來了正好兒。她正在悶的荒咧。二位說陣（讀如陳）子話兒。比吃藥還強啦」。素香明面虛應着。骨子裏私訟道「我不來她還好快點兒。我一來更添病啦」。妙修緩了半晌。才方哽咽着道「……你……你……你。還有工夫看我來麼」。素香生怕她說出旁的來。搶着道「師兄。你這是嗎話呢。我要不是事由兒忙。這兩天早就來啦。再說亦不知道你有病。剛才四老爺出去啦。這才知道。這不是趕快來亦麼。你想麼東西。我打發人買去」。妙修搖頭

道「麼兒亦不想。你來我就知情不過。這兒要麼沒有。還有你費心麼。你不用費心啦」。她這話有氣無力的話。說着十分吃力。素香認用字字是淚。句句含酸。見她病得這樣情形。不便和他辯駁。只得虛與委蛇的應着。心中老大不悅。她二人說着。聽得窗外召伯叫道「二當家。我把汪三爺給你陪來啦」。素香聽了。覺得大有語病。絕似班子裏朋友陪客來的一般。正要措詞駁斥。猛然的見妙修由床上立起。不顧病軀孱弱。步履維艱。脚步蹣跚。搶到堂屋。顛巍巍兩手。將隔扇關嚴。不令玉洲入內。素香急忙趕過去要拉。却見妙修扶着隔扇。喘上一團。一種憔悴的樣子。着實令人生憐。一時心軟。不能動手去啦。反到摻扶着她揉着。外邊召伯玉洲一路且談且走。走到大殿旁。召伯立住脚。再三囑咐玉洲。見了妙修。任憑她說出甚麼言語。不可還言。但求將她治好。有麼話過後再說。玉洲即到這裏。怒氣早已消釋大半。聽得妙修爲自己病到這步天地。只有憐憫之心。毫無怒恨之意。方才到在內院。召伯想得誇功。扯着嗓子。喊了一聲。告知妙修。要她歡喜。自己亦覺臉上有光。不想妙修不顧好歹。拚命掙扎起來。轟的一聲。將隔扇關閉。正是

藍橋遮斷紅塵路。 不準僧敲月下門。

不知鐵召伯如何令妙修開門。汪玉洲怎樣給妙修治病。請看下回。便知分曉。

第十五回

金屋藏嬌汪玉洲納寵候家后
雪夜佈陣李貴喜獨霸桃花菴

汪玉洲已經絕跡桃花菴當不住鐵召伯從中調停借題給妙修治病將他陪來。想不到在禪堂門口。妙修使氣閉門不納。玉洲頓時無名火起駁頭便走。召伯只願問道「關門作甚麼。三爺這不是來給你看病麼……」。說時回頭看。只見玉洲的後影。由角門閃將出去。召伯轉身隨後便追。不會追到山門。早聽得轎夫喊一聲「升」。抬起轎子。如飛而去。召伯跑出山門。一面叫自己的轎夫去追。一面申斥未追去的轎夫們。何不將汪三爺截住。一個轎夫頭兒道「回四老爺話。我們目而不知轉。汪三爺跑出來。上轎就走。我們又不知道爲麼敢攔麼。我們還疑惑三爺忘了麼東西。回家找去啦。不是說給二當家的治病麼。亦須是拿甚麼藥去」。召伯望口唾一口說。「別不要臉啦。拉香蓋桌。你們不知道是了甚麼。好容易給陪來。關上門不讓人家進去。這不是把我攔在旱岸兒上了麼……」。轎夫頭兒聽不懂他的話。只得虛應着「是。不能。是那麼着。不錯。本來麼。可不是嗎……」。正說着幾個轎夫喘吁吁的跑回來道。「四老爺你老別着急。三爺說啦。這可不算窩你老。即來了就看着四爺面子。她又這麼一手兒。這可沒法兒。他老不能栽在這兒。教我們跟四老爺好着點兒。有麼話過兒再說罷」。召伯聽他們說罷。頓時醒悟過來。方才申斥轎夫們。實在冤枉。他們不知裏邊的細情。如何能攔。便攔亦攔不住。這時轎夫頭兒上自「是」「麼」的應着。不由得笑道「得啦。別瞎答應啦。你們其外不知

其裏的事。汪三爺來啦。二當家的把屋裏門關上不教進去。人家三爺臉上不掛。撥頭走啦……」。轎夫頭兒道「敢情是這麼回事。我們那兒知道細情。你老這工夫要不說出來。我們真得糊塗一輩子。三爺既走了。四老還得想法子。要不咱來臨河北金家窩兒。再把三爺陪來」召伯尋思。今天無能爲力。便道「不必。今天三爺正在氣頭子上。走擺白費事。不如先把二當家的說好了。再辦那頭兒。這頭不刨好了坑兒。那頭兒亦是白說。就讓那頭兒說好了。這頭不樂意亦不行」。素香被關在屋裏。進退維谷。左右兩難。聽得外邊召伯說。玉洲已走。妙修益發的嬌喘不已。佛婆亦趕過來。幫着素香架着妙修。素香含淚道「二哥。你這是圖麼兒呢。病到這個場上。還生做麼的氣。這是四老爺把他陪來給你治病。這怎一來。沒治成病。這麼一來到添了病啦」。二哥。咱這麼辦。回頭我還求四老爺把他找來。治好。了再說別的行不行。妙修只是搖頭不語。倚在隔扇。不動佛婆道「二當家的。三爺亦走啦。您老先歇歇兒。治不治的靠後。累着不是玩兒的」。妙修本想玉洲到此。認個不是。央求兩句。開門放入。不想玉洲負氣而走。妙修病得精神萎頓。由床上掙到門口。已經落得眼花耳鳴。只聽得院中幾個人說話。却聽不清說的甚麼。如今聽得佛婆三爺已走。一股怨氣。夾帶着怒。一齊沖起。覺得耳內一陣蟬鳴。失了知覺。素香見了。駭得狂喊起來。外邊料得是昏厥。召伯搶上台去。擁着門說道「先把她搭到坑上。讓開門我們好進去……」。佛婆力大。轉到妙修身後。攔腰抱着。只一閃。便轉過來。外面將門推開。召伯並廟中尼姑佛婆人等。一齊進來。衆人七手八腳。將妙修搭在床上。盤腿坐好。

後面一個佛婆。揀着脊背。前面一人捏住耳垂。拚命價喊。便有人湧來一盃薑糖水。鋪得溫了。灌將下去。良久良久。方得氣轉。哼了兩聲。紅香等隨着呼叫。妙修緩够多時。方才氣轉睜眼。看了素香一眼。又復合眼不語。佛婆叫道「二當家的。您哭。哭。哭出來就痛快啦」。妙修一肚皮委屈。正想發洩。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召伯在一旁道「這就得啦。亦不是怎麼鬧的。他們二位惱到這個樣子。我覺着陪來治病不咧。這倒添了病啦」。衆人忙着遞茶遞水。半晌方得平安。召伯素香少不得一陣苦勸。妙修碍着召伯面皮。當面只有應允。却不想召伯找着玉洲。又變了掛。及至玉洲氣平。妙修又生異議。如是往反多次。毫無效果。素香知道這件事不了。自己從良的事。便有許多阻碍。筋個機會。便向召伯說明此意。召伯聽了更覺爲難。只是兩下裏已成僵局。空自舌疲唇焦。全無用處。只得替素香畫策。要她對於妙修加意安慰。免得將這不絕如縷的局面決裂到底。素香亦覺着只有走這條路。既經結盟。義不容辭。只得納一口氣。每日到桃花菴問候妙修起居。幸由召伯另行請來一位名醫。調理得日漸痊愈。只是玉洲的事。不能合好。召伯在門外遇見了李貴喜。聽他自稱和玉洲交好。料想這幾日被他們照磨得頭昏。不料將貴喜找來。一面替自己奔走。一面換個人去。顯着新鮮。這日命人將李貴喜找去。說明去委。求他代勞。貴喜聽了大喜。正好藉此作個進身之階。他每日奔走於鐵宅桃花菴。三源班之間。真是赤心報國。忠於其事。無奈兩下裏感情破裂。再伙合好。貴喜連日奔走。原有所圖。不問事體如何。每日沒早沒晚。只在桃花菴鬼混。不出十日。被他測出妙修的性情。嗜好。和

一切起居動作。他利用她的弱力。投其所好的進攻。第一件妙修歡喜鴉片。他認用自己不吸鴉片。和她不能算知己。由這天起。他便把烟槍拿起。練習吸烟。世間有志竟成。好在燒烟上不外行。他在妙修面龐。詐稱有癮。每到巷中。便帶一合子清陳洽淋烟膏。不知他由何處得來。真個是清香撲鼻口頭綿軟。正合妙修的口味。由這一點上。妙修便認爲他識趣。大有相見恨晚之意。貴喜有心。一切舉動。盡投所好。在一個月內。竟被他將妙修的一顆芳心。全都佔領。從此對汪玉洲三字。擱置不提了。貴喜漸之進步。同有鳩占鵲巢。反客爲主之勢。不想事譏不密。被玉洲得了信息。認爲貴喜居心叵測。有意奪他的地位了。更有人放出風話。據稱貴喜對汪玉洲不滿。不當如此薄情。認一件小事和一個尼僧這般認真。而且本身尙有對不起妙修之處。全然不曉。反向妙修尋醜。卽有鐵四爺出頭。不論如何。總得下場。如今事已多日。反到鬧僵。不但無情無義。而且不够朋友。同時妙修這邊亦得了風傳。據說不久玉洲便帶人到廟內接師。他的理由是說妙修不該和一個賣野鴨兒的有了手尾。妙修聽了。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便向貴喜訴冤道。「四爺你是聖明人。你爲我們的事。大冷的天。東一頭西一頭的亂跑。人心是肉長的。四老爺又沒工夫。難得你替我盡這份心。這不是爲的兩下裏好麼。打架望着人勸。還有往大處和弄的麼。再說十方廟宇接待十方施主。單許他天天踢破門檻子。別人就不許來。一來就往那處猜。這不是把我們出家人躁蹋苦了麼。你爲我們廟的事。墊人墊錢。就誤工夫。就誤買賣。又有口子癮。這兒不是露天。起起坐坐都有之地。他竟造出這個謠言來」。貴喜

道「他們說麼啦」妙修道「你不知道。還有別人麼。安不是汪玉洲。他楞給咱兩人造謠言。我不是說麼。真金不怕火煉。愛說麼說麼去。無奈一節。他太教人窩心啦……」說時落下淚來。貴喜正吸着烟。忙把烟槍發下。坐起來由懷裏掏出一條白絹子。丟給妙修道「二兄弟。你亦別難受。實事本有。無事本無。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汪三爺這可不對。我可不算個麼兒。他不該給你安這個黑坨子。當初怎麼好法兒啦。聽說你們還是盟兄弟。好的時候。灰熱火熱。說聲惱。立刻拔香頭子。這不成。了小孩擺佛爺兒了麼……」。說時不住吁氣道「這是怎麼說的。你們不對。別把我拉在渾水兒裏呀。這不是活埋人麼」。妙修拾起絹子。一壁擦淚。一壁哽咽道「你別多心。這裏頭沒你的事。他全是跟我一個人兒。你不用管。我自個兒對付他。廟是人家鐵四爺家裏修的。這廟有個好歹兒。教四老爺和他拚去。他既跟我動這個。我亦不是省油燈。他這叫倒洩不耙。年前年後。他要弄三兒從良。你想這麼一辦對的起誰。打頭說。小三兒亦是這廟裏記名徒弟。當初還說落髮啦。這話不是我造的。廟裏上上下下全知道怎麼着。倆人背着裏捏窩窩兒。過日子去啦。他還有麼臉兒見人哪。小三兒呢。既幹那個。還講甚麼裏兒表兒。玉洲就不對。密姐兒有的是單得她麼。你亦不是外人。我亦不怕你走了風聲。不用他找我。我還找他去啦。你替我聽着。那天小三兒進家。我就跟他有個起落兒。他先不用辦喜事。咱先鬧回喪。就讓把廟拆了亦值啦」。貴喜道「不能。寧教他不仁。咱不能不義。這不是他給我造謠言麼。你們的並亦就算頂這兒了。看這個意思。大概亦不用了啦。既不用了事的。我亦該歇歇

兒。打明日起。我亦得上櫃上清理去。快到年下啦。該人家的。給人家湊。該着咱的往回下歸攏。誰有工夫忙合這個。今天咱說穿了。由打明兒起。我是河北關……下啦」。妙修正自擦淚。聽到下字。立時丟下綳子道「你說麼」。貴喜重申一句道。河北關下啦。妙修冷笑兩聲道「多易呀。下。你先等等兒。你這是跟他還是跟我呢」。貴喜道「我誰亦不跟。送殯的不能埋在坎地裏。要人兒的好比一塊白玉。不許有一點兒玷(念展)兒。他怔給我貼膏藥。我可擔不起。傳說出去教親的厚的知道。我怎麼抬頭。不錯。我可是賣鴨子的。他亦不是甚麼高上人兒。二當家的。把你供高高兒地。我們倆人得分解」。妙修道「那還對麼。能教他不仁。咱不能不義。你跟他亦是朋友。那麼一來。知道的說他不懂交情。不知道的。說咱香三臭四。交朋友沒長性。還是那句話。真金不怕火煉。說的只管說。聽的只管聽。誰亦碍不着誰。他不是不來了麼。你亦不用給我們了。我的病亦好啦。亦不是非他不行。他要死啦。沒有別的先生麼。打今日個起。咱們重新打鼓另開張。把他甩開。你交交我這個朋友。准比別人地道的多……」。貴喜道「二當家的。鹽坨的鹽。各有各搗。你們二位了不了是一擋事。咱們交朋友是一擋事。這回事我是告奮勇來的。想不到弄的灰頭土臉兒。跳在黃河洗不清。我不把這個字兒正過來。完不了」。妙修勸道「這有麼正不正的。照你們這嗎一說。把我們出家人挖苦透啦。這廟裏素常就不大清淨。常出是非。我們打起來。至大不過打這斷道兒。誰也別理誰。你們倆人再有了別的傳說出去。可不好聽。這叫越描越黑。依我相勸。你先沈住氣。看他有麼樣兒。亦不是

說。他砸我的廟。亦配。我可不算個麼兒。你問問。他來了有人管沒人管」。貴喜義不容辭的道「打頭裏說。我就算一個兒。有人敢動這廟裏一草一木。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來……」。妙修未及還言。窗外有人接腔道「錯啦。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來……」。說時走進一個人來。二人看時正是本地一個熟人季小塘。妙修見了。老大不悅。暗想他這一來。事情就要鬧大啦。小塘知道貴喜近日常到廟裏來。更知到汪玉洲的事。不但沒了結平復。反倒生出枝節。他認爲有機可乘。不時的到此察看動靜。幾次到此。苦於遇不見貴喜。今日適逢其會。一進角門便聽見貴喜喊叫。貴喜初一時沒有氣。後來真個把無名火勾起。聲音愈說愈高。二人正在暢談。只顧解決目下的問題。不覺聲音這般大。更不知有人竊聽多時。小塘進來詐作不知道的道「四兄弟麼。這可是千里有緣來相會。想不到兄弟你亦在這兒抽上啦。打多早晚兒上的癮」。貴喜歎口氣道「別提啦。早就有兩口兒。老不願意教人知道。總是偷偷摸摸地。今日個戲法教哥你看露啦」。小塘強笑道「這亦是一段福份。我倒想抽啦。沒福。二位執公罷。我亦沒事」。說時不待讓坐。一屁股坐在對面一張椅上。那椅子輕易不會坐過這樣胖子。被他壓得吱吱之值響。妙修淡然道「抽大煙還算公事麼。這還值當的說執公」。季小塘笑道「這還不是公事。到了時候兒不辦。立時給個樣兒瞅瞅。你別看我不動這個。這裏頭這點意思我滿明白……」。貴喜料得他到此。必無好事。且不還言。繼續罄那未吸完的大半個煙泡兒。小塘坐在對面。心中思量道「他幾時抽上的這個。這可應了俗語。不抽大煙不算闊。不打連台不算客。他在這兒。大烟兒亦抽上啦。連台亦打上

啦。事沒了成。倒給他整了兒梯啦。我總得給他們兩句兒聽聽」。想罷。把貴喜妙修方才談的話。重新在腹內溫習一過。頓時得計道「四兄弟。聽說了罷」。貴喜煙已吸完。忙噴殘煙來道「有麼音嗎」。小塘道「……馬々々々地聽說金家密這兩天熱鬧啊」。貴喜便是一怔。問道「有嗎熱鬧兒」。小塘道「聽說這兩天兒邀人。也不是跟誰套事。我可沒見真兒。外邊都那麼說。聽說邀人的不露名兒。也沒提跟誰。邀的都是金家密兒一帶東西密窪的人。還有個音。到了那天。不在金家密兒聚齊。都上關下齊人去」。貴喜聽了。一晃腦袋道「嘔。有這個音……」。說時望了妙修一眼。證明方才自己的話不是捏造。妙修冰雪聰明的人。對於小塘。不存好感。聽他這般說。認爲多一半是撲風捉影。少一半是憑空捏報。淡淡地道「耳聽是虛。眼見爲實。季四爺又沒見真兒。還不定了誰跟誰咧。要人兒的打架常有。那天不有兩夥兒。金家密兒出了是非地。邀人打架也不算稀奇……」。貴喜一團疑心。被妙修這番議論。心地清涼一半。漸漸地沉靜下去。不似方才吃驚的樣子。小塘見了。心中暗轉。「好容易說進話去。她又給破啦。他的高興攔回去。又得想別的詞兒……」。心中一轉。又得一計道「還有擋兒新聞。可是咱們候家後的事。上回我上三源班兒去。聽說三姑娘素香要從良。二當家的知道麼」。妙修心中一動。旋又自釋。素香從良。不是甚麼新聞。這事早就知道。自己這場風波。和疾病。都是由此而起。這時聽了。反覺似當然的事。應該的事。雖然心中震動。在一剎那間。便平復了。當不住小塘第二句說出來。使他一顆古井也似的心。又復攪起波瀾。小塘見他不動心。便逼緊他一步道。「……」

不但從良。還是急隨兒。大概這位客頭兒還沒有家小兒。趕着年輕臘八兒過去。又娶媳婦又過年。喜上加喜……」。妙修聽了。認爲詫異。知道玉洲家中尚有嫡妻。雖然不甚合美。素香過去。絕不能兩頭爲大。聽小塘這般說。未免不符。便道「老三從良我聽見有人說似的。可不知跟誰走。四爺是侯家後地理圖。大小塘名兒出了麼事沒有不知道的。知道他跟誰從良麼」小塘料得她明知故昧。他便裝糊塗道「……這可知不真。我雖是幹這個的。別家的事聽過去就忘。你們二位又是師兄弟兒。又是盟兄弟兒。難道三姑娘不跟你念叨麼」。妙修微々一合眼道「甚麼師兄弟兒盟兄弟。全是老話。誰有飯誰吃。誰也管不了誰。不瞞你說。小三兒一個多月沒上廟上來啦。我還當是她客頭多。趕羅不過來。要不就是忙着裁剪過年的衣裳。敢情忙着出門子。好猴內崽子。連個信兒都不告訴我。一定是怕我沖了她。其實出家人碍不着在家的事。就讓告訴我吃麼緊」。小塘道「這話倒別那麼說。出家人跟俗家人不得一樣。誰見過辦事幾柵經的。到底兒是和尙老道跟辦白事的挨邊兒。娶聘的事用不着出家人」。幾句話反把妙修說得笑了。少時歛笑道「鬧了半天。到底兒小三兒跟姓麼的從良呢」。小塘故作尋思道「大概姓王。叫王甚麼舟。家住南頭窰兒。……不……趙窰兒……。別管麼窰兒罷。反正有個窰字兒」。妙修哼了」聲道「不論怎麼說。出離窰子。還得進窰兒。真她娘的窰星照命……」。小塘道「對啦。叫王漁舟。對。是他。家住……」。說時故作思索之狀。貴喜道「愛姓麼姓麼罷。人家從良也是好事。誰還願意在窰子裏混「輩子麼」。妙修表面上附和着。心中兀自盤算。小塘見自己的言語有效

了。不便久坐。起身告辭而去。妙修經過小塘這番挑撥。頓時勾起許多的心事。她想着。玉洲臘月初八領素香從良。自己已不脫絨獸。必須設法給她添滿。初時原想初八這日。到金鸞汪玉洲家中。以賀喜爲名。相機行事。抓個兒打鬧一場。後來想這事不妥。一來不知素香是否歸家。便是歸家。自己也不當到他家中打鬧。倘有言多語失。反惹外人疑疑。與自己名聲有碍。偶而抬頭。見貴喜倒在對面。忽然得計。這事必須借刀殺人。激起貴喜。和玉洲斷拚。破了她們的好事。也好給自己出這口悶氣。貴喜見她出着神兒。便知方才小塘的話。打入她的心窩。不由得笑道：「當家的。你尋思麼啦」。妙修忙歛神道：「我倒沒想麼。我老琢磨着汪玉洲不能這麼完。他臨走放下風話。他不來不許別人來……」。貴喜道：「這話不對呀。這是廟。不是別處。誰愛來誰來。難道說他要唱青石山。包老道麼。包老道行。包廟大概差點兒。別人不說。我頭一個兒先不聽這套」。妙修搖着頭道：「你先別多心。這裏頭未必連累得上你。他這是跟我。他弄小三兒從良。怕我有麼舉動兒。他給我的先下手爲強。才沒聽季四說麼。他們暗地裏邀人。不用問。不定那天。湊手不及。上我這兒打架來。依我說。你先躺兩天兒。死活我一個人兒當。別把你牽聯裏頭。怪不合事的……」。貴喜負氣道：「你還別這麼說說……」。說時拍着胸脯子道：「我倒底兒看姓汪的有多大道行。你不用管。別等他齊人我先齊人罷……」。說時立起身便要走。妙修一把扯住道：「你先等兒。沒有這麼貓登心的。倒底兒探聽明白了再說呀」。貴喜道：「不用。鄉子早完得出騰。老這麼爛着也不是事。大年底下價。誰沒有點兒麼事。早辦完了早心淨。真猴兒假

猴兒臘八兒以前分出來。他也心淨眼乾。我也心平氣和。你也省的提心吊膽。別說他那邊兒還有心套事。就讓他不算套事。我這兒也得擺個陣式給親的厚的看看」。妙修只顧拉着不放道「別價。你不是了事的麼。怎麼了不成。把自個兒也掉裏頭呢。依我勸。還是閃開對。你別管我們的事。我一個出家人怕麼兒的。安不過是這座破廟。隨他的便兒那怕把廟拆了呢。教他多罪。把你開個好交兒的。我對的起誰呀。打裏頭說。四老爺把你請出來。原爲兩下裏好。你要一這麼着。他更得(念歹)理啦」。貴喜瞪起眼來道「他怎麼得理呢。這也不能怪誰。他不是要齊人打架麼。許他齊人也許咱齊人……」。妙修嚙嚙道「……不是那個。你一鬧……他」。貴喜道「他作麼。又場啦。場啦蓋新的。你也不用前思後慮。不錯。我這遍梁一替你。他一定多心。可是事由兒到了這個場中。咱倆人也說不上不算來啦。只要你豁的出去。我老得看看姓汪的有多大膂力。我不把他伸拔短了。打這兒不但廟裏不來。候家後也沒我。只要你豁出一個姓汪的去。我接後場」。妙修紅着臉道「咱倆也沒有麼私弊。我跟他也沒有麼聯手。誰跟誰也不是撕不開。擄不開的交情。好啦。往一塊兒湊。不好。牛蹄子兩瓣子。誰也不認的誰。我倒不是願惜汪玉洲。我這是爲你好。圖麼兒。爲我鬧的馬仰人翻。一街兩巷都知道啦。有麼意思呢。但能忍的下去。還是忍着點兒。我一句話沒落臺兒。你倒說出這些沒有用的話來啦。告訴你。我沒有豁不出去的事。連我自個兒都豁的出去。何況一個朋友。再說他這工夫還說不上朋友。跟冤家一樣。你也得琢磨琢磨。我跟你拚命對車的到底兒爲的是誰。我怕你有個好交兒。你教我把他豁出

去。你接後場。這麼一說。我成了麼人兒呢……」眼圈兒一紅。流下淚來。貴喜自知失言。急忙安慰她道「你也別難受。我這回跟他掰交情。也是事出所擠。不瞞你說。他在外邊散步流言。說你好些個別的。這裏領我的嫌疑最大。我不跟他支把一下子。跳在黃河洗不清……」隨將妙修扶到床上坐穩。一壁拿起方才那條絹子。替她擦着淚。一壁耳邊說了幾句。說得妙修破涕爲笑。一甩手道「別煩啦。放着正經的不說。老提閒白兒。再煩不理你啦」。貴喜道「不在那個。你老放不開襟不下。又怕這麼着。又怕那麼着。等到人家把咱堵在廟裏啦」妙修唾了一口道「你這是放屁。堵在廟裏是麼話。越說越不挨着啦」。貴喜涎着臉道「這怎麼不挨着。你沒聽季小塘說麼。汪玉洲現在正齊着人。知道那天來個湊手不及。怔在這兒來。咱這兒一個人沒有。還不叫他堵在廟裏打個扁餅子……」。妙修道「要打教他打我。我是禍頭。他是跟我過不去。跟你幹麼」。貴喜道「妳又繞住扣兒啦。汪玉洲也是個鬥鷄兒。他能够帶着人把妳怎麼樣麼。不怕你過意啦。妳們總算是個女流之輩。他把妳打了。也不露臉……」。說時拍着胸脯子道「……他跟我的是我。我們倆人分的是上下。妳算幹麼兒的」。妙修微嘆道「說話留點兒神。女流之輩是麼話。出家人不分男女」。貴喜道「這話又不對啦。出家人要不分男女。怎麼和尚不住姑子廟兒。姑……」。妙修不等他往下說。搶過去打了一掌道「你再說。我把你的嘴撕爛了。罪過罪過。噪踢出家人。當入拔舌地獄」。貴喜道「誰還顧的了來世事。咱說現在的罷」。當天出離桃花菴。暗中約人。準備套事。誰知汪玉洲這天在三源班也得了消息。有人傳說李貴喜。因爲了事不成。老羞

成怒。現在放出風話。要和玉洲對壘。汪玉洲聽了。哈哈大笑「好好好。我正要熱鬧熱鬧啦」。回頭向素香道「你明白麼……」。隨即伸出兩個手指頭道「……全是他撥轉的。想不到小季四兒亦也爬上高枝兒啦。借着咱的題目。跟鐵四老爺也走上啦。廟裏也擺擺。我早就有耳聞。我覺得既出頭了事。還有個不上廟裏去的麼。誰想這小子安心不善。要借着這個題目伸腿打進步。好。當初我說的明白。我不去。誰亦別去。他這一來。倒給我們揭開蓋兒啦。這亦好。癩子不在大小。早晚總得出膿。這麼一來亦好。省的老陰着。咱不是定規臘八兒辦事麼。既有這一場。初七我帶人找他去。好在相隔不遠。四外派人插好了旗兒。幾時李四一進去。隨後跟着就上手……。素香笑道「這麼辦有麼勁。不看僧面看佛面。這麼一來。對的起四老爺麼。還得想別的法子」。玉洲道「有麼法子。妥不過一筆寫不出倆打字兒。早亦是打。晚亦是打……」。素香道「對呀。早亦是打。晚亦是打。爲麼單趕上初七呢。依我說。急不如快。早辦兩天兒早清淨。你不是說派人插旗兒麼。我亦知道。李四這小子急臊子餓肚子。保不定這工夫就跟她有了別的啦。千萬別等初七。打初一起。那天看見他上廟裏去。那天動手。但盼着頭天晚晌去。住在廟裏不出來。第二天掏窩兒不好麼」。玉洲一拍桌子道「好體面絕着兒啦。這叫一計害三賢。倆人往後全不用抬頭啦。這麼一來。不但咱們佔十成哩。就讓四老爺知道。亦不能怪罪咱。巧來還許把她們逐出境外啦」。素香道「你明白啦。這叫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不這麼來堵不住四老爺的嘴……」。忽聽外面一聲喊「三爺來朋友」。門帘啓處。季小塘走進來。先向二人寒暄。

然後很驚慌的道：「……我就知道三爺這工夫走不了。跑的我唏噓帶喘……」。玉洲見他的神色不對。問道：「有事麼？」小塘喘吁多時。四下望望道：「三爺。找個偏僻地方說句話」。玉洲道：「這屋裏又沒外人。有話儘管說罷」。小塘望了望素香道：「三姑娘真可不是外人。無奈……」。玉洲道：「還有背她的事麼。你先說是麼事罷」。小塘道：「還有麼事吧。安不是廟裏的事」。玉洲道：「巧啦。我們剛才正商量這檔兒事啦。不瞞你說。這叫喧賓奪主。了事的變成打架的啦。小塘。你瞧熟鬧兒罷。老鼠拉木炭。大頭兒在後頭啦」。小塘道：「三爺我可不是倒蹬是非。聽說李四可有了預傳啦」。玉洲聽了一楞道：「真的嗎。他怎麼預備的呢」。小塘道：「怎麼預備的可不知道。就知道他要替廟裏二師父抗一膀子……」。玉洲一拍桌子道：「好。我們倆人。騎驢看書本兒。走着瞧罷」。小塘道：「不對。三爺。你老別當是我報信兒。你要那麼一想全錯啦。我找你老。可不是激事。我是息和事的。我聽說你老這邊兒亦有預備兒麼」。玉洲道：「我倒沒有預備兒。可是那頭兒有心套事。咱可說不上不算來啦。他既安心打架。咱亦了着罷」。小塘道：「話不是這麼說法。爲好不能爲不好。能教他不仁。你老不能不義。他預備他的。你老別答理這個。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我說的可是好話。你老琢磨着」。玉洲正自思索此言。一旁素香覺着詫異。她想：「季小塘素日是激事撞對的。怎麼這回又息和事呢。其中定然有詐」。想到這層。忍不住道：「季四爺。這話我不明白。你既說他們有心打架。爲麼又不教這邊兒有麼舉動兒呢」。小塘道：「三姑。你不明白。這裏頭有一層意思。臘八兒不是你的好日子麼。爲麼大好日子價找心不淨。依我說。有麼事過

年見。年前麼話別提。先一繃繃兒。把你們二人的事辦完了再說。聽說他那邊亦是俟候過節兒。這邊兒不去人。他那邊兒準不來。他亦怕弄壞了。教外人笑話。」玉洲忽然笑道：「好罷。既是小塘你勸着。就依你。年前不辦。過了年兒再說。」小塘連連說好。因談幾句。托辭退去。小塘走後。玉洲立時立起道：「咱們過兩天兒見。我得辦點兒事。」素香很驚異的問道：「爲麼過幾天呢。這兒好些事得跟你商量。」玉洲向窗外望望。低聲道：「你說季四作麼來啦。」素香道：「這又問住了我啦。反正他不一定息事來的。」玉洲擊掌道：「這話對呀。他這是兩頭兒傳信兒。往一塊兒攏。說不一定還須是李貴喜煩出來。給咱個穩軍計呢。擎好兒罷。相好的。不瞞你說。今天我就齊人。不管他白天晚晌。只要看見他上廟裏去。給他個楞網。不管有別的沒別的。先把眼罩兒摘下來。有麼話再說。」素香道：「你先別逞能。說不定這工夫季小塘早把信傳過去啦。還等你齊人找他去。他不等你齊人。他們……」。玉洲道：「這話亦對。你招呼外邊兒。派個人營養着他。看看季四上那兒去。」素香打發去後。多時返回。報稱小塘由此出去。竟赴桃花菴。玉洲聽了。認爲小塘定而不可疑的。是兩下裏挑撥。如今勢成騎虎。不能不用先發制人手段。和李貴喜決一死戰。不想在兩下裏傳信的期間。被鐵召伯得了信息。他想這事由自己而起。自己既不能出面調停。又不能袖手旁觀。不問不問。被他想起。這事必須將穆西樓請出來。料得西樓出來。立時可以化干爲玉帛。打定主意。親身到竹竿巷茶葉店裏面約。西樓立時應允。議定次日清晨。先到鐵宅商議這事。如何措手。當晚玉洲回到金家窩。差派手下人。把親友們分頭約來。說說

原委。準備明早出發。到晚來。玉洲家中備了些十錦火鍋。六個人一桌。每桌兩個火鍋。打醮般的吃起來。做乾飯便來不及。到兩三個燒餅舖買來大餅火灼。盡量供應。一個個盡量飽啖。不盡不休。跑道兒的穿梭也似的往大餅舖裏催。往返幾次。接濟不上。後來火鍋裏只剩下海帶和粉條了。只得向裏添水加醬油。玉洲生怕慢待了親友。每桌又添了兩個火鍋。依然不能維持現狀。只因火鍋搗熱。大餅來到。大餅到時。火鍋又空。後來有個參謀獻計道：「這麼吃不行。我給出個主意罷。上切麵舖秤切麵去」。不一時切麵到來。生着下在鍋子裏。仍然添水加醬油完成變相三絲湯麵。衆人挑着面條。咬着大餅。留着湯喝。亦覺得新穎。當不住熱吃蒸騰。把由六月底報竣的臭汗。二次徵發。不。蒸發出來。先由頭上說起。直鬧得汗流浹背。玉洲見了。暗暗誇好。這羣人。不給他們個水飽兒。今天這頓飯每人一個火鍋子亦打不住底兒。大家吃得正勝。忽有人一拉風門闖進來道：「可了不的啦……」。下旬尚未說出。大家一齊擱下筷子。回身各抄傢伙。往外便闖。玉洲見了。急忙攔住道：「別動別動。麼事沒有。剛吃着半截兒。一腦袋汗。看閃着」。叫了半响。方才定住神。闖進來的這人道：「你是麼事。扎了脚心賽的」。那人受了申斥。不敢還言。玉洲催問爲何驚惶。他道：「……那兒事情。外邊兒下雪啦。鷄毛大片一會兒就下白了地啦」。玉洲一瞪眼睛。這亦值當一驚一乍麼。滾你媽的開吧。別攪啦」。那人一場沒趣掩旗息鼓而退。盤古至今吃飯最怕中間停演十分。頓時不餓了。這羣人方才愈吃愈不得飽。經過這目小風波。一個個肚子裏的東西澎湃起來。都覺得不餓了。這幾十人中。只有十幾個

人。仍回原位啜幾口湯。吃點麵條。其餘忙着擦汗。不再入座。玉洲見了。暗自獎譽。方才那人。不是他這一句詐語。每桌再添兩個火鍋亦未必够。這頓飯。便這麼有始無終的告一段落。便有幾個幫閒的催促。張羅茶水。每人兩三盃喝罷。更不覺餓了。只是外邊的雪愈下愈大。看樣子。不但今夜不能止。便是明晨亦難住歇。玉洲生怕明日雪止風起。揚風攪雪。怕大家不來。豈不是變相的吹散子弟兵。心中一轉。頓時得計。派人買許多蒸食。用大淺子盛來。放在迎面條案上。表示着。到半夜尚有一頓點心。當着衆人。大嚷着道「告訴廚房。再叫幾十斤切麵。就着原有的鍋子底兒。好好兒地來頓家常麵湯。炸果子來不及啦。到半夜裏。教他們老的少的再來頓麵湯灌灌縫兒。省的明兒早晨。吃點心湊手不及。就誤事」。大家聽見主家如此的厚待。誰好意思掉臂而去。不領這番情。大家只顧吃這頓麵湯。不謀而合的在此度夜了。無奈肚子裏挺飽。預算在三更天以前。未必便餓。空有這些東西。無法消受。豈不辜負了主人盛意。少不得藉重釀茶。沖刷腹內大餅。玉洲亦是可人。早已測透衆人心理。拿出許多安化茶葉。以代香片。衆人飯後無聊分團閑談。把幾壺釀茶。一盃跟一盃灌着。却向條案上望。無耐肚子不給作主。只是不餓。直到四更天。方覺得胸前有點開朗。玉洲的人。不時來問。「衆位。三爺說啦。廚房一宵不封火。衆位幾時覺着餓。幾時下麵。手到勤來。一點兒不費事。千萬別客氣」。以前問過兩三次。都道「不餓不餓。剛吃完又吃。那不成吃了吃貨啦麼」。這次却改了口吻道「天不早啦。早早兒的睡。明兒還得起早兒。不做孽教大師務下麵罷。別管餓不餓。一人一盃麵

湯趕寒亦好」。不多時。麵湯到來。麵噴噴鑽入鼻孔。不餓的。亦覺着餓了。大家恰似和蒸食有仇似的。立時下了總攻擊令。立誓。滅此「夜」食。把它們往嘴裏揉。一時嚙嚙地啣麵條和呼吸吸湯聲音。攪成一片。不多時。麵湯喝罄。蒸食吃完。大家胡亂睡了。玉洲一夜未眠。燃着長命煙燈。一壁吸着鴉片煙。一壁尋思計畫。料得貴喜今夜定在桃花巷中不走。他想。何不明天早晨教他們起個五更。迅雷不及掩耳。將他們堵在廟裏。教他現個狗世。想罷將左右近人喚來。當面吩咐。「一撞明鐘便着大家起來。隨便吃點麼兒。綽起傢伙就走。大概李四今日個走不了。大雪的天。還不住在那兒麼」。左右奉命暗中預備一切。不一時遠遠的聽得城守營吹號筒。冬的一聲高礮音。同時聽着鼓樓上撞明鐘。緊跟着遠近塘子裏敲起雲板來。玉洲大煙早已吸足。坐起吃些點心。派人把約來的親友叫起。大家胡亂擦擦臉。吃些點心。山玉洲率領一齊出發。出得大門。見雪已止住。一片白光閃處。房舍樹木都裹了一層玉屑。樹枝上垂着樹掛。地上鋪着碎瓊冷森森寒氣逼人。凜冽冽朔風襲體。大家仗着腹內有食。身上有衣。更兼手拿長短傢伙提着高興。並不覺冷。一路上行人一個也無。只有三五個寒雀。在雪瞞的冷枝上。唧唧嘶鳴而已。一千人雖不能學古人行軍。「人啣枚馬摘鈴」。但是當着這般冰雪在天。寒風澈骨的天氣。誰不把嘴閉嚴。由鼻孔呼吸。因而一路上沒人談話。大家默默地踏着玉屑般的雪地。一步倆脚印兒的走過浮橋。由單街子直奔侯家後。玉洲心中默念。這次套事。雖然不大光明。但是事由所擠。有不得不然之勢。到在那裏。最好是自己出頭。先着旁人把李四從妙修屋裏拉出來。就在廟

裏打個七死八活。作個老大鐵證。自己事先到錢召伯家中。假做不知有這件事。設法將召伯誑出來。故意繞到桃花菴門前。叫他見個真。往後有變事。自己便占十分理。想到這裏。把脚步收得慢了。漸漸山先鋒改作殿軍。左右圍隨的人。見他漸漸落後。不想是何用意。亦隨着他身旁低聲問道：「三爺。有話麼」。玉洲道：「你真猜對啦。我又變招兒啦」。隨把自己的意思說了。並道：「我先上鐵四老爺家去。把老爺誑出來。你們在廟門口兒看着情形。他要是沒開廟門。你們爬牆進去。看看他們那屋裏有麼行動。倘或李四不在廟裏。咱這麼一來。倒顯着臉面兒。你爬進牆去。先給他開了廟門。然後在二當家窗戶的根傍叫李四爺。就說是鷄鴨店出了事啦。有人上那兒攪去。李四聽見有人囉呼鷄鴨店。沒個不出來。他一出來。你們就揪。別管三七二十一。按那兒就打。第一切記。廟門可得把住了。一不許進人。二不許出人。幾時我把四老爺陪來。當場現彩兒。你們再住手。千萬別忘了。他要是沒在那兒。二當家的一定答話。你們假裝着急。說上別處找去。出來趕快上鐵四老爺那兒給我送信兒。咱再想法子。或是上李四家去。或是上鷄鴨店找他去。來個弄假成真。明找他套事」。左右連聲稱是。玉洲分派完畢。岔胡同走去。約來的親友。正自走着。一個個拿短傢伙的。把斧把單刀。藏在袖中。扒着胳膊走着。帶長傢伙的。將蠟桿子抗在肩頭。兩隻手揣在袖子裏。有時冷得不可開交。便把袖口放在嘴頭哈氣取暖。其中有幾個昨夜油膩吃得多了。夜裏合衣而臥。不會蓋被。半夜着了涼。這時覺着肚子痛的難過。兩眼熬鷄似的。找着牆角落（天津人念曼拉）。解開褲子。蹲下大解。却被他察出。不見了

汪玉洲。心中便是一動。暗想「自古道蛇無頭不行。還是玩命兒的事。他只出了一頓大餅就鍋子菜。半夜來頓吹鼓手吃的酌蘊麵湯。到了緊關節要的接骨眼兒上。他先來個冷鍋貼餅子。溜之乎也。一個人合不上半拉火鍋兒。他不在場。能爲他玩命兒麼」。想到這裏「恭」事已畢。方知忘却帶手紙。回身由牆上扯下一塊告白擦了。提褲追上人羣。暗中知會好厚的。汪玉洲沒影兒啦。不大的工夫就知道了。有交情不厚的。毫不客氣。真個冷鍋貼餅子溜了。他們各有個人的方法。絕不雷同。玉洲的親信人等。只顧頭前引路。很豪邁的闖然直行。夢想不到。充光棍的高親貴友。白吃一頓十錦火鍋。到了用人之際。半路下會了及至來到桃花巷不遠。忽然想起。未曾打架之前。必須先點人數。不點數萬事皆休。及至點數。頓使他們冰雪寒天中急得滿頭大汗。記得昨晚吃飯時。六個人一桌。坐了十桌。不找補零兒。如今連自己人算在一起。坐五桌都不够了。到在那裏。豈不是白墊。轉而一想。無妨碍。李貴喜只有一個人。睡的嚙嚙睜睜。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格不住人多。二十幾個人。對付一個李貴喜。綽綽有餘。點完了數。幾個人前後夾攻的督率着仍往前走。這時若不是滿天寒雲。遍地玉雪映着。只怕還看不見甚麼呢。十一月的天又短。雪後更涼。沒事的人。誰肯冒寒早起。漫道是候家後。夜聚明散的鎖金窟。便是北門外竹竿巷。樂壺洞一帶曉市的小飯。未必有多少。大家走到桃花巷前五七十步。首由兩三個親信。緊走幾步。到巷前察看情形。但見廟門洞開。更見由西往東雪地上印了無數腳印。像是一二百人雜踏而來。幾個人正望一眼道「怪呀。這是打那兒來的這嗎些人呢。別處沒腳

印兒。單這兒有脚印兒。別是人家走在咱們頭裏了罷」。推出三兩個人來。溜進廟門院中。脚印益發的凌亂了。但是寂然無人。幾個人心中暗忖道「不對。要中計。李貴喜不是好惹的。一定把人藏在後院裏。淨等這羣人們一進去。撫蓋裏願。想到這層。便和同來的人們商議。這事如何處置。大家言殊。莫衷一是。除却少數年輕的人。不問真假虛實。要進去看看動靜。但是老成持重的。和畏首畏尾的。一律主張不可莽撞。倘若中計。自己挨打事小。給汪三爺丟臉事大。商議結果。終歸是掩旗息鼓。退出這條街。在一個巷子裏紮住。推出兩個人來。到鐵召伯家中。向玉洲請示。兩個人到在鐵宅。却見門房裏走出兩個人來。問他們找誰。二人說明來意。看門的道「你們二位來的正好。四老剛要派人請你們幾位去。四老爺把事給壓下去。但不知你們幾位動手沒有。大概是借不出梯子來。爬不進去罷」。二人中一個道「那兒事情。廟裏大做窩門。一個人看不見。我們怕李四不在那兒。沒敢動手。來問問三爺。該怎麼辦」。看門的連稱「沒動手對。動手倒砸啦。出來大了事人啦……」。說時指着院中道「裏請罷。三爺在客屋候着啦」。二人由看門的引路到在客室。果見玉洲和召伯坐着談話。玉洲見了二人。丟個眼色道「怎麼樣啦」。一個道「怎麼也不怎麼」。便把桃花巷門前的情形說了。玉洲納悶。料得定是季小塘洩機。李貴喜早有預備。幸而自己的人老成持重。不然定要吃虧丟臉。召伯乘機道「還是打好處來。這工夫轎也快回來啦。有麼事。大爺一來就算完啦。本來昨日個定規的今天早飯前見面兒給你們了。誰知道你們兩下裏一會兒不容。要不是你向我這裏來一踴。事情又糟啦」。玉洲

道「這也是一時的急勁兒。要沒有季小塘兩頭撥轉。我打算過了年兒才有舉動兒呢」。說話間穆西樓坐轎到來。玉洲見了。少不得道一陣乏。果然先聲奪人。西樓出頭。不亞如雪天見日。正是風消雲散。積雪全消。鐵名伯命人到桃花巷。把季貴喜找來。在一時三刻之內。兩下裏見面。言歸於好。鐵家的人。踏雪到在桃花巷。一直走到二當家的窗下喊了兩聲。房中妙修問是誰。來人道「四老爺打發來的。請李四爺」。貴喜應聲道「進來罷」。聽得妙修道「進來幹麼兒。你跟他去罷。四老爺找你還有錯兒麼」。貴喜應聲道「你等着罷。這就去」。昨夜貴喜見小塘走後。便要出去齊人。妙修道「你先別忙。外邊兒陰的這麼利害。一會兒就下雪。吃完飯再走也不晚」。說時命佛婆通知廚房。備四個涼碟。配一個一品鍋子。佛婆去不多時。送來兩份牙箸。兩套酒盅匙碟。對面放在桌子上。妙修燈下看時。正是那日玉洲負氣走後。佛婆擺的那兩份。不由觸起前情。心中着實傷感。幸而丟了一個汪玉洲。跟前尙有個李貴喜。不致像那晚寂寞。貴喜見她望着桌上出神。問道「二當家的。你又尋思麼啦」。妙修忙斂神道「那兒事情。每天吃飯。必囑咐她。把小傢兒燙一回。擦淨了。老不記心。你看。碟子上還是油漬糊塗的……」。說時由桌上撿一張紙。把盅筷匙碟重新擦抹一番。這時佛婆用個木盤端來兩個青花白地的精緻瓷碟。桌角兒放在桌上。請他二人入座。二人對面坐了。貴喜望了望。一碟是醉紫蟹。一碟醬鐵雀。妙修道「今天早晨有人送十條活銀魚。爲麼不炸幾條來」。佛婆笑道「您說在後頭啦。大司務說。今天請四爺嘗嘗他的手藝。炸出來准比館子裏強。另外還有一個生色涼碟兒。一回兒就知道

啦」。說罷出去。到廚房拿來一整條黃瓜。貴喜見了。吃驚道：「嚇。你們真能存。這個日子還有這麼鮮亮的黃瓜」。妙修說道：「你這回露了怯咧。這不是秋天存貯的。這是北京洞子貨。燉窩裏薰出來的。你沒看見。顏色那麼嫩麼。架黃瓜那會有這個顏色。你看……」。指着盤中道：「……這裏還有嬌黃的花兒哩」。貴喜嘆口氣道：「你們出家人真比我們在家人福分大。數九寒天。能吃五風六月的東西。這個日子吃銀魚紫蟹。福氣就不小。要不人們都想出家美麼」。妙修道：「別的出家人亦配。沒有北平的朋友。誰能跑二百四十里地上北京買兩條黃瓜吃。你這是禿子跟着月亮走。露着神的光啦」。這時銀魚已經炸好送來。另外有一小碟椒鹽末兒和一小碟高醬油。隨着一壺紹興酒。一壺白酒。妙修拿起紹興酒壺來。要給貴喜斟酒。貴喜用手搪住道：「喝那個幹麼。一點勁兒沒有。你喝黃的。我喝白的。咱們一人一樣兒。手把壺兒。喝着倒香甜」。妙修微笑道：「你真俗氣。南酒不比燒酒雅緻麼」。隨命佛婆把外間的一盆紅梅搬進來。放在對面桌子上。二人對飲。吃了兩盃。用炸銀魚黃瓜沁酒。忽聽外邊有人說：「下雪啦」。妙修道：「對酒賞雪」是最雅的事。眼前又有梅花。可惜不是南方。若是南方。這個日子誰家院裏都有兩顆梅花。下雪的日子亦不冷。坐在梅花樹下喝酒。才有意思呢」。貴喜一壁飲酒。一壁笑道：「看梅花還有看人好麼。梅花又不會說話。還是雪下觀美人兒。比看梅花強」。妙修含笑不答。將一杯酒飲乾道：「你總跟我說不到一塊兒去。要是……」。話猶未了。外邊有人叫道：「二當家的在屋裏麼」。妙修忙問是誰。外邊說：「我給你老。送鍋子來啦」。妙修道：「送鍋子還不到廚房去。招呼我幹麼兒」。

送鍋子的夥計在窗外道：「掌櫃的當是你老請客啦。又配了四個敬菜兒。教我送來。你老過過目。妙修只得命他端進來。那夥計進來。向桌上望望。不由得喝采道：「嚇。好體面冷碟兒啦。我們那兒就沒敢預備北京黃瓜。妙修傲然道：「你們那兒還有生色東西。妥不過那些熟套子」。夥計苦笑道：「你老沒猜對。今日個也算是你老的口頭福兒。遍巧來了點兒生色東西……」。說時拿進一個提盒來。外邊一個生旺了的大紅銅鍋子。看了看。茶几上有個銅茶盤子。拿過來。放在桌子上。把火鍋子放在銅盤子上。先不揭蓋。隨把提盒掀開。由裏面拿出一個碟子來。波斯獻寶似的。放在桌子上道：「你老看這是麼」。素修望時。乃是一盤蝦子冬笋。不由得高興道：「難爲你們怎麼尋來的」。夥計道：「今日個巧啦。有人跟火輪打上海帶來點鮮笋來。掌櫃的沒敢賣。教爺兒上先給你得弄嘗個鮮兒……」。說時又取出一碟兒酥魚。一碟火腿。一碟烹青蝦。隨問道：「還要麼不」。素修道：「這就是殼啦。教你掌櫃的費心。替我謝謝」。命道婆拿五百錢賞給夥計自去。素修一時高興。命道婆把火鍋拿到廚房去。聽信再來。重新再燙兩壺酒。今日疼飲一番。盡醉方休。二人正飲得起勁。一碟冬笋。已經吃光。貴喜的意思尙未盡性。素修命人再要一碟來。誰知去了多時。夥計方才送來。素修問他如何這樣慢。夥計道：「櫃上外送忙。人分不過來。剛才汪三爺打發人要了二十鍋子去。人還沒回來。又打發人來教找補二十二個。人都派出去了。騰不下手來……」。貴喜忽然心中一動。忙問道：「汪三爺家裏有喜事麼」。夥計道：「沒聽說。說是請門口兒街坊。去了三四十號。大餅舖餅都供不上」。素修正擎着一杯酒。聽到這裏。不

覺盡情撒在桌子上。夥計去後。素修一撩眼皮。顰着眼望着他道「怎嗎樣」。貴喜慨然道「這邊用開麼。這算有了事啦。今日個晚晌不來。明兒早晨準到」。素修道「他能齊人你不會也齊人去嗎」。貴喜道「說的好聽。這是多晚兒啦。下着大雪。誰也不出來。只好是擎着罷。你想。好歹我是了事人。事沒了好。反教人打啦。往後誰還敢了事呀」。妙修道「依我看。你先躲躲兒。有場天大禍。我一個人兒塘。安不過一座破廟。至大不了。教他給拆了。別看他認識李中堂。我上衙門喊冤去。李中堂不管。不會上北京闕御狀麼」。貴喜道「全不用。你有多少能耐。是後兒使喚。還是我替你擋頭陣。那怕腦袋掉啦。那算安的不結實。好嗎。要人兒沒有躲了的。我寧可教他們打個扁餅子。也不能那嗎栽。這不是有酒有菜麼。有嗎事吃飽了再說」。妙修料得事已如此。怕也無益。落個眼前快樂。是福是禍。悉由天定。依了貴喜。二人重又對飲。不一時一品鍋子送進來。熱騰騰香噴噴。貴喜吃得酒足飯飽。眼看已值二砲以後。不見有甚麼舉動。貴喜忍耐不得。着妙修派人冒雪到金家密探聽消息。不一時回報。汪三爺家裏住着六七十個人。買了幾爨蒸棗。預備夜消兒。貴喜道「這就好辦啦。看這個樣子。雪一時半時也下不完。我倒有個主意。不定行不行。這工夫也沒處找人去。找個十個八個的也沒用。不如我一個人兒跟他唱空城計」。妙修已有五六分酒意。也斜着杏眼笑道「你唱空城計可好。那兒給你找瑤琴去呀。再說也沒有打掃街道的兩個老軍哪」。貴喜酒够八分。晃着腦袋道「告訴你相好的。全不用。也不用琴童。也不用老軍。你給我叫幾個人來。我教他們一套話。回來關門睡大覺。全別答理他

們。我敢保汪玉洲連大門口都不敢進來。你們這兒有後門沒有」。妙修道「有後門。這個容易。教他們先把後門開了。汪三一來。你打後門一跑對不對」。貴喜哈哈一陣狂笑道「你這叫隔着門縫兒看人。瞞騙了我啦。李四爺前門都不走。走你的後門。你找幾個人來。看看李四爺這點智謀。準保氣死諸葛亮」。妙修不知有何妙計。只得命佛婆把廚役。火夫。打更的。桃水的。一切火工道。都叫來聽候分派。貴喜看了看。一共有十幾個人。當眾發話道「汪玉洲跟二當家的鬧彊拗。你們也都知道。鐵四老爺沒了好。把我託來接後場。沒想到事情越了越擦。連送殯的也都在攻地啦。聽說汪玉洲邀了六七十號人。今日個晚晌不來。明日早晨一准來」。衆人聽了。彼此望了望。一齊含懼意。貴喜醉眼模糊。看不出衆人顏色。但聽他們一言不發。便知不敢和汪玉洲爲難。他便笑道「話可說明白啦。我可不是教你們了着打架。講不起。你們可得吃着誰向着誰。汪玉洲素常待你們有多大好處。今日個也得攔在一邊兒。不看我的面子。也得捧二當家的。我把你們找來。絕不是打架。這工夫雪還沒住。你們今天黑夜留個人坐夜兒。我也不睡覺。幾時雪一住。我們全出來。每人拿一把笤帚……」。衆人道。「掃雪是我們的公事。不用分派。你老望安。只要住了雪。我們齊幫動手。裏裏外外全掃淨了。准保一點雪滓兒沒有。明兒你們兩下打架。好定不能打滑擦。對不對」。貴喜忙擺手道「千萬別掃。一掃滿砸。回頭雪一住。你們打後門出去。繞兩胡同兒打西邊兒過來。進前門。出後門。來來回回。走這麼幾十趟。老是前門進後門出。不許有一個脚印兒朝外。隨出後門上房。把房上的雪掃下來。蓋上後門

的脚印兒。辦完了。我收工。只要一點兒不錯。明兒早飯口。每人兩吊錢喝酒。第一切記。今日個一宿別關廟門。辦完了你們睡覺去。有麼事我丁着啦」。衆人想這事容易。莫明其妙的齊聲答應下去。貴喜妙修。不勝酒力。各自安置。到四更天。雪漸漸住了。衆人冒寒出來。照樣辦理。如是轉了十幾個周遭。地上的脚印。却像一二百人的相彷彿。因而汪玉洲的人上了個大當。不知裏邊虛實。不敢進門。這時鐵召伯派人把貴喜誑到鐵宅。到時却見穆西樓和汪玉洲。一併在座。便知是召伯替他們了結。先向衆人動問起居。然後聽得西樓道「聽說你跟玉洲犯點兒心思。四爺把我陪過來。教我給你們了。我一想。你們是自家人。還用外人了嗎……」。貴喜道「大爺的話。你老打小兒看我長的這麼些年。待我天高地厚。我可驚動不起大爺。你老可得把話聽透了。我跟汪三爺一點兒事沒有。不瞞你老說。三爺跟桃花菴兒二當家的犯心思倒有之的。我是四老爺叫出來了事的。你老想情。了事的還有攪在裏頭的嗎。三爺也不是聽誰過風的。看看我。不順眼啦。打前兩天約人要接我。這不是三爺麼」。西樓不待玉洲還言。搶着道「不能。三爺不是那個人。一定是你多心。世上那有打了事的人」。貴喜道「我先攔你老潔淨。你老說三爺不能。昨夜晚晌在劉老繼那裏叫了四十多火鍋子。三個大餅舖都賣捧啦。你老給算算。一桌按六個人。十桌找補零兒。六七十號人打夜裏個窩着。兒早晨桃花菴一帶全聚上人啦。要不是四老爺這兒去人。這工夫我還不成了肉泥爛醬。你老可得把話聽透了。我可不敢跟三爺。了事的麼。你老問去。我要約出一個人來。教我不得發生。——三爺。有這麼回事沒有」。

玉洲一肚子話。被他問得張口結舌。無話答對。明知道中了空城計。當着衆人。不能撒賴。一蹶脚道：「老四。哥哥算不對啦。你高高手罷。想不到半輩子創的各姓兒。今天栽到這兒」。說罷不待貴喜還言。拂袖而去。召伯後邊追趕喊叫。再不回頭。自此候家後永不見汪玉洲的蹤跡。無形中默許李貴喜獨占桃花菴。那天王二楞得了信息。由河北帶一幫人來接應貴喜。聽得有人了完。帶着原人。踏雪而歸。李貴喜在桃花菴。已經有喧賓奪主之勢。這日王二楞到河東把張三找出來。一同去訪貴喜。走到東浮橋。却見穆西樓立在橋上發楞。二人過去問明原委。乃是西樓到河東爲人了事。不該穿一件草黃馬褂。被河東地方醉鬼于得江攔住。硬賴他私穿黃馬褂。西樓被他訛了二十吊錢。並將馬褂要走。西樓向他二人述明。張三一蹶脚道：「二兄弟。那擋事不辦啦。大爺這麼大的人物。還栽在割熬手裏。哥哥還幹麼。你把大爺陪到西頭。我回河東。打這兒算完」。說罷回頭揚長而去。從此西樓再不出頭。我這本津門豔跡也就暫作結束。正是。

閉門推出窗前月 休管他人瓦上霜。

